THE LADIES' JOURNAL Vol. X. No. 11

# 婦女雜誌

第十卷 第十一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 項目 | 現款及兌票 | 郵票(一角以內一分及二分者通用) |
| --- | --- | --- |
| 一期 | 一角 | 一角一分 |
| 半年六期 | 一元零五分 | 一元一角零半分 |
| 全年十二期 | 二元 | 二元一角 |

郵費表

| | 本埠 | 本國(日本同) | 郵會各國 |
| --- | --- | --- | --- |
| 一期 | 一分 | 二分 | 八分 |
| 半年六期 | 六分 | 一角二分 | 四角八分 |
| 全年十二期 | 一角二分 | 二角四分 | 九角六分 |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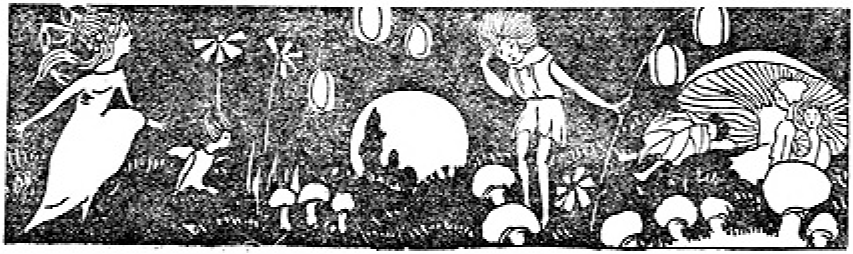
廣告價目表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面 | 一方 |
| --- | --- | --- | --- | --- | --- |
| 特等 | 底封之外面 | 四十元 | | | |
| 優等 |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葉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 三十二元 | 二十元 | | |
| 上等 | 圖畫中，正文前 | 二十四元 | 十四元 | 八元 | 三元五角 |
| 普通 | 正文中，正文後 | 十六元 | 十元 | 六元五角 | 二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畫刻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逕函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之「廣告公司」接洽。連增圖畫印行事宜。



"Charista" Russell Flint, A. R. A.



# 婦女雜誌第十卷第十一號目次


因襲主義與女子（卷頭言）……（一六五三）

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鳳子（一六六二）

歌謠中的婚姻問題……劉經菴（一六六九）

婦女解放論的淺薄……生田長江著 無氣譯（一六七六）

婦女非解放論的淺薄……山川菊榮著 無氣譯（一六七九）


## 主張與批評


齊家與女子……（一六五四）

兩性結合的基礎……（一六五五）

思想改造的重要……（一六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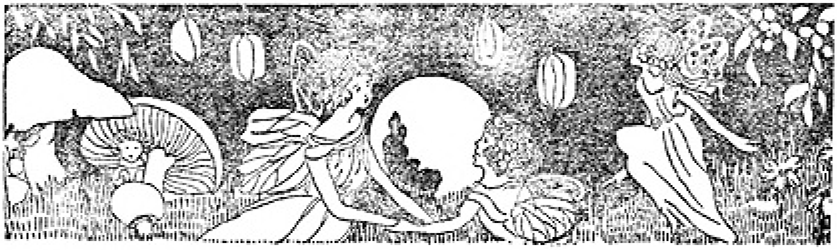
女子教育是什麼……（一六五九）

□貞德……A. Barlow-Brewster（一六六一）

婦女的心……愛理斯著 文宙譯（一六八九）

兩性關係的變化……派爾生著 仲雲譯（一七一〇）

□戀愛自由……馬[illegible]（一六九八）




離婚原因之義絕……陶彙曾（一七〇三）

馮小青考……潘光旦（一七〇六）


**討論會**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


一……楚振元（一七二九）

二……姜長麟（一七三〇）

三……寧人（一七三一）

四……雄民（一七三二）

五……權伯華（一七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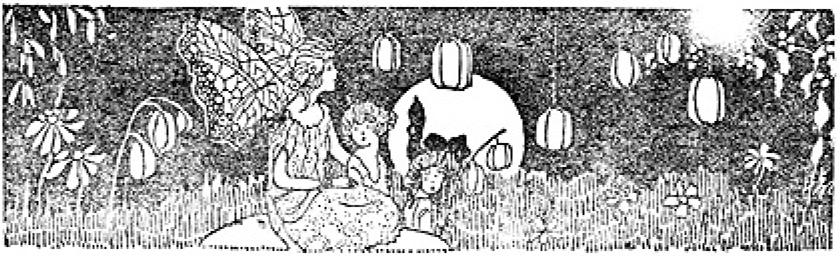
六……徐寶山（一七三四）

七……富春女士（一七三五）

八……戚維翰（一七三七）

九……文天成（一七三八）

十……徐學文（一七三九）



文藝


亡妹（創作小說）……徐葹蘅（一七四〇）

一封未發的信（創作寓話）……張志基（一七四九）

一對戀人（翻譯故事）……安徒生著 天賜生譯（一七五五）

木馬（翻譯劇本）……李靑崖（一七五七）

□戰時的春夜……馬寧寧（一七六二）

婦女衛生新論……沙麗勃女士著 張璐譯（一七六四）

第五篇 戰擾時代的母親

第一章 幼孩的保護

第二章 病中的小孩

兒童運動法……王懷琪 吳洪興（一七九四）

女子的運動競技……寺田瑛著 劉雄譯（一八〇三）

□介紹將來的婦女……（一七四四）


插圖


"Charista"（三色版名畫）

# 因襲主義與女子

極端的崇奉因襲主義的，常常是女子。因爲女子的本能之一的保守主義，常爲因襲的根柢，所以這實在是當然的。所謂女子，大概都是離眞實而認別假象，離內容而認別形式，能够使人格充分發達的實在極少。即使她們對於這認別是作爲一種假定，但在社會一般的大多數尊重形式和假象的時候，能够具有反抗社會而選擇內容和眞實的勇氣的，眞是非常之少。——愛倫凱

說這話的人，如果是一個男子，一定會得到女性蔑視，女性憎惡的惡名的。然在我們看來，這話總覺得是十分眞實。我們現在所最希望於現在的女子的，就在破除這種因襲的見解。愛倫凱說：

延遲女子個性的發達的，第一是許多關於婦女問題的因襲的見解。因爲這種因襲的見解，常常容易把女子性質的多樣與問題的複雜輕輕看過的緣故。自己否定之因襲的觀念本爲女性（womanhood）的最高的表現，然在今日，於女子人格的發展上，尙爲最大的障害。

所謂女子的自己否定，對於從前的家庭和男子，確也建立過不小的功績，雖賜過不少的恩惠，然在今日，這不但足以障害女子自己的發達，並且同時足以障害男子的發達和家庭的發達。不願受因襲主義束縛的女子，第一要自己肯定，力求帶有自己責任感的自由，認定了眞實和內容而不顧一切的假象和形式。——這樣纔可以稱爲新的女子。

# 主張與批評

## 齊家與女子

家庭，社會，國家，都是合男子與女子而組成的。所以無論男子或女子，對於家庭，社會，國家應該負有同樣的責任，而爲了盡此等的責任起見，便不可不施以同樣的教育，使他們能夠發揮同樣的能力，這本是十分明顯的。但在我國古來的觀念，好像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男子分內的事，不是女子所該參預；而女子的本務，祇在服侍男子或輔助男子，使他們可以心安體泰的幹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不致再有別的牽掣，便算很好了。所以在古人的意見，女子的受教育與否，實在並沒有什麼關係；甚且有創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格言，主張女子不該受教育的。這都是因爲完全把女子看做男子的附屬物的緣故。

到了近來，這樣的觀念略略擴充了一點，便是主張女子也不可不受教育。不過以爲女子所受的教育祇限於女子的教育，而以所謂養成良妻賢母爲女子教育的唯一目標。就是他們認家庭是女子的領域，爲妻爲母是女子的責任，這和從前把齊家當作男子的獨占的事業的顯然不同了。然從他方面看，女子却仍然不被認爲和男子同

樣的人，拒絕她們在國家社會方面的發展，所以她們的做男子的附屬物，也仍然和從前差不多。

北京教育部，本年曾訓令各女子中學，注重家事實習，其訓令文中說，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齊家爲先。蓋家爲國家社會之根本，其良窳如何，影響至巨。然求良善之家庭，必自研究家事始……

從這一段文中，我們覺得有許多疑義：

第一，祇是研究了一點客堂寢室器具陳列法及中西烹飪法等等的家事，是否便能合於古人所謂齊家的意義，使家庭完全成爲良善？第二，所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爲先，這齊治平的責任，當然爲男女所共負，那麼，家事便不僅爲女子所應研究，爲什麼教育部却祇訓令女子中學呢？從這些地方推想起來，可以知道這訓令的意義，無非想使女子負家庭服務的專責，使男子得以幹治平的事業罷了。

我們並不以爲女子可以不必知道一點家事。齊家的責任完全應該擱在男子的肩上。但我們以爲所謂齊家，決不是僅僅幹一點陳列家具，烹飪中西餐，保育，縫紉，洗濯，種花等瑣事所能完全包括，至少對於家庭的如何建設，不可不有根本的理解。而且大學於齊家之先，更重在脩身，正心，現在的社會，把女子當作男子的附屬物，甚至當做男子的器具，不但說不到她們身心的脩正與否，簡直可說並不曾有所謂身心。使這樣沒有身心的女子當那齊家的重任，縱使客堂陳設得怎樣華美，肴饌烹調得怎樣可口，家的決沒有齊的希望，乃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 兩性結合的基礎

許多人公認那男子的心常常有『棄舊憐新』即多妻的傾向；好虛榮，愛安逸則，是女子的通病。然而我們要問，爲什麼男子有這種惡習，女子又有那樣通病？他們的根本原因在那里？

在粗糙的生存競爭中，富於筋力的是適於生存中的工具。據人類學家說，在原始時代，雖然兩性的強弱不及現今的差異，但女子有負擔姙娠和養育的任務，這種任務是妨害筋肉運動的，男子不分擔這種任務的，所以比較的強有力者不能不推是男子。

男子以强力，取得一切生活上的權利，而女子的生活，大部分遂專在負擔生育。食和性同時都是生命兩大根本的要求，大部的工作付予生育小孩的女子，她的關於食的一方面自然不得不一部分依賴男子的供給，而在擴張日常生活的男子，性的要求自不能不賴女子給他滿足，這樣的形成兩性間的關係。

因此女子對於男子的選擇，常有滿足其日常生活的安逸與豐富的要求的傾向，而男子對於她，則重在性一方面。格里康夫人在她的名著關於婦女的眞理中有這樣的話：在父系制度下，男子對女子的呼聲只在她的性，而她的工作價値，他們是不計及的。然而這樣錯誤觀念的罰已降到男子身上了。女子遂轉來的要求，遂專在要求男子能供養她們的能力，而男子的性的價値，正如女子的工作價値一般的被認爲不重要了。

格里康夫人的話，是現代兩性選擇中不可諱飾的事實。男子因爲認女子的價値在乎性一方面，於是養成她們的好裝飾，學伶巧的習性，只要能使男子喜悅的，她們都學，纖束腰和著步履不穩便的高跟鞋，致身體受害亦所不惜；在這樣獻身裏，錦衣美食便是代價，所以多半女子都愛好生活安樂，閒暇，舒服；今日多少裝飾如天仙般的女子，多半是受男子如神明一般的供養的。

男子既從女性裏取得他的娛樂，豐富地供給她的生活便成了他的專職。他爲了要供給這項負擔，他不能不做不喜歡做的工作，并且爲了要使婦女喜歡，不得不盡力的工作，即使營私舞弊亦所不惜。

由這種錯誤的動機所得的結果，不僅使女子只要能獲得安逸，快樂的日常生活，即和衰老病者結婚亦所甘願，以致影響及於種族的衰落。正如格里康夫人所說：『並且由這種動機的出發點出發，男女立於不均等的地位固不待言，即使人格的發展也能引導向錯誤方面的。』

直到近年，這種傾向纔有矯正的趨勢，稍具知能的男子，不復單從女性的嫵媚，嬌弱上去認識她們的價値，她們的知識和工作能力也漸漸被認爲重要了。在女子一方面，也有同樣的趨勢。隨着社會的變遷中，許多女子既獲得了職業，她們的經濟能力既漸次發展，同時視男子的供給能力，遂不復爲至上的價値。愛倫凱女士說：『凡是發育的近代婦女，她所愛的不是似男性的人，却是藝術化的人。只有男子，雖覺得他在她心中有

藝術家的歡樂，和能表示出這種快樂與她的心身密切而且細膩的接觸的，總得保留近代婦女的愛情。」

這種傾向，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從向來只求食色滿足的粗糙要求裏，兩性的要求進向美化了。

現在能認明人的本身價值的人們雖然還是少數，但在將來，賣淫式的女子和嫖客式的男子的行為必在此種趨向之中潛滅。

## 思想改造的重要

人們的思想，多以『先入為主』，譬如他們先聽了甲說信以為真，然後如有校正甲說之乙說發生，雖然理由比前更充足，但要得人信仰，卻較前者為難。腦髓如一張素紙，既有一個痕迹印在上面，要抹去重印是很不容易的。

這種本性是使社會固定的凝結力，人們的能遵守舊習，保守秩序而使社會安定者，大部分賴這力量，然就一方說，阻滯社會的進步的，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近代有許多人們聞知婦女應該解放，社交自由的話，便要驚駭失色，更不必說聽到戀愛自由了。然則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盲目的起恐慌的呢？不消說，他們的心中早先被女子應當服從，男女應隔別的觀念所佔據。他們以為戀愛便是肉慾，男女間的肉慾，則猶如異性的電，如果中間沒有絕緣體，立刻便要中和的：兩性間既存這樣的危險，如予以社交公開，戀愛自由，不正是撤去障礙的屏障麼？這那得不叫人驚死。

然他們卻不回頭一看，過去社會用了男女隔別，婚姻代辦的手段，結果究竟如何？他們也許知道，在過去的社會中，有着許多為他們認為不正當的兩性關係，在父母代辦的婚姻中，有着許多背棄，殺害的悲劇，但他們終於存着偏見，以為那只是防範欠密的緣故。雖然我們以為忽略那些過失，而只反對近代的思想，不免是淺見，知道那些事實，而猶以為新潮流所至，結果應當更壞，便是頑固。

這種淺見和頑固的由來，便因為他的腦膜上早先印上過去社會狀況和人生觀念的印象，那所印圖畫雖然是灰色的，滑稽的，猥褻而且笨拙的，但他們不得不以這種圖案為標準，而批評一切所遇到的事項，并且即有客觀的合理而且光明的事，反照到他們的頭腦，也成為灰

色而且褪變了。

但人的腦膜畢竟不是一具照相器，要不是十分衰弱的人們，至少自己有一點選擇的能力，不會盲目地將因襲的謬誤觀念，便對印在腦中，而排斥一切後起的新印象的，至少須得比較一個較合理的概念爲自己的判斷。

我們雖對於一般頑固的人們不敢有此希望，至少對於一班後進的青年却抱着滿腔熱忱，希望他們對於婦女解放的觀念有着明確的了解。所謂婦女解放，決不只是從男子手中取得若干的自由，却須自己爲自由的主人。女子參政，決不是模仿男子的行爲，以此爲政治地位平等的最後目的；只能作他爲謀各種不平等的革除——如法律上的不平等——的手段。戀愛自由決不只是從陳舊的選擇配偶的標準裏加上自己的當面允諾，必須從人格的相合和了解爲其基本的要素的。對於戀愛的實質，不當視作描寫情慾的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變樣，也不是伊甸花園裏消魂的一隅的僅可供詩人吟詠的事情。諸如此類，應當亟求明辨了解的非常之多。可是現在事實怎樣？現代的青年女子能够自己思想的固不能說沒有，但以男子思想爲主體的實非常之多。許多男子去做議員，或做官，就好的一方面說，也不過謀一啖飯的地方或顯示濶氣，預備有良好的政策去施行的有幾人？現在有些女子參政論者也是這樣，她們只在步武男子的後塵，並不異想以此爲手段，去改革一切障礙女性自由的法律和習慣。對於兩性間的觀念也是如此。男子自來不知道自己心身衰弱敏感，瞥見異性容易衝動，却以爲女性是誘惑物，一觸卽燒的爆裂藥；現在許多女子視她們的同性也是如此，以爲女子是危險品，和男子接觸，情慾能立時爆發的，所以非嚴行限制不可！雖然近來說明女子要求參政決不是模仿男子的行爲，只是一種謀改良女子地位的手段的已很不乏人，說明女子決不至於危險得如爆裂物那樣，只要青年了解兩性關係的意義，防範不是根本的辦法的也已不少，然許多受教育的女子仍然作這樣想像，這不能不說是因爲中了因襲思想的毒，被壞男子的不正當的思想先佔據了她們的腦中的緣故。

女子如承襲了這種惡劣思想來談婦女運動，前途必定沒有多大希望，可以斷言。但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方法只有希望具有了解事理的心的青年男女，積極的向各方面去說明，解釋和辯正一切從前的謬誤的思想，使腦

中間無成見的人，給他印上明晰合理的印象，使思想成爲明晰。

# 女子教育是什麼

本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通過關於女子教育的議案兩件，其大致如下：

一　各校女生應依章一律着用制服。他們的理由是說衣以蔽體，亦以彰身，不衷爲災，昔賢所戒。矧在女生，衆流仰望，雖曰末節，所關實鉅。……女生衣質色澤多欠整齊：非質料麗華，即形式詭異，甚或故爲寬短，豁廠脫露，揚袖見肘，舉步窺膝，殊非謹容儀尊瞻視之道，……凡在學女生，務須一律……著用制服，……袖必齊腕，裙必及脛，庶足以挽離習而端校風。……

二　女學校應特別注重家事實習。他們的意見是說：……爽考現時事情，女子對於家事一科往往視爲故事……所學既不適用，婦職又不能修，故現時非家資巨富者已相戒不娶女生矣。再不急圖補救，殊非興學之旨。補救之道奈何，非使之特別注重家事不爲功。

以上所錄的不過是一個大意。議決案對於家事教育還定有細密的施行規則，那些無非是說女生應該怎樣輪流學烹飪，做衣服，洒掃齋舍，等等了。這些細目沒有列舉的必要，只是這二個大題目是否爲女子教育的重要點，這是我們今日要討論的目的。

我以爲今日的女子教育，在教授上，訓練上應當努力改良之點很多，服飾決不是重要的一部分。老實說，女生的制服本來可以不必，男子也是一樣，自小學以至大學，並不必有一定的制服，如巡士或兵丁那樣。普通的服式却有可討論的地方，但所可討論的，也只有以生理和心理學的見地爲基礎。夏天用色白，或淺色，冬天同深暗的顏色是好的。過於刺激或不調和的顏色，如果美感說是不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去用他，然而這也不能使人人的趣味同一。至於形狀，只要便利，適體就好。冬衣的衣袖和裙的宜加長，爲了免寒冷的侵襲，當然是好的，如果說女子的肘和膝，因爲是女子的緣故，所以不宜看見，在邏輯上實不能找出論據來。所以這次教育聯合會的議決案說：『揚袖見肘，舉步窺膝，殊非謹容儀尊瞻視之道』的話，我們終覺得有點費解。如果在學

校中，應當使學生知道服飾要怎樣纔爲合理的話，只有使她們知道怎樣的裝飾，適合生理和心理的要求，又怎樣則省廢費而又不失審美的價值，但這是教育上訓練上的問題，決不是制定一種形式，說『不得自由改易，有抗不遵行者，施以相當的懲戒』的手段可以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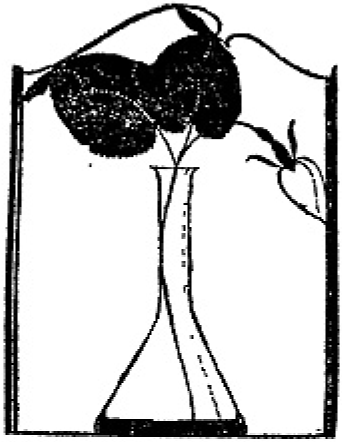
養成勤勞的性質固然很好，在家事方面也是這樣，但這不一定僅女子應當如此，男子如果能學一點縫紉，烹調，也屬需要的。在近代的趨勢之下，家事不當再認爲女子教育的中心目的，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許多女子的烹飪手段並不能勝於廚司，縫紉並不勝於成衣，洗衣也不及洗衣匠，然而不失她們的社會價值，因爲她們能運用科學知識，有明晰的思想，由教育給予更大的生存能力的緣故。今日的普通教育是在養成能在孤島上生活的魯賓遜的才能，並不是教他習練怎樣做小桌子和臥在樹上的方法。女子如專教她們學習做菜，縫衣，洗衣等等，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做人的才能，無異說各個男子都須學習做桌子等等，以預備飄流到孤島上去的時候要用這種技能。

然也許有人要說，飄流到孤島是少有的事。女子對於家事是必需的工作。固然可以這樣說，但只要一看社會進化的情形，便知道家庭的社會化是必然的趨勢，現在的家庭(在有些地方)，已經不是從前一切社會事務都在家內操作的家庭了。洗衣作，包飯作，裁縫店都應這種趨勢而增多。女子爲了養育子女，爲了研究學問，或者爲了任一切社會事業和社會改革運動，無暇及於家事時，我以爲都不妨喫包飯，衣服拿到裁縫店去做，洗衣作裏去洗的。所以我覺得裁縫做菜等練習，只要學一點就好，畢竟另外有着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應該使他們知道和學習。

我並不完全反對家事教育，但我總覺得女子學校教育的意義決不如是狹小。普通女子教育的目的，我以爲最要緊的不特在使她們知道怎樣做一個合理性的，自主的人，和人類相互間的關係，社會關係等等，並且能夠使她們知道男子是怎樣的一種人也很重要，這話是美國大心學家哲姆士等已早經說過了的。我看了『所學既不適用，婦職又不能修，故現時非家資巨富者已相戒不娶女生矣。再不圖補救，殊失興學之旨。』的話，終覺得疑惑，女子教育的目的是怎樣一回事？



“貞 德”　　Achsah Barlow-Brewster



# 女子解放與女子教育

鳳子

## 引言

可惜你不配教育我成你的良妻，我也不配教育孩子們，——我還有一件先要做的事情，我要教育我自己，你不配幫我的忙，我必須獨自去做。

普天下的男子聽者！普天下的男子想教育女子的聽者！這是距今四十五年前，娜拉出世時女子人格獨立的宣言，是易卜生對於女子教育的意見。

女子的發達，女子的自由，女子的獨立，這定當由女子自己，通過女子自己。第一，不要做性的商品，要主張把她自己做一個人；第二，不論對於誰都當拒絕那奪去自己身體自由的權利。

普天下的女子聽者！普天下的女子曾受教育或正受教育的聽者！這是歐洲大戰時，母地(Mother earth)編輯者高曼女士(Goldman)的思想，是中國現在女子所急當徹底了解的。

我不敢說現在中國的男子，都不配教育女子；我不敢說現在中國的女子，已經可以教育孩子們；我更不敢說女子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如高曼女士所想像的，我只因讀了譯婦女問題十講以後，參以近來教授育德女中的感想。

覺現在中國所謂道德，法律，政治，經濟，風俗，習慣，在在和女子的意志相反；女子教育界人，所急應反省。如果我的見解在二萬萬女界中，不僅是我一人；如果育德女中仍如其小學部稱爲全浙四個優良小學之一，以下的話，是更不能不說。雖則我們大家都以爲女子教育問題，已經是一個很舊很舊的問題。

## 女子教育問題的發生

從前我們女子不是不受教，不過不是爲自己而受教。這種教育，是不自然不人道的社會制度。章錫琛先生譯完日本本間久雄的婦女問題十講以後，採擷羣書，著中國婦女思想的發達一篇，有云：

女子的讀書，在從前不過是有產階級的一種點綴，無非藉此學得一點三從四德的奴隸道德和吟風弄月的詞章而已。

誠慨乎其言之！

不過我們女子既瞌了許久，不得不清醒一會兒；而且產業革命以後，男子不能不任我們清醒。我們既醒之後，自然要將男子所給與的奴隸教育丟了，回復自己的自由；攻擊從前男子對於道德法律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的偏見，建設適於自己的新生活的教育。錫琛先生說：一九〇三年江蘇金一君著女界鐘，大罵向來的奴隸教育，而痛恨女子幷奴隸之教育而亦不得聞。其主張女子教育的目的有八：

一，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人，

二，教成排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

三，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

四，教成改造風氣女界先覺之人，

五，教成體質強壯誕育健兒之人，

六，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

七，教成熱心公益悲憫衆生之人，

八，教成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

確當與否，姑不具論；其爲我們女子自己心的革命，總可斷言的。

但是我們女子的大敵，都是根深蒂固的。他們反對我們女子受教育。一方面限制我們女子活動的範圍，一方面假冒科學的招牌。前者是設立女校以後的賢母良妻主義，後者是各大學的不准女子入校和各女校的放低課程標準。

我們女子經過數千年來的壓迫，知識本來是很幼稚。他們又施其深閉固拒的手段，我們女子巳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他們利用這機會，像煞有介事，抬出似是而非的科學定律，鬼話連篇，我們女子受慣了他們的教育，又自己忘記了自己是和男子同樣的人，就不知不覺地回復到從前的狀態。

直到五四運動以後，男子的學問才逐漸顯露在我們面前；我們爲人的自覺，才逐漸回復。前歲女子參政會，女權同盟會，也應運而起。前者主張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識的平等；後者要求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爲婦女開放，就是針對敵人阻礙女子教育的兩方的。

話雖這樣說，但是女子教育的實權，仍是握在男子的手裏，三年前，我在廣州晨報批評廣州那時女子教育的改造方法，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女子教育，在中國今日，至多只有爲人的自覺，幾多女校，巳經純是男子用歷來教育男子的方法來主持，間有一二女的教員，亦不過供男子的驅使罷了，還有什麼女子教育可說呢？還說得到女子的教育，應該通過女子自己麼？這就是女子教育問題之所以發生，而急須改革的了。

## 女子教育的改造案

周作人先生在所著婦女運動與常識上說：就女子的方面立說，下列幾種是必要的。

A 具體的科學

第一組 關於個人者

甲 理論的

一，人身生理(特別注重性的知識)

二，心理學

乙 實際的

一，醫學大意

二，教育

第二組 關於人類及生物者

甲

一，生物學(進化論遺傳論)

二，社會學(文化發達史)

三，歷史

乙

一，善種學

二，社會科學

第三組 關於自然現象者

甲

一，天文

二，地學

三，物理

四，化學

乙

實業大要

B 抽象的科學

第四組 關於科學基本者

一，數學

二．哲學

C 創造的藝術

第五組

甲

一．藝術概論

二．藝術史

乙

一．文藝

二．美術

三．音樂

作人先生并說，這個計劃，本來與中學課程的意思相同。我們現在，試張開眼睛來看國內的女子中學，有幾個女中合於上述條件的！

愛倫凱提倡母性教育，分爲三種課程，據章錫琛先生譯文如下：

第一種，國家經濟學及處理家政之本的衛生和審美上的原理；

第二種，衛生學心理學及關於教育一般具有康健狀態及帶病的性質的小孩的學理；

第三種，爲母前後生理學上及心理學上的義務的學理及人種改良學的根本原理。

愛倫凱并主張由國家強制的使婦女練習，我們試竪起耳朵來聽國內女子的言論，有幾個母親合於上述條件的！

我不是以爲上述的話，都是不錯；我對於女子教育的意見，也不和上述的話完全一樣；不過要使女子有爲人爲女的兩重自覺，是根本相同的。

我以爲在中國現在講女子教育，至少應當注意的條件有三，應當實行的條件有二。

第一，注意心身的法則；

第二，注意家國的組織；

第三，注意宇宙的現象。

爲達第一的目的，學科定爲算學，論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善種學，在宣傳時，只述其有關實用的一面，如論思的律令，產兒的制限等。

爲達第二的目的，學科定爲行爲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在宣傳時，只述其有關戀愛問題，婚姻問題，職業問題，參政問題的實際應用，而尤注意現在女子的地位。

爲達第三的目的，學科定爲天學，地學，力學，質學，在宣傳時，只述其在航海業，醫藥業，農業，礦業，鐵道業，郵電業，機織業，手工業，及雜事勞動上的應用。

以上三條，第一是自身的，第二是及人的，第三是及物的。

第四，實行教育的自由自治。

第五，實行文藝的普及提高。

爲達第四的目的，在學校內，實行道爾頓制，及學生參加校務管理；在學校外，實行女性同盟，及講求節育革命等手續。

爲達第五的目的，盡量應用國語和世界語，隨地組織俱樂部，講演會；隨時發刊通俗的日報，月報，小册子，指導貧窮及不得受教育的姊妹們爲求學的示威運動。

以上二條，第四是爲已得機會去受教育的設想，第五是爲不得機會去受教育的設想，務使我們女子自己教育自己。

或者有人疑心我所提議的改革案，範圍太廣並缺少歷史；實在誤會我的意思。譬如行爲學，我並不想列舉處己接物應該怎樣，或縷述先哲往行如何如何，如現在中小學校裏所爲，我只要講明我爲什麼要道德，如歷來基督教聖經告訴我的天使魔鬼，康德 (Kant) 告訴我的無上命令，邊沁 (Bentham) 告訴我的趨樂避苦，布斯納 (Buchner) 告

譯我的唯物論，以及虛無黨和無政府黨的所說，先研究這個概念來自何時，怎樣發展，如何芝遜(Hutchin)斯密亞丹(Adam Smith)從前那樣做法；又把各種假設，譯爲可能明白的言語，如來布涅芝(Leibnitz)羅素(Russell)等，把高深的算學公式表爲文字，使人家通通明白的一樣就夠了。譬如算學，我並不想各人都來專研四原，諧原，或橢圓函數；也不想各人都來考究公理，定理的邊際。我只想在這一科中，了解公理的如何自由，定理的如何自相一致，不可能的如何變爲可能，和我們所採用的證明方法，何以不用辨證法(dialectic method)，而用歸納的演繹法(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的緣故就夠了。

讀者還不相信我的女子教育改革案麼？請就我所預料及的分述本改革案與各方的關係如下。

## 女子教育與戀愛

是一個人，是一個有靈有肉的人，戀愛問題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教育如不注意到戀愛，這樣的教育是不教人去做人的；女子教育如不注意到戀愛，這樣的女子教育是不教女子去做女子的。

禮教先生們，聽到我們談起戀愛，聽到我們談起戀愛自由，而且在報紙講壇上公開地談起來，就勃然變色，以爲是大逆不道，實在，他們自己始終沒有知道：什麼是道德，和我們爲什麼要道德？現代女校，還直接或間接受他們的支配，課程方面，自然沒有關於戀愛的門類；就是教員學生的平日，也始終不敢談及戀愛二字，我在本誌八卷發表我的戀愛自由解時，反響固然是有，但是我個人的生活，也因之而受影響了。

邇來社會先進竭力介紹歐美有關性知識和性道德的書類，主持教育的人，也有以爲在理論上是應當如此的了；但是他們却以爲不應當實行，他們囿於因襲的習慣，說什麼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他們存了男子的偏見，說什麼大丈夫當戰死沙場，馬革裹尸，安能鬱鬱死於兒女之手；他們誤解戀愛爲家庭，以爲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他們誤解戀愛與人格，以爲某某的賣國是戀愛的結果，總之，他們愛國的熱血和英雄的氣概甚是可嘉，不過因此而歸罪到

戀愛，實在沒有事實和理論的根據。我們只看高曼，巴克曼不是也曾屢次入獄麼？為什麼她倆仍過她的戀愛生活呢！安娜樺西里就算是我們的理想中人罷。何況事實總是事實，教育不立在事實的前面指導他改良；反於已有的事實，欲避而不談，仍使他黑地裏進行，還成其為教育麼？

錫琛先生說：

教育的要務，應該注重在啓發人間性，開展人類的本能，而對於一般所不看見的性教育，更不可不格外注意，務使一般青年都有充分的性的知識，正確的性的觀念，自己都有解決戀愛問題的能力，不致有無知的錯誤，這是今日的要務。

誠然！這是今日的要務。

本改革案是希望在算學，論理學上，啓發人間性，去準備歸納的演繹法，以為求知的工具；在心理學和生理學上，開展人類的本能，去運用歸納的演繹法，以了解心身的法則；在生物學和善種學上，說明進化遺傳諸說，以證明前此準備運用的效果，使有充分的性的知識，知道戀愛的重要，以成『人樣』的人，『女樣』的女的，至於戀愛應該是柏拉圖(Plato)的，脫魯巴陀(Troubadours)的，還是喬治散(George Sand)或愛倫凱的？都不是第一目的。

## 女子教育與婚姻

什麼是婚姻？衛斯脫馬克(Westermarck)說：

婚姻是不限於單純的生殖行為，而繼續到子孫出生後的男女間略略永久的關係。

愛輔白利(Avebury)說：

婚姻是一人或一人以上的男子，與一人或一人以上的女子間基於習慣的排他的關係，而由一般公衆所承認及擁護的制度。

我們雖非人種學者或社會學者，不能決定婚姻的原始狀態是怎麼樣子；只就他們所引證的，也可以知道婚姻的意義是為保護兒童或保護種族而起，倘使人類對於兒童和種族的保護，有較善的方法，如有名的婚姻教育論的主張者弗雷德烈夫人(Christine Frederick)所說，

由家族以外的教育小孩，比較由自己家族的人們去教育，更為有效。

那麼，婚姻制度的存廢，我們殊難逆料，一切後起的種種儀式，無論其宗教的，或民法的，更屬無謂的笑話了。(參看一九二〇年七月份覺悟拙著婚姻問題。)

不過上文已經說過，事實總是事實，我們不能因預想將來甜美的戀愛生活，就放置現在婚姻的種種不幸而熟視無覩，我們不能因對於婚姻弊害的救治策不如預防策的意見，就不談救治的方案。所以我並不以愛倫凱的母性保護案為已足。

本改革案是希望從社會學，生物學上，得結婚的意義，從善種學上得結婚的指針，從行為學上得結婚的新道德，從法律學上得離婚的知識，從政治學上得離婚的手腕，在經濟學上得離婚的實力；於我們女子的前途，大有益處(參看本誌八卷四號我的離婚)。雖則上述各種科學，並不專為婚姻而設的。

## 女子教育與產兒

我們如果不用適當的手段來限制生殖率，定將不絕的受那疾疫飢饉戰爭的惡害。

英國著名經濟學者馬爾塞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所著的人口論上這樣說，所以他主張節慾，晚婚。

人口過剩，是貧困，無智，罪惡及疾病等最有力的原因。

新馬爾塞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的信條是這樣；但是他們卻主張早婚和有思慮的科學的避妊。山額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宣傳產兒制限，前年到中國後，寫信給某記者說：

節育之道，第一爲自由之原則及社會的正義，次則爲經濟之善策。

於是產兒問題，由人口問題而漸入於人道問題。

我們從夠包略取(Conquête du Pain)田莊工廠和手作場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等書，固然可以見到人類生產力增加的速率遠過於生殖力，不必作馬爾塞斯的杞憂，來制限產兒，但從自由的母性着眼，我們有宣傳產兒制限的必要。一九二二年五月，我在台州女師講演產兒的自由 (講稿見婦女半月刊第十三號)，眞二十分地歡迎山額夫人的避姙法宣傳，就是爲此。

不過產兒也同戀愛一樣，不必定要在學校內急急於教授方法，年青女生，只須知道我們女子應該自己有管理生殖的能力，依科學的進步，現在已屬可能，就够了。

本改革案是希望在生理學，善種學，政治學，經濟學各科上，知道產兒和個人，種族，國家，社會的關係，以謀進向幸福快樂之途的。

## 女子教育與職業

安瑪高曼說：

女子的不幸，並不在女子不能和男子做同一的工作，是負了那肉體上不能和男子保住同一的步調。

所以從女子職業一方面說，爲母和做工，不能兩全，承認爲母也是職業罷？愛倫凱的母性保護案，是立於這樣根柢的，生產小孩，不是一切婦女一定應做的事情罷！須林娜 (Olive Schreiner) 的勞動權要求，是這樣被人稱爲非母的 (Amaternal)。

實在，大工業未發達的地方，女工的供過於求，中產以上的女子，原可在家庭內教育小孩，優游卒歲，瑞典的現狀，或是這樣；所以愛倫凱的母性保護案，原有相當的價值， 若在無產階級的女子， 對於小孩本沒有教育的能

力。工業革命以後，工場林立，古代傳統下來的女子職業，幾乎全數不在女子手中，同時中產階級的男子，受了資本集中的壓迫，降入無產階級，不能負擔妻女的生活費；做妻女的，不得不希望仍舊保有職業。美國的現狀，或已這樣；所以都爾夫人(Rheta Childe Door)的母性保護案，已僅僅希望使勞動的婦女，及有職業的婦女永遠留於職業生活了。

我在一九二一年五一節覺悟上曾經說：

希望一般勞動階級的男子，同病相憐，做我們的良友，創造自由共產社會，不要使我們女子爲了性的受累，沒有終身事業的希望。

若由此進一步說，非母的意見，並不爲錯。我在一九二〇年婦女評論第三號經濟獨立的我見一文中，也這樣主張的。

不過教育也是職業之一，教育小孩尤其適於女子職業之一，北美洲的小學教師，幾乎全數是女子，就是明證。在中國今日，女子職業，尤應向教育方面擴充，惟不可限於一方。須林娜的呼聲：

給我們勞動！把適於勞動的教育給與我們！

是切中我們在新時代的精神的。

本改革案是希望在天學，地學，力學，質學，教育，藝術上得職業的基本技能；以爲經濟獨立的前提的。紀爾盤夫人(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說：

要達到爲人的目的，必須操作一切爲人的工作。

姊妹們！起啊！

## 女子教育與參政

女子參政問題，我在前年送數詠赴北大時，已有意見在現代婦女上說過了。那時女子參政協進會和女權運動同盟會，正興高彩烈地進行，正逐一駁斥世人反對女子參政的各種理由，如女權小史著者赫冠氏(E. Hecker)所辨。中流階級以上的姊妹，對於我的意見，一無反響，去春應互助月刊的請，復草女權運動的究竟一文，我的意見，固然不在治人，固然不以爭參政權爲終極目的；但是政治存在一日，我們女子就應有參政的必要。

民國元年三月二十日參議院襲擊的結果，有人說：

今日女界，欲要求參政權乎？不可不歸而儲蓄實力，所謂實力者何？一曰智力，一曰武力。

民國十一年女子參政運動發生的時候，有人說：

女子參政問題，在現時中國的意義，不是當不當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這種論調，固然卑視我們女子；但平心而論，實足爲我們當頭的棒喝，女子參政，不想成爲事實則已，如想成爲事實，我們的運動，應當爲實際的，戰鬬的，組織的，切不可再爲空想的，遊戲的了。

本改革案是希望在算學，論理學上，得識事的技能；在法律學，政治學上，得政法的識解；在經濟學，社會學上，得從政的指針；使國內男子，了解我們女子意見上十全的理想的力，和行動上十全的仁慈的力的，至於女子參政運動的方法，宜採戰鬬派的或平和派的，參政後能否使女子教育格外適適女子自己？還是餘事。

## 女子教育與社會改造

現在人人不是都說社會改造麼？究竟改造些什麼？不用說，是反對軍國主義的社會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了。這兩種社會，都是『男樣』的，我們女子，久已沒有社會，所以改造社會，是改去男子偏見的社會，創造我們女子自己的『女樣』的社會。

我們女子，如果承認教育是改造社會的手段之一，那麼，女子教育的精神，第一，須與民主主義的男女合作。

立於第一戰線，爲政治的革命；第二，須與社會主義的男女合作，立於第二戰線，爲經濟的革命；第三，須與婦女主義（Feminism）的男女合作，立於第三戰線，爲女性的發揮。

我們女子已有代議士麼？我們女子已有司法官麼？我們女子已有行政官麼？如果沒有，我們的教育應該注意到爲什麼沒有；施行怎樣的教育，我們女子才可以有，以改造偏見的男子的軍國主義的社會呢？

我們女子已得參產權麼？我們女子已得同工同酬麼？我們女子已得母性保護麼？如果未得，我們的教育，又應當怎樣我們女子才可以得，以改造偏見的男子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呢？

我們女子已能戀愛自由麼？我們女子已能婚姻自由麼？我們女子已能產兒自由麼？如果未能，我們的教育，又應當怎樣，我們女子才可以能，以造成我們自己的女樣的社會呢？

我以爲人類的幸福和快樂，是應該有女樣的出生，女樣的教育，和女樣的組織，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產兒自由，是女樣社會的出生；職業平等，政權平等，是女樣社會的組織；但是二者都以女子教育爲其因果的。

這也是本改革案之所以急急提出的理由。

## 女子教育的進行

軍國主義者所靠的是什麼？機關鎗。要革命麼？機關鎗開出來打殺你。資本主義者所靠的是什麼？大工場。要罷工麼？大工場封鎖了餓死你。婦女勞動者所靠的是什麼？人多，殺不完的人，死不完的人。如果女子教育，僅僅注意於少數的學校教育，如教育部第五次統計，國內僅有一八六〇八二個在學校或已畢業的女子，前途殊可悲觀！但按民國九年農商部第六次統計，在民國六年全國的女工有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五人。我雖沒有知道現在受過教育的和做工的，已經增加到何數；若依近年社會的激進，二種女子，至少當在百萬左右，這個數目，在二萬萬女界中，原不過百分之一，假如立於同一戰線，則已經是百萬雄師了。

所以我於女子教育的進行：分三方面：

第一方面，家庭， 第二方面，學校， 第三方面，工廠。

在家庭內，講解『女樣』社會的真諦，使出而就學校，在學校內，講解『人樣』社會的知識，使出而入工廠；在工廠內，講解各種的組合，使實現『人樣』的人，『女樣』的女的社會。

第二方面，在萬不得已時，可以參用同情於本改革案的男子，第一，第三兩方面，必須我們女子自己去做。

第一方面，不能僅僅以口頭或文字上說說寫寫就算了事；宣傳之外，還要實行，我們可組織主婦同盟會，母性福利會，兒童福利會，女子教育會，公共食堂，公共醫院，及各種研究會等，實地練習，即時施行，格蘭脫亞倫(Grant Allen)的敢爲之女中，女主人翁爾彌亞巴頓，希望她的女子背她自己，終於失敗的原因，就是沒有給她女子這種教育，或者連宣傳的工夫也未用過。

第三方面，限於篇幅和時間，不能多說，最切要的，就是親身入工場。如想用補習學校做手段，女工是沒有來受教育的可能的（參看婦女評論第七十一期拙着一個女工的自述）。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 結論

培根(Bacon)說：

知識即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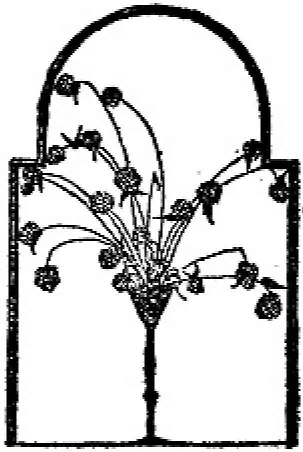
任天先生也在時事新報上說過：

現代是由資產本位到知識本位的一個轉變機。

我們女子，想在現代做個人樣的人，女樣的女隧！

女子教育的革命！

一九二四，九，九夜脫稿。



# 婦女解放論的淺薄

日本生田長江著
無駭譯

『婦女解放論』者的一派，主張男女一切無差別的必要；另外一派，則主張這差別在本質上不過是極微小的．

他們之中特別勇敢的，已經說明——除了生小孩和不生小孩之外，男女之間幾乎沒有何等本質的差別．

然而這是不必特意論駁，已經成為蔑視實際事實的說明了．

男子與女子，不止生小孩和不生小孩的相異，原於這相異，或靠於這相異，幾乎在一切之點都是相異的．

女子患男子所不患的女子特有病，雖然在小孩也可以看到的；男子患女子所不患的男子特有病，雖然在小孩可以看到的．

——這是歷來由醫師諸君屢次報告的事實．

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天真爛漫，素樸，質直的．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冷酷，殘忍（如毫不為意的割去蜻蜓的頭）的．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粗惡的，率直的自我主義的．

小孩子第一不可不和小孩子共遊．

小孩子是接近於小孩子的，即不可不在婦女的身旁養育的．

小孩子所生養，長大之處的家庭，當然是婦女的領土。

在這領土之內，男子有時是外賓，有時祇是臣僕。家庭是束縛婦女的，同時是歸榮譽於婦女的。

重言以申明之：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因而比男子更近於未開人，近於禽獸，近於自然物。男子比女子更人間的，也是更離開自然的。

並不意識到目的而做出仍然適合於目的的行為的動機力——稱為本能。

帶着目的的意識而做出適合於目的的行為的動機力——稱為理性。

在大體上，女子是比男子更本能的，男子是比女子更理性的。

所以，在女子，雖然並非一定缺乏能够制御本能的精緻的理性，但最需要的是這個。

在男子，雖然並不一定因理性的拘束而減殺本能的潑剌的力，但最需要的是這個。

就是，對於女子的特別要求賢明，對於男子的特別要求勇敢，便是為此。

從心理上來看『怎樣』，則所謂『女樣』，是本能的勝於理性的；所謂『男樣』，是理性的勝於本能的。

然從倫理上來看『應該怎樣』，則有從理性的指導而出於賢明的行動的『女樣』，有從本能的命令而出於勇敢的行動的『男樣』。

世間一般的人們（往往所謂有識者也是這樣），關於這『女樣』和『男樣』，常常把『怎樣』與『應該怎樣』混同，這種錯誤，當然不須指摘了。

十分女樣的行動與十分男樣的行動，在於以本能與理性的平均調和為條件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在前者，因為格外尊重理性的緣故，本能的野神，被理性的家神所包，在後者，因為格外尊重本能的緣故，理性的家神，被本能的野神所蓋。

就是，十分女樣的女子，與十分男樣的男子，從正反對的地點出發，走近到標的中央，有時也有互相擦過的。然而他們不論在怎樣相近的時候，他們總不免是朝着反對的方向的。永久的男樣！永久的女樣！

三言以申明之：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

就一般說，近於小兒的女子的能力，比較遠於小兒的男子的能力，應該那一方粗糙，這是不必講的事情了。

在大體上，於大人和小孩之間，是許立尊卑的差別的，所以於男子與女子之間，也不得不許立某程度的尊卑的差別。

但男尊女卑便看做女性處壓，決不是東洋的見解。我們不可不有一次用東洋的見解來看一切的事情。

婦女解放論者們所認爲自己之助的瓦德的女性中心說，實際上對於我們教示什麼，並使我們想到什麼呢？

第一是說追溯到野蠻時代，追溯到下等動物，女性比男性強而且大。一句話，女性中心的社會比男性中心的社會早。

這樣的解釋，對於過去的經過是有十分的根據的。這時由這解釋所暗示的將來的性的關係是怎樣呢？

從那幾乎一切全是女性，認不出男性存在的下等動物的時代而進化到今日社會狀態的人類（或生物），今後是不是要進化到更男性支配，更男性中心的社會去呢？是不是要達到幾乎一切全是男性，認不出女性存在的那樣究極狀態去呢？

在看來好像男性還沒有存在的原始狀態，我們想像他是包容在女性之內而存在的。

在看來好像女性已沒有存在的生物發達的最高階段，我們想像她是包容在男性之內而存在的。

然而對於前者的包容之爲極度的野蠻的，原始的，便可以推定後者的包容，是無限的人間的，超人間的，乃至神的了。

「男子的幸福在於我欲，女子的幸福在於彼欲。」——尼采的這句話，不過是從譏刺的心地用在譏刺的意味，決不是得當的。爲什麼這樣的差別，反可看做性的關係的最高階段，並不傷害女性的名譽呢？

像克萊斯德（Kleist）在他的幾乎一切的作品上所屢屢涉及的戀愛——所謂主我的男性與所謂沒我的女性之間所起熱狂的戀愛，不是現實的地上所見的最美，最崇高者之一麼？

出於男性之外如脫兔的烈婦，入於男性之內如處女的貞女，這種縣來日本婦女的理想的典型，比今日「婦女解放論」者們無批判的輸入的新婦女之理想的典型，更精練，更醇化，更高貴，這是向來的遺憾，但祇有少數的具眼者知道；祇有能夠把歐洲的東西——尤其是近代歐洲的東西——加徹底的解剖，學得確當的新見解，自由的新觀念的真正挑選出的幾個人知道。

# 婦女非解放論的淺薄

## ——評生田長江氏的婦女論——

日本山川菊榮著
無競譯

## 一

所謂婦女問題，是關聯於隨着社會經濟的發達而起的婦女地位變化的一切問題的名稱。既是由經濟關係惹起的問題，所以要離開了經濟關係去考究論斷，當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勉強這樣做，結果當然不得不陷於謬誤。暗示婦女問題解決的方向的婦女解放論也是同樣，非關涉到做他的基礎的現代經濟生活，是不許批評的。

然而世間常有許多的人，在討論婦女問題的時候，往往離開了做他的背景和基礎的經濟問題，祇從生物學上，醫學上的見地，或者從宗教上，倫理上的見地，來論斷男女生理的分業或社會的分業的區域，以與婦女問題的解決混同。這是完全因爲不知婦女問題的實際而來的結果，現代的婦女問題，並不是以男女自然的，生理的分業的區域問題爲中心的問題，也不是以倫理上，宗敎上的信念爲中心的問題。這是單純的經濟組織的作用的結果，除了靠經濟問題的解決外，無論如何不能解決的。

像婦女非解放論者所愛說的男女能力的比較，在經

濟問題的婦女問題已經解決，兩性發達的機會已經均等之後，或者會成問題，也說不定，但至少在現在的社會狀態，男女的地位，教育大相懸隔，男性犧牲女性的利益而不許發達時，起頭是不能成爲問題的。

男女間基於生理的分業之社會的勞動的分野，這問題也是一樣，不用說，在任何的時代，任何的社會，男女間有生理的分業，同時便有關聯於此的某程度的社會的分業，這是事實。然而社會的分業的範圍，往往隨着各社會，各時代的產業及經濟的發達狀態而改變，決不是像那生理的分業，卽女子分娩哺育的任務的一定不變的。現代是產業上大變革的時代，男女間社會的分業的法則，也隨着生產方法的變化而遭遇變化和從新組織的機運的時代。而這一定不變的自然的分業，卽所謂男女之生理的差別，常常與那單此而起的依時代及社會進化的程度具有變化到某程度——到更廣的範圍——的可能性之社會的分業相混同，其結果遂使一般人對於現代婦女解放的要求發生種種的誤解和無理解。

所謂最適於婦女天性的生活或勞動是那樣的種類，這當然是婦女自己最淸楚。誰也不願選擇於自己不幸或不利的生活的。所以男女間自然的社會的分業這問題，必須到了婦女完全解放，有權利選擇自己所欲的生活之後，纔成爲待解決的問題；在這把婦女的生活——包括她的母性及個性——作爲營利的犧牲的今日，是不成爲問題的問題。

所以現代婦女解放論的本質，抽象的說，在於使一切婦女都能隨着她的天性而生活；具體的說，不外乎與這種障害自然，自由的生活的社會制度及習慣爭鬪，而把社會生活的基礎全體，改造到可以得到更幸福，更愉快的生活的樣子。這決不是照有一種人半通不通的樣子，作爲男女無差別的意義，也不是要把婦女化爲男性的意義。講到底，所謂婦女解放，並不是婦女要脫却做婦女的鬪爭——對於自然的反逆——，乃是要使婦女成爲更好的人，因而成爲更好的婦女的鬪爭。婦女並非要求從女性裏解放出來，不過要求從奴隸狀態裏解放出來罷了。

## 二

生田長江氏那篇婦女解放論的淺薄的短文，在種種

的意味上，祇可看做代表上述那種對於婦女解放問題的不用意和無理解。舉出氏的主要的論點來：第一他說，

『婦女解放論』者的一派，主張男女一切無差別必要；另外一派，則主張這差別在本質上不過是極徵小的。他們之中特別勇敢的，已經說明——除了生小孩和不生小孩之外，男女之間幾乎沒有何等本質的差別。然而這是不必特意論駁，已經成爲蔑視實際事實的說明了。

男子與女子，不止生小孩與不生小孩的相異，原於這相異，或準於這相異，幾乎在一切之點都是相異的。

來高唱男女間的差異。所謂主張『男女一切無差別的必要的「婦女解放論的一派」』，究屬何人？世界婦女解放論者中像這樣未知名的新人物的姓名和學說，未蒙生田氏明細的介紹，這是很爲遺憾的。然而事實上，至少在我們所曉得的限度內，如最勇敢的解放運動的闘將英國的班霍斯德母女，美國的亞當斯，俄國的共產主義者，都是尊重男女之自然的差別，而欲絕滅這差別的竟無一人。可是不在男女間之自然的差別，而對於那種不自然的，人爲的，損婦女的天性，及妨害其自由的發達之社會的發達，認爲有撤廢的必要，與『男女一切無差別的必要』，完全是另外的問題，却是不可不知的。

『另外一派，則主張這差別在本質上不過是極微小的。』這話可依了所謂本質的名詞的解釋怎樣而認爲是或非。例如，此處有雌犬雄犬兩頭，如果祇對於這兩犬的性的特徵特別重視，那麽，雌雄的差別，在本質上是極大的；但如把他們祇看做犬的時候，其爲犬的本質却沒有變異。因此，對於其爲犬的價值沒有加以差別的必要。人也是這樣，女性在特殊的生理的職分——這個不能作爲增高女性的價值或低抑在男子下面的理由——以外，於男女同爲人的本質上是沒有變異的，所以對於其爲人的價值上附加高低的理由，也決不能成立。實際上如果男女的本質上非常差異，女性並不像男子那樣的肚饑了要喫飯，被蹂躪了會忿恨，不教育不會聰明，卽女性如果是並不具有與男性相同的要求，並不感到與男性相同的動物或天使，婦女解放的問題便決不會發生的。

至於所謂

男子與女子，不止生小孩與不生小孩的相異，原

於這相異，或準於這相異，幾乎在一切之點都是相異的。

這話也可以這樣解釋：例如專指男女的言語，動作，態度等所謂第二次，第三次性徵——尤其是在文明民族之間——而言，未嘗不可容許。但這原則決不能遽然無條件的適用於地球上全體的男子的。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基於男女性的差別的心的及體的資質，雖有怎樣的相異，而這種相異，也決沒有怎樣的理由可以證明男女價值的不平等。假定男女的心身，本質上縱是『幾乎在一切之點都是相異的』，而這假定也可作為格外應該尊重婦女的要求的理由，不能便作為應該壓抑婦女的要求的論據。因為男女的本質既然相異，其要求也從而相異，因了這相異，男性便當然沒有資格可以理解並代表女性的利害，所以用男性的獨斷來決定並命令女性的位置和職分，其不合理和不正反而格外的大。

所以男女本質的差異，不論其大小如何，決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推翻由婦女自己支配婦女生活的婦女解放論的根據的。生田氏男女本質的差別論，豈非不但不能宣示婦女解放論的淺薄，適足暴露非解放論的淺薄麼？

## 三

第二，生田氏依了所謂『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的假定，想來證明『婦女解放論的淺薄』，他舉出『女子患男子所不患的女子特有病，雖然在小孩也可以看到的；男子患女子所不患的男子特有病，雖然在小孩也可以看到的』，作為一個例證，而且主張

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天真爛熳，素樸，質直的。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冷酷，殘忍（如毫不為意的割去蜻蜓的頭）的。

女子是近於小兒的粗惡的，率直的自我主義的。

……

重言以申明之，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因而比男子更近於未開人，近於禽獸，近於自然物。男子比女子更人間的，也是更離開自然的。……

三言以申明之，女子比男子更近於小兒。

就一般說，近於小兒的女子的能力，比較遠於小兒的男子的能力，應該那一方粗糙，這是不必講的事

情了。在大體上，於大人和小孩之間是許立尊卑的差別，的所以於男子和女子之間，也不得不許立某程度的尊卑的差別。

在這里，除了男性中心論者超越科學的獨斷——認男性爲在人類進化的極致者，女性是在向男性進化的中途停滯狀態，或爲男性的未成品及損毀品——以外，還可以看出什麼呢？事實上，男性與女性，生理上雖有種種的不同，然其差異却是互有短長，決不是一概有利於男子的。從男子的特徵說，生物學上發見男子比女子更近於類人猿。這樣看來，『近於禽獸』的，豈非在男性而不在女性麼？

又如生田氏所舉爲與小兒的心的近似點的『素樸，質直，天眞爛熳，粗惡的，率直的自我主義』，那並不是小兒，婦女，和成年男子，却是在一般缺少教養的人們間所常見的傾向，女子大概比男子教養欠缺的結果，多有一點這樣的傾向，自不必說，然如果不問其後天的要素怎樣，竟把這當做一般的女性全體之先天的特質，便大錯了。這是從都會人與鄉村人，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有教養者與無教養者間看起來就可以明白的。至於『婦女近於小兒的冷酷殘忍』的斷定，也是太粗雜，太輕率的獨斷。男兒和女兒比較起來，誰是先天的喜歡更殘忍，更冷酷的遊戲呢？粗暴，殘忍，殺伐，是男兒的遊戲的特徵；平和，慈愛，是女兒的動作的特徵。至於說『毫不爲意的割去蜻蜓的頭』，請問毫不爲意的敢於實行幾千萬人類的大屠殺的，是不是常爲男性呢？所有殘虐的犯罪和殺人行爲，不必說十之八九，竟是十之十可以從男子中尋出犯人來。在女性方面，是少有喧傳出這類的例外事件的。犯罪人，狂人，白癡，畸形兒等的比率，在男性要比女性高得多。像生田氏的把現在婦女一切的缺陷專當作先天的，必然的特徵，而不問社會的，後天的原因，那麼，此等的缺陷和過誤，豈非男性之先天的缺陷，可以作爲永久削減男性全體的價值的論據麼？

今日的男性，還沒有到了人類的理想的發達，婦女也沒有達到人類的完成的境地。這是今日社會的條件不會把十分發達的機會給與全體的男女的當然的結果。然在這不完全的社會的條件中，男性一方居在比全體同階級的女性有利的境遇，所以女性的不能遂其十分的發達

的，不免多於男性。這便是女性地位該比男性大加改善的一點。然而本來女性並不是構成了介在男性與小兒中間的未完成的種族及階級的，也並不是停滯在進化到男性的中途的。男性與女性之先天的差異，祇是質的差異，乃是便於兩性互相補助的特徵，決不是含有兩性間優劣尊卑的意義的。在這一點，生田氏便蔑視了自己所主張男女之本質的差異的意義，而陷於差異即斷爲優劣的謬妄了。

男孩子大起來成爲男子，女孩子大起來成爲女子，斷不會女子再進步上去成爲男子的。祇是男子，決不能表示人類進化的極致，也決不能作爲模範的。代表的人的模型。男子，女子，及小兒，各各在其特有的領域代表人類的模型，各各有獨立存在的意義。有爲人的平等的價值，所以沒有道理可以在其間立某程度的貴賤尊卑的差別的。

如上所述，男女兩性之先天的優劣與能力的差異，在今日那樣男女的地位及教養程度極度不同的狀態，是難以公平的裁斷的問題。總而言之，非解放論者本身，雖然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之下，但爲了要證明婦女究竟是否具着比男子『粗糙的能力』，第一必須實現男女的機會均等。

男性常常自誇，從古以來在同性間曾出過許多的天才。然而在那不曾留名青史的不遇的天才——沒有得到發達的機會而被葬送的無數的天才——裏面，女性的人數究占幾何，姑且不論：即在著名的男子的天才裏面，曾經有一個人不是從母親受得生命的麼？母親在給與生命的時候，絕對沒有把不『粗糙』的才能給與其子的麼？所有的天才，其不『粗糙』的『能力』，都是從父系繼承來的麼？男子在斷定女子的『能力』是『粗糙』的時候，不可不先知道承受那具有『粗糙的能力』的母親之血肉的自己，也一同受着嘲罵。而且如果想到一個天才的人物的妻及母親爲他所忍受的偉大的苦痛和犧牲——不僅是產生，更須養育，及使之發揮其才能即至於大成——時，便是誰也不能把天才者的功勞祇歸於他的本人了。

總之，如果對於過去數千年來被阻害了自由的發達的現在的婦女，不問其一切社會的，後天的條件而祇指摘其心身的弱點，是決不能作爲一種證明『婦女解放論

的淺薄」的材料的。現在的女子，意識到自己的缺陷，要比現在的男子更深更痛切得多。脫去這缺陷的先決條件，便是要求社會生活的革新。

從我們女子看起來，一點不曾想到女子爲了要增高自己的地位，是必須犧牲男性的利益，低抑男性的地位，卑視男性的才能的。我們對於現在男性的能力和功績，是表示十分的尊敬的；而一部分氣量狹隘的男性，却以爲女子增高了地位，便是男性的損失，用了爭奪地盤和同行嫉妬的意氣來敵視女性。女性將來不論怎樣的發揮天賦的能力，決不至於剝奪男性的能力，消滅男性的天才之光的。以爲女性的發達會侵奪男性的尊貴，恐嚇他，詆罵她，這種舉動，祇能證明對於自己能力缺乏可憐的自信，決不能證明「婦女解放論的淺薄」的。

## 四

婦女解放論者們所認爲自己之助的瓦德的女性中心說，實際上對於我們啓示什麼，並使我們想到什麼呢？

第一是說追溯到野蠻時代，追溯到下等動物，女性比男性強而且大。一句話，女性中心的社會比男性中心的社會早。這樣的解釋，對於過去的經過是有十分的根據的。這時由這解釋所暗示的將來的性的關係是怎樣呢？

從那幾乎一切全是女性，認不出男性存在的下等動物的時代而進化到今日社會狀態的人類（或生物），今後是不是要進化到更男性支配，更男性中心的社會去呢？是不是要達到幾乎一切全是男性，認不出女性存在的那樣究極狀態去呢？

在看來好像男性還沒有存在的原始狀態，我們想像他是包容在女性之內而存在的。

在看來好像女性已沒有存在的生物發達的最高階段，我們想像她是包容在男性之內而存在的。

在大人中去求那「近於小兒的天眞爛熳，素樸，實直的」，「近於小兒的粗惡的，率直的自我主義的」的人們，從此處引用的幾節可以看出近於最完全的例了。

瓦德在他的社會學說中，攻破那所謂世界以男性開始，男性的支配爲古往今來通貫宇宙的永久理法的男性中心說，而確立了女性中心說，主張世界本始於女性，

男性由女性所分生，依了女性的性的選擇而獲得像今日一般的美和強大。這是事實。然而人類之生物學的進化，已經達到那限界。瓦德的指摘生物界中女性中心的事實，不過說明了幾千萬年以來人類過去的歷史，在這說明的裏面，絲毫不曾含有什麼人類將來定要依照過去的歷史，向着男性中心行生物學的進化而造成絕對的男性中心的社會的那種暗示的。不但不曾暗示，他不過指出人類社會達到某程度的進步之後，從男性中心結果所現的女性退化的事實，並明認過去兩世紀間女性地位重行改善的事實，以暗示將來依了兩性的相互選擇而獲得健全的子孫罷了。

生物的人類，不能再會升到比今日更顯著的進化，這是確定的事實。生田氏無論用了怎樣奔放自在的空想也無可如何的。

人類的社會，固然還有十分進化的餘地，然而像生田氏的主張，說今後永遠祇是單純的，無條件的，隨着文明的發達，從女性中心向男性中心進行，這是從瓦德起，無論那一個社會學者所不曾提倡，不曾暗示的新說。在人類社會，從血族共產制度進化到私有財產制度，而女性中心主義隨之崩壞，男性中心主義隨之發達。然而進化的潮流逐步前進，現在的私有財產制度，達到最後的階級，將變為比原始共產制完全得遠的近代共產制，而附帶於私有財產制度的男性中心主義，也當然向男女平等主義而進行。這種眼前的事實，如果不是盲人，決不會不看見的。精密的說，在資本主義的時代，也已經不是男性中心，男性萬能的時代。當社會生活各方面——產業，政治，教育，社會施設等——需要婦女協力的時候，婦女的地位已經漸漸改善了。所以男性中心的文明，以封建時代為極致，進到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入於男性萬能的權力崩壞時代。今日的所謂文明，看做真的文明與否，是人們的自由，或者將來到了更高度的發達的社會，會把直到資本主義殘落以前的時期編入於野蠻時代，而稱此後的時代為文明時代，也不可知。但是把文字發明起直到今日的時代看做文明時代的一部分，則決不能在這最短的一部分間，單純的斷定男性中心主義是隨文明而發達的。這因為決定男女的地位，究竟是某時代乃至某社會的經濟的條件而不是文明的程度的緣故。從希臘，羅馬的文明時代到封建時代的

長期間，歐洲婦女的地位，常爲隸屬的，但決不是隨着文明的進步而愈甚的。再到現代，文明的程度增高，然男性中心的事實變化，女性的地位改善，其情形却如上述。

瓦德的女性中心說，祇是說明生物進化與社會進化的歷史，及男性中心並不能作爲通貫宇宙的永遠法則，以明女性在生物界及人類社會的重要，其中決不曾含有什麼生物及人類的進步發達必須與男性中心的發達相連帶的不合理的原則——如生田氏所看出的原則——和暗示。其所暗示的，却在他的反面，卽從前當進化的某時期從女性中心移到男性中心的人類社會，將來必當進化到因了兩性平等的重要互相協力的高級狀態。他認定男性中心主義，祇是人類在社會進化的某時期中暫時的現象，完全不能作爲永久的支配的原則，女性中心說的價值，就伏在打破這種謬論的地方。

男性中心主義的鰥客，對於一再介紹的瓦德女性中心說尙且不得正解，其『能力』的『粗糙』是怎樣呢？對於這樣已經普及的學說，尙且有如此的曲解誤解，是否『近於小兒的粗惡的，率直的自我主義』的心理狀態呢？

## 五

出於男性之外如脫兎的烈婦，入於男性之內如處女的貞女，這種歷來日本婦女的典型，比今日『婦女解放論』者們無批判的輸入的新婦女之理想的典型更精練，更醇化，更高貴，這是向來的遺憾，但祇有少數的具體者知道。

生田氏所謂『歷來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的『貞女』，不用說，是發達於封建時代武士階級間與男子的武士道並行的武家道德的一部——婦女的代表者。武家時代的婦德，是以生育繼承家錄所必要的男子——妻有養妾腹的子女爲己子的義務——爲重要的要素，爲着維持封建的軍隊之單位的武家的家族制度這目的，從武士階級之經濟的利害分出而強求於婦女的道德，在武士階級已經消滅時代的日本，斷難再見，而且他的意義，也隨着武士階級的消滅而同時喪失了。所有的理想和道德，都是隨着時代，社會，階級而變更，爲了最有利於武士階級存在而極力鼓吹的武士道及武家階級的婦德，當然隨着武士階級的消滅而失其光，同時，在新興的實

本家階級，便發生所謂紳士道和商人道的新道德，而在勞動階級，則認階級的團結的標語爲新道德的特徵。封建時代『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已經與封建制度一同消失其幻影，現在除了再在地球上謀封建制度的復興外，更無別法了。

產業革命，在人類的經濟生活上加一大變革；其結果，不拘婦女自己願意與否，不拘關於男女本質及能力的抽象的比較論怎樣，不得不捲入於社會經濟生活的漩渦裏面。飢餓與失業，是不管其人的爲男子或女子的。婦女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命，也與男子相等而迫於出賣勞動的必要，並且爲了要用比較有利的條件出賣，不得不聯合男子與資本家階級爭鬭。在婦女的母性與人間性被蹂躪於營利之前而不顧的狀態，婦女爲了恢復爲人，爲女的當然的權利而舉解放的呼聲，不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麼？

像篇首所述，婦女問題，發端於純然的經濟問題，所以婦女解放運動所處理的當面問題，不是兩性本質的差異及優劣的問題，也不是兩性自然的分業精密的範圍如何的問題，其唯一的職務，卽在使婦女生活及勞動的條件更爲有利，和實現男女之社會的平等。至於以上的問題——卽將來社會中兩性分業的範圍，和基於兩性自然的差異而生的性能如何，到了經濟問題的婦女問題解決之後自然會解決的問題，不是今日竭力爭辨所能實際解決的問題，所以也不能作爲斷定婦女解放論當否的材料的。

因此，生田氏的婦女解放論的淺薄，並不會觸着婦女解放論的實質，祇能顯示證明非解放論的淺薄而已。生田氏要理解現實的婦女問題，如果具有處在婦女自己的地位所能理解的想像力，洞察力，以觀察那些在田園，工場，鑛山作工的幾百萬婦女勞動者的生活，和主婦，家婢在家庭勞動的實際，一定可以知道含有改善此等婦女生活及勞動條件的婦女解放的痛烈的要求中所潛伏的淺薄；再肯留心到此等婦女之勞動——日本的社會一半靠着她們維持——的尊貴的價值，便可知道對於她們的『能力』稱爲『粗糙』，不能不感到一點良心的刺戟了。



# 婦女的心

——愛理斯婦女四論之一——

文宙譯

婦女心理的特徵，這個問題，雖然還不失其心理學上的趣味與實際上的重要，可是現在已經有限制了。古時頗不少擁護女性智慧優越的人，——這些人大抵以男子爲多，——不過已成了很顯明的似是而非的僞論。最近一般人以爲婦女對於心的運用較少，授與她們一個心乃是她們丈夫的任務；她們所能任的，只是經由男子而求得知識；如古昔的經由男子而窺見上帝一樣。婦女們所及的範圍，只有製衣，調食，育兒三事。其實世人不曾知道，一切世事，再沒有比這三件事更爲重要，更需要智慧的運用。這種流行的說法同在十八世紀的思想運動的潮流中——以法國革命爲最高點——受了大打擊。此時通說：以爲一切人類，生而平等；一切差別，皆因環境的影響與社會的不平等。這時的思想運動，在實際上固屬有用，可是他的學說本身（雖至今仍有他那後於時代的擁護者），實在粗疏簡單，不足以解釋事實的全體。當十九世紀生物研究的方法愈進，對於上說就起了反動，而發生了根據於僞科學的新迷信。因爲此時一般學者，以爲雖從腦的解剖上去證明，也只能承認婦女智慧遜於男子，這個潮流，現在也過去了。總之一種生物已達到了貫般高度的成功，他的進程的可能，當然須

兩性並佔有優趣的心性才行。這是無疑的。

如果照這樣說法，不從兩性爭優的論點上對付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問題就失却了不少趣味。今日還有人把這一類的見解引入這個問題，我們立刻就可知道他的討論根據錯誤，和泥古。不過男女間心理特徵的差異，終究是一個問題，我們所應了解的，是性的差異與性的平等是一致的。兩性間生理的差異存在之時，便是兩性間心理的差異存在之時。身心兩者處處密接，我們不能存想說：在不類似的身體中，可找出類似的心來。

這問題中最有趣而最可討論的方面，是兩性間天才分配的問題，這問題並非有事實上的重要。人類中天才究占少數，他在人生中又是一個不可計核的分子，不過既談到婦女的心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把這個支題儘先討論，以抵當那些依着自己的成見籠統估定這事的意義的人。——不管你偏男偏女都是不對的。

天才（genius），就大體上說，與特才（talent）有別。所謂特才，是對於他人所能做而做得較好的能力，天才是對於他人所不能做而獨能做好的一種罕有能力。這種能力包含極端異常的性氣。有這種能力的人，他能從別一方面去看世界；以特種感受性去感覺世界，這種人必定是愛孤寂的，不和順的，他的身上似或有一種力（energy），這力時時表現於遊戲中，或類似於遊戲的工作中，世人以為我們的性慾的力，和戰爭的力，都來自一個活力儲藏所，天才所感的力，就原本於此儲藏所，不過他所循行的路，不向常人的舊路走去就是了。古希臘人性慾的力，戰爭的力，都很充實，所以天才也比較的衆多，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如能將別人所說對於兩性間天才分配的話拋開不管，先問人類中男女兩性那個更容易入異常狀態，容易孤寂，容易有反抗的心理，而多含遊戲的興趣，且對於性慾的力，戰爭的力，有較多量的畜受；那麼普通人總可找到一個一致之點。事實上，天才是易於認辨的。常人印象，總覺他在男子中的數量，較多於在女子之中，就是依統計的研究，也是如此。英國歷來所有天才中，女子的數量只佔百分之五三，開得爾教授（Prof. Cattell）就歷史上研究，且只找到百分之三．二，他更就歷來所謂名婦人研究，——自有史以來迄現在，——他只找到八百六十三人，算是做過歷史上值得紀載的事

業；而且她們所得的名大部分並不是從能力上來，却是從別個條件上來，——甚至是偶然地位的優越，——據開氏的觀察，司各得女王馬利算是歷史上最爲鼎鼎大名的婦女，她雖生在任何的社會階級中，都能够引人注意，但是她不是一個天才的婦女，甚至不是一個特才的婦女。

這事實自然是無可疑的，但是我們如能把婦女心這個問題，放到比天才較廣的一個基礎上去討論，我們就可看到上邊所說的事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婦女中有名的歷史人物，的確比男子少，但我們須要知道，這是因爲她們成名的機會較少的緣故。歐洲多數女王，當在位時，也有隆進郅治的，但她們成名的機位，仍舊要比男子少。因爲她們被選當位的可能，本來就遜於男子，在有學問的職業界中，只要有才質，就可以出頭的；但是婦女對於這一方面的生活，是一向被阻隔。直到今日，還是這個情形。所以所謂名婦女的名册中大法律家，大宗教家，大政治家是沒有的。（歐洲昔日以法律政治神學醫學爲四大高等職業，稱爲『有學問的職業』(learned professions)。然在男子中就累累可見了。

我們才質的顯露，以機會爲條件，而歷來對於這個機會的給與，不能以同量分配於男女。有時甚至將女子所應有的完全奪却，才質不顯示，試問如何能够成名呢？

普通才質的成功，機會爲條件，倘使說『機會缺乏』也可以引來解釋婦女才質的低下，那麽意義又不同了。但細想下去，便可知道個推想的不對。機會對於才質，在普通社會事業上的成功是緊要的；就是這件事實，也儘可以暗示我們起了疑念。因爲天才既然是怪特的，是孤寂的，是反抗尋常社會所謂才能的，是對於所在社會存厭惡，輕蔑和淡漠的態度的。那麽，通常的所謂機會，究竟於天才的發展有多少價值；這豈不是疑問麽？事實上看來，社會並不曾以機會給與天才的男子，反之，可以說因了婦女具有魔力的緣故，社會或許特別寬宥天才的女子。我們要知道天才的婦女，她所須勝過的困難，其數量與男子相同，其終於勝過的情形，亦正同於男子，這其間並沒有機會利便的意義。在戲劇上，似乎止女子比較男子容易得到利便，然事實上仍須與男子同樣的對困難作戰。戲曲家有繼承父業的似乎更易得到天才顯露的機會，然而事實上，一大部分女戲曲家，

——比能享受特殊利便的人數要大得多。——總是從極卑微處，艱難困苦，以達成功的。克喇利安(Mademoiselle Clarion)是一個著名的戲曲家，她有一篇自傳，從這里可以見天才爭進的困難。她才不過是七個月的嬰兒，又小又弱，母親又是個迷信而急躁的女子，完全不知人生精微之處，她直到了十一歲，還不能識字讀書，——除了宗教的祈禱文。她是這樣的命運，然而總要反對那爲她選擇定了的女工而不爲，自謀她天才的顯露。有一天她被關在房裏，既無伴侶，也無事做，她就立在椅上，遠望隔街的一間房間；這房住着一位有名的女戲曲家，她看了這女戲曲家舞蹈的練習，她就在心中起了抉擇，要開始她的戲曲的研究，然而這不過是許多困難連串中的一個起始而已。她就這樣的節節過去，終於勝過一切困難。

且所謂機會者，究竟是什麼東西？是不是社會的地位平等，教育機會平等，一切職業開放呢？如這些東西就是機會， 那麼機會對於天才的發展，實在也關係極少。這是有開得爾的研究可以做證據的。她找得在近世紀中，所謂有大名的婦女，其數反較十八世紀爲少，這個現象，無論在英，法，日，美，都是如此，意大利似乎是個例外，然而在十五十六，十七諸世紀中，所有的名婦女，其數皆較十八十九世紀爲多。大抵愈趨近世，則上述的社會地位平等，教育機會平等、職業機會開放等等，都漸漸的增加程度；何以到了近世，有名婦女的數目反少， 這也就可以明白了。且不要說特才與天才能，就是平常才質的成功，所謂機會一個因子，也未見得有若何重要。常人以爲大學教育與個人的成功有很大的關係的， 其實事實上並不如此，諾司洛徵(Amanda Northrop)研究在美國九百七十七個，所謂成功的婦女中，只有百分之一五。五曾受過大學教育。而且這個情形，愈近現在，愈加顯著。美國所謂成功的婦女，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間，其中受大學教育的百分比，較遜於此時以前。

事實告訴我們，所謂機會，對於天才實爲浪費；不但浪費，而且天才處身在所謂機會之中，簡直要冒窒息的冒險， 這是怎麼說呢？因爲天才每每安於岑寂，從荒寂的土地上，天才乃能發榮滋長。中世紀時，婦女與男子在寺院中享受同樣的機會，然而亞羅維薩(Aroswi-

tha）所寫的戲曲：卻與寺院生活正相反抗，這於機會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婦女中天才的數量較遜於男子，確是一件事實，這原因決不在外在的環境，而當在內在的本性，這完全是生理的機構和功能上的事體。男子中天才的數量較多，這現象正同於男子的臟位異置，枝趾較女子爲多，正同於男子的指上乳頭突起，較多於女子。總之男子的生理，處處可以見到較大量的形變（poly-morphism）和不對稱（asymmetry）。對於這種異常狀態的增進，世間機會都無所施其努力的。本有這個潛能(potentiality)，他總自能發展，如是沒有的，就揠苗助長也不相干。

吾人對於天才上所得的結論是這樣；就是天才的對面——低能——也何嘗不是這樣。我們也見到在男子中，低能的程度和數量較大於女子，我們在無論何種的低能教養機關中，低能的程度和數量都以男子爲大。霍林華斯女士(Miss Lata Hollingworth)以紐約殘廢院中所得到的經驗爲根據，不承認上邊的觀察。她以爲這是一個邏輯的謬論。因爲在低能教養的機關中觀察男女的低能現象，他的結果是非科學的。因爲社會對於男女的要求分別不同，低能的幼女，比較的容易爲社會所容納；可以過去，就任她過去，所以我們不能對於女子的低能爲全般的觀察。又女子要比男子早熟，這個事實，也足使社會特別容認低能的女子，而使女子的低能不易顯露。她說：心理年齡在六歲的女子（以皮奈西門智力測驗爲準），在社會上，與心理年齡在十一歲的男子同等生活，除此兩個原由以外，低能的婦女，在社會上得到僱用較易於男子。一個低能的女子，在她女性的環境中，她那引人注意的低能程度，可較遜於在男性環境中的一個低能男子。這議論和彌德(Cyrns Mead)所得的結論是相一致的，彌德說：低能的女子易與中常的女子相混，男子就不能如此。兩性生理心理的研究中，本早已有個結論說，男子機體的特徵，其變異之度，較甚於女子。女子的心理生理特徵，較近於中心趨勢：上面彌德所說的話，就是這一條律的特例。

霍林華斯女士說：通常觀察得的現象，以爲男性的低能，其數量較大，乃是一個邏輯的僞論，這僞論之所以成立，是因爲女性通常本來較近於低能中域。兼之成熟較早，所以把事實混過去了。實際上，女子低能的數

量並不差於男子。我們就算承認了她的議論，然而我們還以為這是一個普通傾向中的例外。因為許多先天異常性，確係在男子中數量較多。男性確有較大的變異的趨勢，『變異』(variation)一詞依生物學家的解釋，是一種先天的反常。此種反常的發生，由於早時病的性質之生長變異。生長差大，反常就現，色盲是一種生理的變異，他也同其他變異一樣，數量也以男子為較多，他如左利，蒼白病，聾啞，一切生理異常的態度，都是這樣。這個趨勢，達爾文承認的；歷來心理學家，也承認的。近幾年來，有多數學者——非生物學者——也來研究這個問題。他們用的是統計法，此法本身本當可靠，不過他們所根據的材料，並不與先天變異的趨勢相關；所以方法雖好，結果卻不見佳，按統計方法，特別是應用於大小的差異，而抽得關於在這基本上兩性比較差異的結論。至於兩性間內在變異的比較情況，是不能用此法證明的。如真要問到此點，就不得不根究到初生之時，就是如此辦法，也不免有邏輯謬論的引入。現在一般的人，都已承認男性變異的數量和程度為較大，生物學家也重行承認達爾文的舊說：即變異較易呈現於男性之間，而女性則較遜。

天才低能兩端，都比較的多見於男子之中，這個問題，是很有興趣且一向認為是很重要的。所以討論時不可不審慎，其實這事實的實際重要，並不如所說那麼大。種種人事進行，只須通常的智慧程度就夠，而兩性間的差殊(譯者按：『差殊』"difference"指性質言，『變異』"variation"指分量言，這兩者都有統計的意義，非先把他們說明不可。差殊是就某種可度量的性或質，經測量後，男女間所得的平均數量有差，而不關於兩極端，是為差殊：『變異』也是就某種可度量的性或質，經測量後，男女間所見的開展度(range)有差——就是兩端的伸展有差，——而不關於平均數，是為變異)其影響於人事，實較智慧或低能的變異的影響為大。兩性間特殊智慧的不同，可就學校兒童中去研究，也可就各種男女並用的職業中去研究。然此事的觀察頗難，某種職業，男女並用，要使他們在嚴格同一的情況下作嚴格同種的工作，這實在是件極困難的事體。世俗所見到的，如婦女不宜夜工，不宜肌肉運用過甚的工作等等，因而引起男女分工，有這一層，也使精密的觀察

為難，作者曾欲就郵務一業加以研究，亦感到這個困難。郵務一業，似乎裏邊的人可做一致相同的工作了，不過要使男女在相同的情況下作相同的工作，仍是不可能。所以我們很不容易得到確實可以顯示兩性間心理能力不同的材料。有的只是些從經驗中掇拾來的意見，說了一個大體情形，不過所表的這些意見，却還能湊合得起來，此種意見，大抵是男女合作的事業中，長期經驗的結果。有時發生一個新境遇，一向男子做慣的事業，忽然要教女子加入，這時就意見分歧了。在此種場合，開始總以為女子是不相宜的，及試驗以後，却每轉到主張的對面去，說女子反較相宜了。英國採果一業，最初女子加入時，一般都以為不相宜。歐戰時，男子赴戰，女子起而代任此業，結果反比男子做得好。其實根本上男女兩性對於此業的天性(aptitude)，並不相差過遠，其所以相差的緣故，並不在根本的智慧上，却在兩性的根本生活差別上。如男子的肌肉較為發達，女子因受月經的影響而工作少差，女子因關心於婚嫁，因而對於職業興趣較少。基本的性的行動，男女有差，因此見於行為也有差別；男子較富於進攻的力，女子較富於母性的保護力；前者往往轉變而為男性的發動力，後者往往轉變而為女性的慈愛力。凡此種種差別，對於智慧，實在沒有何等實際的影響。就天性和技能論，我們竟可說：在某時間或某地點上，婦女實能勝任任何男子所做的事業，甚至極需體力的也都可以。女子所不曾試過而專任男子去做的，世間只有一事：就是當兵。不過打仗是不是一種職業，是不是常態的，合乎人生的事業呢？

成年人兩性間心理的不同，現在已經有人研究了。荷蘭葛羅寧幹大學的海曼斯教授(Prof. Heymans)於此最有心得。他著有女性心理(Die Psychologie Der Frauen)一書。他是一個心理學專家，他的研究，力避偏見，婦女在荷蘭國中又最能與男子享同等的地位，他應用的是問答法，即設為種種問答，交給許多荷蘭醫生，要他們述說他們所見家庭的狀況。用問答法作科學的研究，原有可議之處，不過海曼斯却能力避其短。醫生之中，有男有女，他們對於各性的答案，以百分比記載之，便於比較。如此性的偏見，可以看出，不致被其矇混。據海曼斯的研究，以為男女間基本的不同，在於女子有更高度的情緒(greater emotionality or greater

affectability)。此點：用女醫生新觀察得來的材料來看尤為顯著。一切與高度情緒有關的心理的道德的特徵，見之於婦女較多。婦女高度情緒的現象存在，這個附帶現象也當然存在。海夔斯既以此現象為婦女心理的根本點，所以凡有以為教育與種族經驗足以規定兩性的心理特徵這種說法，他都不接受。他和斯泰因麥茲(Steinmetz)同樣的主張，說兩性的不同，實影響於文化；而文化不足以影響兩性的不同。不過根本的兩性不同，往往可以選擇的事實去轉變他們。男子的選擇，足以規定未來婦女的性格，女子對於男子，也是如此。他們只要抱定了宗旨，就足以影響他們的婚姻，就影響到未來兩性的性格。今日婦女之所以如此，由於昔日男子選擇的結果，男子也是這樣。婦女的高度情緒，這個特徵，是更為基本的，這理由海夔斯却不加解釋，其實也可從兩性的生理比較中去求得。先天的變異傾向，在男子中固屬較為顯著，而這種特殊的變異性，則在婦女中較著。女性對於生產負特殊的責任，所以這種特殊的變異，當然是不可免，而且這種特殊的變異，當然構成為高度情緒的生理方面的基礎，這樣說來，婦女的種種有關於高度情緒而可贊慕的心理特徵，無不有她們生理的基礎的。

在大體上說，關於兩性間存在的心理的不同的知識，經驗，科學都不會詳告我們，我們到中小學及大學中去觀察，其間男女兒童在同樣的狀況下工作，近年來德美等國，更有許多試驗去測量他們。就在這里，也不免有邏輯的偽論發生。這偽論中之重要的一個，是女子心身的早熟。這點就在嬰年，便可看出。女孩講話步行，都比男孩早熟。女性——這或許是自然界中的普遍傾向——得到完全的發育，較早於男性。中世紀的法典僧知道這個事實，估定女子要早熟二年，而用『惡草生長得快』(Ill weeds grow apace)這句格言來解釋。現在一班人們想像以為自然彷彿知道婦女要負生產的大任，因而早點使她發育完成，以預備這個大任。結果是女子似乎在同一年齡上，要比男子能幹一些。這事實那些主張規定保護青年婦女的立法家，似乎不會知道。有些人以為從學校試驗所得的材料的比較，是足以決定兩性的差別的。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事實。學校中的理知工作，決不是成人的理知工作，就算是同了，我們也不能

一定說兩性的不同，將永如幼年時的樣子。當女子的進步已停止時，男子還是在前進行，正如寓言所說的龜兔競走一樣。在一個小小的區域內，——例如算術練習——這個現象可以分明看見，許多人說，在開始時，女子進度雖極速，男孩却有較好的進步率。所以大家得到一個結論說：女子雖比男子勤懇，但是女子所能升上的天然限度，要比男子早達到。

大家都這樣說，在推論判斷，數理分析上，男子比女子好。海曼斯說女子因伴有高度情緒的緣故，對於分析，特別嫌惡。在他點上，學校中的女孩，其能力似乎同於男孩，或是超過男孩。結果是學校中智慧測驗，女孩總站在同年齡的男孩的前面。女孩在記憶測驗中地位較好。她們對於各方都很勤懇，我們須知，這些性質，決不是在一個較廣的生活線上成功的要素。馬爾司(Josiah Morse)說，記憶是有色人種兒童最善長的能力。而於判斷推理，則較遜於白種兒童，如女孩之遜於男孩一般。專門的癖好，是於我們及將來的生活最重要的。但據日內瓦的伊凡諾夫所發見，此種癖好，並不與普通智慧或不偏頗的勤懇相關，所以利和不利是相抵消的。學者讀過了愛墨遜的報酬論(Compensation)，就不難得一結論。

要求這個結論中發生自信，還有點不妥，心理上兩性的不同，是根深柢固的，而在他們的分配上，却有持衡的傾向，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可說還只是開始。所以各人說的話時見衝突，梅里台(Rosa Mayreder)在她的婦女問題通覽(A Survey of the Woman Problem)一書中，找到許多這樣的衝突。但是我們須要記着，一性如在她的特徵上不現衝突，決不能呈現有價值的事物，一個兩性，也要現衝突的。進一步說，看似衝突的，要是一轉變，便可在一個較高的統一點上，去被調和，就算這種衝突並非大部分因於不同的性質，或不同的環境的變異勢力。

有人專說女子喜歡犯小的不道德事件，如偸稅等。有人說女子過度的受良心驅迫(conscienciousness)，如作工的女子，一旦升到工頭或廠主的地位，便勞作得身體衰壞。這些互相衝突的結論，我們儘可容受，不必論究其真否。女子有較大的同情，女子又有較大的凶性，這些是高度情緒中相反的兩面。同樣，專家所得狹

隆的結論，雖屬正確，却每引人歧誤。女科專家，干密芝博士 (Dr. Mathilde von Kemnitz) 得到一個結論說：現代多數聰明的婦女，都含弱態的嬰兒性(asthenically infantile)。這不能說還是他們理知活動的結果呢，還是他的原因，而對於將來成一般的婦女如何如何，更不能從此抽出結論，她這樣謹慎是對的，不過她如有更廣的眼界，她可以得到一個顯明的結論，天才的男子，他的品性中，含有小孩的因子，理智高的男女，當然會有同樣的性氣，我們再想下去，知道在嬰兒期，人的大腦和神經系，相對的來得大，假使高度的理智，不與兒態這個傾向連在一塊，倒反足奇了。總之專家所記的事實，無論得之如何謹慎，分別的說直無所有，不過他們實是砍玉工中的寶塊，用了這，我們乃可構成一個調和的放大的宇宙之圖。

## 戀愛自由

莎拉蒂絲黛兒作
馬蕭蕭譯

我是戀愛自由者，像一隻鳥在秋天裏飛向南方；
敏捷和決心，誰也不去向他討快樂。
四月裏的情感都欣喜地忘却了，
四月以前的戀愛自由呀！

我是戀愛自由者，我輕輕地在聽着音樂，
但是，倘使他回來呢？倘使他緊緊地覷着我呢？
我醒了，我夢中般的醒了，
我記起，我已是他的人了！

# 歌謠中的婚姻問題

## ——從歌謠看中國舊式的婚姻——

劉經菴



中國舊式的婚姻，向來是聽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而成的。兒女們知與否，同意與否，簡直不成問題；祇要媒妁說好，父母喜歡就得了。在女的一方面，只好『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在男的一方面，只好娶西施而安之，娶嫫娸而聽之。至於夫婦不和，各不滿意，全是命該如此，亦是離異不得的。男子還可盼望娶個『如夫人』，或者本妻死了，再娶一個，惟獨女子只有從一而終，本夫死了守節而已。像這樣的情形，在中國歌謠裏，是很可以看到的。

(一)婚姻，是兒女們的終身大事，爲父母者，固沒有不顧兒女們得到美滿的婚姻的。不過他們不察，信託非人，兒女們的終身幸福，輕輕的給媒妁斷送了。無怪乎兒女們不敢怨父母，只有恨媒人了。

一

一張帕子兩邊花，
背時媒人二面誇：
一說婆家有田地，
二說娘家是大家；
又說男子多聰明，
又說女子貌如花。
一張嘴巴嘰哩呱，

無事就在講空話。
叫兒叫女爛牙巴；
日後死在陰司地，
鬼卒拿你去捱叉！

二

雁，雁，等等我，
咱倆厮跟拾柴火。
拾到晌午錯，
咱倆坐那兒比公婆。
您哩公婆還好些，
俺哩公婆光打我。
不怨爹，不怨娘，
都怨東邊老黑王。
吃俺哩大蒸饃，
喝俺哩疙瘩湯，
叫他嘴上長個大疔瘡！

(二)兒女們受媒妁的播弄，也就够了，偏偏有許多為父母的，以自家的兒女為所有物，可隨意贈賣給人的。兒女至此，不得不怨父母了。

一

青石頭，響叮噹，
我爹賣我不商量。
賣的銀錢還了賬，
不與小奴做賠房。

二

蓿蓿菜根苦。
爹娘把女賣到彰德府。
白地拾柴火，
黑地拐豆腐，
紅倆眼不得吃碗熱豆腐。

(三)舊式的女子，因婚姻不能自主，自己的終身大事，完全聽父母與媒妁的支配；所以每逢出閣的時候，小心兒總是轆轆的忐忑個不住。以為這次到了人家，還不知自己的命運如何呢。命運好，或者可碰到一個如意的郎君；不好呢，那只有『啞吧吃黃連』，吃苦終身了。

無怪乎每逢花轎落在門前，砲聲響時，不是把姑娘震得啼哭，便是嚇一跳了。

一

開開箱，開開櫃，
大紅褥子大紅被。
轟，轟，放大砲，
姑娘嚇一跳。
媽媽哭的懷中抱，
爸爸帶你抱上轎。

(四)上轎了，轎來到人家門前了；下轎了，已經和素不相識的『他』，交拜爲夫婦了，終身的大事，於此就算完結。啊！那知一入洞房，竟來了一個那麼樣兒的『他』！唉！好苦的女兒的命呀！

一

韭菜花，滿地鋪，
金擔銀擔嫁小姑。
小姑，小姑命不好，
一嫁，嫁了個駝背老。
上牀又要背，
下牀又要馱，
隔壁鄰居莫笑我，
前世姻緣沒奈何。

二

小大姐心勝，
掛住包袱回家庭。
越哭越痛，
她娘看見問幾聲：
或是你公婆打你？
或是你妯娌們相爭？
或是你小兩口生氣？
或是爭競俺的賠送？
噯喲，我的娘，
你怎麼給我尋個那樣女婿行！

三

鴉雀喳喳，
哭回娘家。
爹爹不在家，
告訴給我媽：
『媽呀媽！
你的女兒命不好，
嫁個丈夫不成材。
又吃鴉片煙，
又打十字牌，
三天不買米，
四天不買柴，
這個日子叫你心肝女兒怎樣過得來？』

(五)女壻不如意，也就是終身消受了，偏偏中國又是大家庭，什麽公婆哪，妯娌哪，大伯子哪，小姑子哪，……，一連一串的又得去對付他們，一時對付不好，不是挨打受罵，就是冷慢惡被譏刺，真是『跋前疐後，動輒得咎，』左右爲人難了！

一

見娘不覺淚紛紛，
二八月裏向娘親，
結親怎不會聽好，
瞎眼覓了那門親。
婆婆是個咕嚕嘴，
天天嘮俺不殷勤；
叔公，大伯都不好，
嫂嫂，弟媳懷狠心；
還遇那個獃子不跟俺一心！

二

搗布石，响叮噹，
俺娘賣我不商量。
添鍋裏水，下鍋裏米，
俺去南邊撈箔籬。
一撈撈爛了，
來家裏，公公打，婆子罵，
小姑子上去揪頭髮，
揪一綹，撩一綹，

一爬爬到俺娘家，
俺娘看見淚花花，
俺爹看見不依他，
撓莊，賣地，
給俺閨女出氣！

嫁賣女時，既不和其女商量，此時只有看見些淚花花，後悔莫及了。至於不依人家，亦何由得爭自己，出氣一層，更是談何容易！

三

新嫂嫂，腳又小，
才來三天就上灶，
弄的飲食味不好，
惹得公婆性燥了，
公一棒，婆一棒，
打得媳婦淚漣漣。

按，中國父母給兒子娶媳，不是給兒子娶的，乃是給他們娶的，所以兒媳一進門來，就得好好的服事父母。父母一不如意，輕則打罵，重則離異，——代子休妻——兒子雖不甘心，亦是奈何不得的。

(十八)女子一到了婆家，她的終身，好也由命，歹也由命，是無可更改的。不論丈夫如何的不好，夫家的家庭如何的不滿己意，也不能由她離婚的。不但不能離婚，就是丈夫死了，還有什麼『禮教』束縛她，教她爲夫守節，從一而終呢。

一

十八歲個大姐尋個七歲郎，
點上銀燈鋪上床；
嫌郎小，把奴欺，
手打胭脂沒道理。
竹杆大，你空瓤，
蜜蜂小，你爲王；
打碗花，乾枝梅，
不給你寫休書，敢尋誰！

按，中國向無離婚之說，只有男子休妻，算是片面的離婚，就沒有妻子休夫之事。所以已經出閣的女子，無論如何不滿意丈夫，不能再另從他人的，非有本夫的親筆手印的休

書，是任何人也不敢娶她的。

一

小寡婦，十七八，
撇開門戶沒有他。
靴帽藍衫牀邊掛，
雞收布袋沒人拿。
關着門，黑谷洞。
開開門，滿天星；
打着火，點着燈，
燈看我，我看燈，
看來看去冷清清。

…………………………
…………………………

(七)女子因婚姻不能自主，得不到如意的郎君，便抱冤終身；男子亦何嘗不是同女子一樣碰運氣呢？碰的好了，自然是『阿彌陀佛』，碰的不好，還不是倒霉一輩子麼？

一

我命薄，我命薄，
一輩子沒娶好老婆。
人家老婆做針線，
我家老婆不做活。

二

命呵命，
討個老婆夜夜病。
長煙袋，短煙袋，
我在湘潭做買賣；
買賣賺得錢，
討個白奶奶。
好吃酒，好打牌，
這個路子花不來。

(八)老婆不如意，別的沒有法子，只有不時的打駡，藉以出氣，這總算比女子不滿意丈夫的強一籌了。不過所害者，惟獨可憐的女子了。

一

簸箕簸，
你是兄弟我是哥。
灌點酒，咱和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老婆咱怎過？
你敲鼓，我賽鑼，
打打笛笛再娶個。

(九)丈夫打罵妻子，是社會所許可的，並且認為非打罵顯不出夫妻的恩愛來。——不知道是那一國的道理，恐怕這又是中國的國粹了！——所以當妻子的，只有安之若命，假自家不幸而為女兒身，又不幸而為中國的女子罷了。她們雖有時也想反抗丈夫的欺暴，但不過一時就又合起來了，終不能達到目的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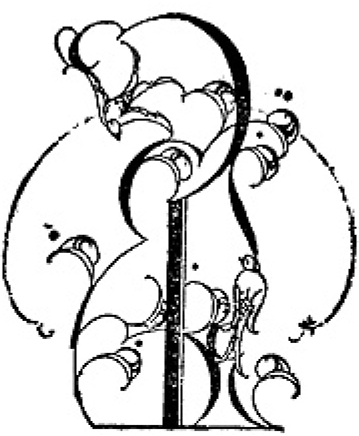
紡花車，是圓的，
兩口子打架是玩的。

打是親，罵是恩，
不打不罵是仇人。
打是親，罵是愛，
不打不罵是禍害。

二

小黃盆，拌生菜，
兩口子打仗咱分開。
你分裏，我分外；
你分枕頭，我分鋪蓋；
到夜晚，
沒氣沒火的又合起來。

以上便是歌謠中的婚姻問題，——中國的舊式婚姻。——現在雖有許多的青年男女，已享受婚姻自由的幸福了，但仍有許多的青年，還在過那碰運氣的生活，尤其多的是一般可憐的女子。今日有負教育之責者，當如何去超脫他們呢？



# 馮小青考

潘光旦

## 一 歷史的小青

馮小青是一個女子。明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生在揚州；萬曆三十八年嫁與杭州馮生作妾；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病瘵死。只活得十八歲。常熟支如增有傳，摘錄於下：

小青者武林馮生姬也。家廣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不傳。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母雖之。十六歸生。生之婦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游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大士獨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婦知諷己，笑曰，『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室。誡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郎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楊夫人者，時從姬奕，絕愛憐之。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得，輒作小畫……。又時時喜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卽止，但見眉痕慘然……。一日，夫人乘間言曰，『吾非女俠，然力能脫子火阬，豈終向黨將軍帳下作

羨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口描畫耳。』夫人默坐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自後夫人從夫宦遊；姬益寥闃，遂感疾。醫來，姬佯謝；俟出，擲藥牀側，歎曰，『吾縱不願人世，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寧以一杯酖斷送耶！』乃作書貽夫人……，書未達而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少許；然明妝靚服，擁襆欹坐，未嘗蓬垢偃臥也。忽一日，語女奴曰，『傳語冤業郎：可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觀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師易一圖進，曰，『神似矣，丰采未流動也。』乃命師復坐，自與女奴扇茶鐺，或檢閱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領會。久之，命寫圖。圖成，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與血俱，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曆壬子歲也。日向莫，生踉蹌來，披帷觀之，則容光照耀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婦聞之，恚甚，趨索圖，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亦焚之……。獨幸第二圖，其姻姬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之先日，以花鈿數事贈鄰媼小女，襯以二紙有字……，乃姬親筆……。

張潮虞初新志亦載小青傳，與支傳略有出入；作者不可考，疑即支傳經他人竄改而成者；潮友人殷日戒『劈情情爲支小白作』，小白即如增字也。與支傳出入處如下：

……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音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長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生豪公子也，性曹口憨跳不韻。……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謔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才而賢，嘗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瞰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子既嫻儀則，又多技

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國中！……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日莫，生始踉蹌來……徐簡得詩一卷，遺象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

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書，共十二篇，……戚某集而刻之，名其焚餘。

支傳流傳殊廣，陳文述蘭因集引西湖志之小青傳跋，則小青傳亦及西湖志矣；但西湖志之作者誰何，陳未詳，武林掌故叢編搜羅甚富，但亦無此書名，或即姚靖增修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此外清初張岱作西湖夢尋，有小青佛舍一節，似節錄支傳，但有一二語為支傳所無：

馮小青為武林富人妾時，大婦匿之孤山佛舍，令一尼與俱。……後病瘵絕粒。

『孤山佛舍』即支傳之『孤山別業。』但佛舍似更近事實，令一尼與俱，亦較合情理，緣非此不足見大婦之『慈悲』也！

小青死後即葬孤山，其詳無考；陳文述作蘭因館於孤山，乃重修其墓，並作小青墓志，陳妾管筠亦有西湖三女士墓記，小青墓其一也；一時閨彥作詩紀其事者甚衆，具見蘭因集。文人無賴，自古有然，溢情之處在所不免；但小青墓之在孤山，當無疑義。

陳引西湖志小青傳跋中謂尚有戔戔居士一傳，論小青生平尤詳；又謂此傳或係明末馮猶龍作；但均無處尋覓。

• • • • •

因小青生平頗離奇，前人有謂其僞託，絕無其人，至勝清初葉尚有聚訟者。陳引錢蒙叟列朝詩集小傳女郎羽素蘭傳後有云：

又有所謂小青者，實無其人，邑子（常熟）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為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

此論似屬不確，蘭因集編者辯證頗詳，不盡錄。支傳不似臆造；小青焚餘詩詞發乎情感之眞，極自然之致，更

非一二弄筆青年文人所能巧製。

且正面之證據實較反面爲多。康熙時，姚靖增修田汝成之西湖遊覽志（原書於嘉靖二十六年成，即一五四七年），亦將小青事跡載入『孤山路』，見陳引之西湖志小青傳跋，靖增修本一時無處尋覓。沈西雍縉本事詩載吳道新紫雲歌，歌首有序，序云：

維揚馮紫雲，乃小青女弟，會稽馬髡伯姬。姿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通禪宗。皆與小青俱早沒，讀其妙山樓集及髡伯紀事略，作歌志之。

是小青不特實有其人，抑可知其確姓馮矣。又施閏章蠖齋詩話有云：

……予至武林，詢之陸麗京，曰『此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錢塘進士楊廷槐元蔭妻也。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諳文史，故相憐愛，頻借書與讀；嘗欲爲作計令脫身他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宦北上，小青鬱無可語，貽書爲訣，書中所云，皆實錄也。……』客問，『小青固能詩，恐不免文人潤色。』陸笑曰，『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又李雯彷彿行，亦爲小青而作，詩首有序云：

余少聞小青之事，傷其哀麗矣。今年秋同郡（華亭？）好事者爲小青作傳奇劇於其宅，召余觀之。

李雯看至傷感處，續曰，

乃其人去今亦數年矣；涼風冷草，化其妙質，昔之所哭，今已爲歌！……

上文所引皆自陳氏蘭因集轉載。嘗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共二十四卷，四庫總目謂其病蕪雜，並以引典不著出處爲明人通病；但載有小青事蹟之姚靖增刪本只有八卷，較原書簡縮至三分之二，其謹嚴審愼大致可見，則小青事蹟之不能盡屬無稽，由此亦可推想爲。吳道新，施閏章，李雯均明末清初時人，去小青尤近，更足徵信，李雯所云尤爲明顯。又定山堂題畫詩稱顧橫波曾摹小青像。張山來書小青傳後，亦引吳道新紫雲歌序。

此外涉及小青之作品尚多，但大率係文人玩愚而近於誇張，里巷傳談而流爲神話，不足供歷史的考證。

## 二　性心理學的及文學的小青

性是宗教，文學及藝術的一個起源，現代教育心理學者大率公認之。自精神分析之心理學派出，而此說乃益佔優勢，甚至以性慾的動機來解釋人生一切作爲。自來談歷史的哲學者有以經濟說作中心者，有以智慧說作中心者，而弗洛特(Sigmund Freud)派之徒，駸駸乎有以性慾說起而代之之勢；此在事理上固屬不可能，亦見此說之足以引人注目也。

精神分析派出後，醫學而外，最先應用其學理而得比較圓滿之結果者爲文學。其言曰，性慾生活之缺陷，一切文藝之動機也。此言近於誇張，但從此文學批評家乃得一新角度以爲觀察，一般研究文學者亦得一番新諒解，而文學之意義加醇矣。因性慾生活不滿足而發生的變態不止一端，其爲促進文學之動機則一。莫戴爾(Mordell)別開生面之作，固已敘述綦詳，並列舉若干著名之文學家以實其說矣。近來國內研究文學者亦漸窺其隱。同一批評及介紹王實父之西廂，而一個祇看字面的金聖歎就遠不逮識得背景的郭沫若，可斷言也。

變態的性心理，形形色色，不可究詰。其有名『影戀』之一種，自戀論最有趣味之一部分也。西文稱影戀爲 Narcism，原出古希臘神話。相傳：希臘古代有美男子名 Narcissus 者，初不識戀愛爲何物，山林[illegible]間神女慕之者甚衆，皆不得逞；司賞罰之女神 Nemesis 憾之，乃使與其自身之影相愛慕，從此 Narcissus 必日[illegible]池上自照，依依不捨，卒至消瘦以死；神復憫之，使化爲水仙，仍得與清且漣漪者爲伍。至今植物學中之水仙屬即由此得名。

至此可入題矣。馮小青殆 Narcissus 之後身歟？支傳『時時喜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即止，但見眉痕慘然』；抑何事跡之相類也。或問此間顧影自憐之男女所在而是，固未必盡屬變態，何以知馮小青之影戀爲比較根性的而非出於偶然？試細觀其病中生活。病後，綠水邊的小青一變而爲鏡匣邊

的小青。支傳謂其病至絕粒，猶『明妝靚服，擁襟欹坐，未嘗蓬垢偃臥』稍事假借；通常一失歡的或絕望的戀愛者到無可如何處大率不免有『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感想，此是性擇失敗後必然的結果無可置辯者。小青獨不然：既見絕於大婦，其夫又漠然不相顧，又不肯從楊夫人之言，以圖他適，痛苦至溺死矣，而粧臺生活始終不肯輕易放過，殆以平常性的心態繩之，實為不可解，可解之者，惟有影戀一說耳。嚴格言之，佛舍內被軟禁之小青固未嘗無戀愛的生活也，特其所持為戀愛的對象不是一個男子，亦不是一個同性的女子，乃是鏡匣中的第二個自我！戀愛既有對象，與普通一般的性擇生活即有活動之餘地，孰不欲對象之美觀以自賞鑑，孰不欲己身之美觀以求對象之賞鑑？因此，在潛意識狀態下的小青在勢不能不明裝靚服矣。特在此種特殊情勢之下，兩番手腳可併一番做耳。

抑更有進者，支雖瘦骨的小青，非畫像不可，非畫得惟妙惟肖不可；『得吾形矣，未得我神也。』『神似矣，風采未流動也。』更換再三，始曰可矣，其苦心孤詣，概可想見。圖成，設梨汁而祭，其臨終語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待落得此疑問時，一弱女子之精神蓋已消磨垂盡，縱出得潛意識，亦回天乏術矣。

以上云云，均根據作傳者敘述之事實而立論，容有未確；今試於小青自己作品中求之（參看附錄）。其絕句中有曰：

瘦影自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又曰：

妾映鏡中花映水，
不知秋思落誰多。

用意顯然，不煩索解。通常讀者不察，必以文學的想像及比擬目之，知其為美而不知其所以為美，則不明背景之故也。天仙子詞復有句：

原不是鴛鴦一派。

休猜做相思一概；

自思，自解，自商量——

心可在？魂可在？……

至此小青對於一己性心理的特異處殆已起懷疑，殆已悟得幾分耶？蓋與上文所引『此中豈有汝緣分』一語同一口吻。『自思，自解，自商量，』一連三個自字，在通常以文學——尤以女子文學——作消遣品者必遽而滑過，而在識其背景者讀之，則其爲小青性的生活之畫龍點睛處，不問可知。小青與楊夫人未別時，嘗相語曰（支傳）『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我如意珠……』；亦與此同一意義。但是否眞出諸小青口，不可必耳。

致楊夫人書中尚有數處足供揣摩。小青之『倚風獨盼』與楊夫人之『偷近郎側，』雖出閨門狎謔，境遇有然。亦見二人性生活觀之根本不相同。至云

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

上文所謂鏡匣邊的小青，此其鐵證矣。書尾，小青一面謂身不自保，不愛於零膏冷翠，而詩集小像，偏又託『陳媼好藏，覓便驛寄』，甚不欲其戀愛之對象同歸淹忽，用心甚苦，於此更見一端。

* * * * *

小青有性的變態，而其變態又爲影戀。今已微信矣。或問小青何以死得如是之速，去嫁馮生後祇二年耳。影戀雖屬變態，亦自有其精神上調劑之功用，理論上小青不至於病，更不至於死。竟死矣，此中殆別有可以研究者。

在平日侈談精神戀愛，柏拉圖戀愛，浪漫的戀愛的文學家與一般的消極的性的倫理學家可以特別注意下文。

圓滿的戀愛生活，當然不盡是肉體的，但也決不盡是精神的，乃是精神肉體[illegible]合無間後所得之美果，形神之分，在一般的哲學界爲一不幸事，在性生活觀上尤其如此，換言之，即不應有此分法。此是近來性的倫理所趨向

的一個根本觀念，婦女與男子性慾的質地不同，然其精神上與肉體上之需要則一，略具生理知識的人於此亦無異議，小青變態的性心理原不能使她的性生活像常人一般地圓滿，可望而不可接的情景，早把一個 Narcissus 消磨盡了；小青質地相同，當然也逃不出這個劫數。

小青是一個情感極深的女子；她不能再嫁，因爲婚姻生活於她是無緣的，不但無緣，反而要戕賊她的情感。

　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淸涼界。

便是她剛脫離婚姻生活後的一句嘔氣話，單單另另四字，尤其顯著，然而她的悟性縱深，却始終不敵她的情緒性，用佛話來說，八分慧根抵當不住十分十二分的孽障，支傳：十歲時，有老尼口授心經卽成誦；當其時，小青慧業已開而孽障未至，禪門影響，較易爲力，遠後便不行了，『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老尼雖有知人之明；小青致楊夫人書中亦自謂縱入得禪門，仍怕『綢繆紛來』的『豔思綺語』，無法擺脫，其云

　蓮性雖胎，荷絲難殺，

與我上文指出之智慧性及情緒性正相脗合；於此亦見小青自知之明，或不在老尼之下，如此，小青結髮既不可，削髮又不可；戀態的性欲生活既橫豎不會圓滿的，則與其再醮而纏綿以死，與其逃禪而閉窒以死，不如隨其性之所之，精神上還可以得幾分調劑，小青不從楊夫人的勸告，不理大婦的微詞，此是一大原因。

只要影戀生活可以進行無礙，小青的殘喘原可以多延若干時日，事實上却并此而不可能，此中別有因緣在，第一，舊的瓜葛未清，小青移住孤山佛舍未久，卽『猖語哮聲，日爲三至』，可見大婦之淫威不特領域擴大，並且程度加深了，病中，大婦諾醫爲之診治，小青待醫生去後，卽將藥汁傾去，說，『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寧以一杯酖斷送耶！』此舉或出於小青的多疑，但亦見大婦平日淫毒過甚，完全失去信用，既在大婦監視之下，試問尙有多少功夫來自由享受影戀生活，這種生活原不是可以輕易享受的，要僻靜，見不得人；讀過希臘神話的人必知當初 Narcissus 在池畔時，見人卽大躲特躲；支傳中的女奴，西湖夢尋所說的尼姑，名爲侍候小青，其實在在足爲小青

的障礙；『顧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輒止』是也。

第二，缺乏適當的伴侶。根據傳紀，小青自己嫁在杭州，她的母親和兄弟依舊在揚州居住；與楊夫人書中的阿秦也許是她小兄弟的名字；她的妹子紫雲（書中『老母姊弟，天涯間絕』，姊字或有誤）嫁在會稽；都是音問不通。楊元蔭夫人是她唯一的表同情的人，但相交不久，即隨宦北上，即使楊夫人不走，恐終久不能救她不病不死。何以呢？普通婦女的性情柔婉，體貼入微則有之，動中肯綮則未必。楊夫人或者有同性戀愛的傾向，所以相與之日，『分燠噓寒』十分慰藉，觀燈諧謔，至以『狡獪』『妖嬈兒』相呼。不過把這許多比較膚淺的交情拋開了說，就是楊夫人又何嘗識得小青的真面目呢。再嫁和爲尼兩個辦法，怕都是她提出的（再嫁一定是，見小青貽書中，蹀大婦亦曾微詞及之，所謂『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是也）。鬧了一大堆韓生與柳姬的故事（此殆作傳人好事筆墨，未必真出楊夫人口中，姑引之而已），真是隔靴搔癢，無怪小青之不肯苟同。小青不幸生在一個酷虐無知識的社會裏，連一個完全懂得她的朋友都沒有，到處是不諒解，那清淡畔鏡邊的三分慰藉，又如何敵得過萬分無可告語的悲哀呢？

第三，缺乏適當的伴侶的影響，不止離索寡歡，不止無可告語，最可注意的，是影戀程度的加深。這是事實上所不可免的。精神分析論者謂有自愛的性心理的人，其有發動時，大率趨向同性愛一途。小青與楊夫人相與之日，其影戀的程度比較尚淺，其受環境之影響亦較易，而其戀愛生活乃漸有同性的趨向。讀其致楊夫人書，撫今感舊，情致纏綿，無可疑也。楊夫人去後，環境一變，些少同性之趨向頓受裁制，其性的潛意識乃退歸於影戀一途，卒至積重難返，不可收拾；所云『朝淚鏡潮，夕淚鏡汐』，殆完全寫實也。

第四，小青悟性雖深，但爲量尚不足。上文：八分慧根不敵十分孽障，是一句極膚淺語，今當較詳論之。楊夫人不識小青心地，頻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固惜切怛矣。然而小青又何嘗認識自己，這纔是全齣悲劇裏最可痛的一節！小青始終未將『自思自解自商量』的自字認得真切。否則任她嫁人也罷，祝髮也罷，客觀的生活可以不礙主觀

的理解，結果決不至於死得如是之速；所謂悟性深到十分十二分時，縱有多大魔障亦無能爲力也。然而事竟不然。小青瀕危之際，對靑沉吟，只落得『此中豈有汝緣分』一個大疑問。她一面看出幾分自己比較先天的質地，一面却到底打不破後天的『願作鴛鴦不羨仙』的觀念。九首七絕（假定其均爲在孤山佛舍時作品）中，第一首流露此意最爲明顯。第三首七絕及天仙子詞中迭以出塞的明妃及嫁胡的蔡琰作引，蓋遇非其偶，三人心事正同。第五首起興於牡丹亭女主人之際遇，則離魂倩女，亦同一懷抱之傷心人也。至第四首之蘇小，第八首之綠珠，則小青又自愧勿如矣。甚至黃鶯作對，粉蝶成雙，亦足以興其幽怨之思，正面與第六首絕句近之，而反面則古詩一首之末句是也。其最令人難索解者，厥爲天仙子詞之後半：『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猜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後忽曰：『着衫又撚裙雙帶』；所謂『願作鴛鴦不羨僊』的後天觀念竟不易擺脫如此！噫，根性如彼，而期望如此，依違兩可之間，卒無由自拔，小青一弱女子耳，試思有多少精神供其消耗哉。精神分析論者謂其治療法之主要原則，在使在潛意識區域內之事物一一引而出之，使歸於意識區域；上文悟性云者，卽是一人本身內省潛意識內事物之能力，小青有此能力而不足，復有若干社會通俗的觀念爲之蒙蔽，則小青之無由自拔，亦不足怪也已。

此皆小青所由死之遠因也。其近因則爲癆症，致楊書中之『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言之顯然。

• • • • •

我本欲再從遺傳方面參證小青的變態心理，但事實上殊屬不可能。小青親屬之見於紀載者僅母若弟妹，其詳又無考。陳引吳道新紫雲歌序謂『紫雲姿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情與小青俱早沒。』姊妹間大有類似之點，殊可略加搜討，第不知序中指出之妙山樓集及髯伯紀事略中另有較詳之紀述或線索可尋否；他日有緣當續成之。

## 三 餘論

小青事江浙間事掌故者具能道之。小家碧玉，遽因境遇之離奇，卽有人爲之作傳，爲之修墓，好事者並演爲傳奇，至今三四百年，而滬杭兩地之歌臺舞榭尚有編排之爲新劇者；不可謂非韻事矣。

顧自來境遇離奇之女子多矣；騷人墨客，播之聲詩，婦老相傳，家絃戶誦，抑又何處無之。而我必欲以馮小青爲我研究之資料者，何也？容再申言之，以實我餘論。

自來中國社會對於女子之態度何若，讀者類能言之，無煩細述。一言以蔽之曰：不諒解。教育階級中，迂執之道學家以女子爲不祥，佻㒓之文學家以女子爲玩物；一般社會之視聽評論，更蕪雜不足道矣。一弱女子不幸而生長其間，其生而發育得宜合乎常態者，終必至於反常變態，其生而有乖常態者，終必至於被拗戾而夭死，彌可哀已。我嘗略作歷史的觀察，覺自來高級社會中女子之患憂鬱症及其他心理之變態者不一而足，此涉獵中國女子文學者咸能道其梗概。我嘗就有清一代女子詞選作一用字之研究，覺除風花雪月一類景物之名字外，其最普通者爲若干消極的表情字。一個愁字，一個病字，幾無處無之，鬧得滿紙盡是秋冬肅殺之氣。通常詩人套語相沿引用之說決不足以解釋之，其間必有情緒的根據在。猶之病者呻吟，未必盡出感覺上之痛苦，蓋一般的精神抑塞，不呻吟不足以爲宣洩也。至其他比較顯著的女性的乖戾，大率爲紀載所不及，非因途涉褻瀆不能形諸筆墨，卽因病態心理爲前人知識所不及，無從敍述；然取憂鬱症而類推之，則其比例之大，殆可想象而得。然則數千百年來，『無端』淹忽以入枉死城之中國女子亦難數矣，馮小青特滄海一粟耳。

馮小青之不得當時社會之諒解，我前已申言之。或曰小青生前固無福，而死後榮哀，一時傳爲佳話，至今孤山一坏土，過之者猶徘徊不忍去，謂非諒解不可也。不知哀其情者未必知其心，以不諒解爲諒解，斯爲不諒解之尤。以前爲女子鋪張揚厲者，莫不有此通病。陳文述重修西湖三女士墓，一時歌詠紛紜，湖山爲之生色；不知一本蘭因集，繩以今日之眼光，並無一句中肯語；九京之下，小青有知，殆未必減其鏡湖鏡汐也。諒解云乎哉？陳作小青墓志，有曰，『三更明月，錯認前身，一樹瓊花，自憐小影』，頗若猜出小青心病者，實則自昔文人弄墨，捉影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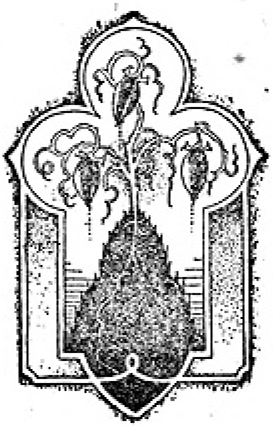
風，故作虛無縹緲之語以自謂爲解人者所在而是，初無足貴，讀蕊志全文而可知。

女子不蒙社會之諒解，而自身又不知如何解脫，此大可痛心者也。自來年長待字之女子，或已嫁而守活寡或死寡之婦女有病瘋者矣，有病癆者矣。鄰里傳聞曰，『某婦或某女病瘵死矣。』果病瘋病瘵而死耶？則病者死者不能自白，旁觀者亦無由知之。究其實則性欲生活之愆期，缺乏，不適當，以致精血衰弱，神經錯亂，初未必定屬病瘋及染結核菌之癆症也。讀者試思己之親族中有不幸而若此病者死者乎，當信我言爲不虛。女子有性的隱疾，不論其爲生理的，心理的，大率諱而不言，非不欲言，社會箝制之耳。馮小青貽楊夫人書，言不敢入禪門之故，曰『若使祝髮空門，洗妝浣纖，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嗟乎，同一女子，能不爲社會之假道德所束縛，直言其心事無有粉飾，小青之爲千古傷心人在此，其曰所適匪人者，非誣即妄。

至如何糾正此種危局，則方法雖多，不在本篇範圍之內。改造社會之兩性觀，實爲目前當務之急。觀念略更，然後性的教育可施，而適當之男女社交可以實行而無危害。昔女子之顧影自憐以至於積重難返者大率因深居簡出而絕少閨中膩友之故；其行動略較自由，交遊略較廣闊者，又多流入同性戀愛一途。是以女學興而影戀之機絕，男女同校之法行而同性戀愛之風衰；同一用其情感，由自身而同性，而異性，亦即由變態而歸於常態：是則社會觀念變更後必然之効也。第以中國目下形勢而論，尚未易言此。如馮小青者，其性心理之變態，根抵較爲深固，比較不易糾正；但通常可施以相當之性教育，重者或可利用各種心理治療。此我作馮小青考之動機一也。

精神分析派之學說在歐美心理學，醫學，文學界頗佔勢力。其學說之是否完全合科學原則，尚是問題；但其實際上應用的勢力却已不小。近日國內文學作品中漸有道及之者，竊駁而不純，又大都出之自然主義派之筆墨，談虎色變，一般讀者之反響若何，殊不可知。羅素先生近於某雜誌論文中，談及中國歷史中無足供精神分析之研究資料，我未及親見此論文，此係某教授爲我言者，確否不可必。但資料如馮小青，恐西方史實中亦不可多得，用敢草成此篇。此我作此文之動機二也。

一九二二年八月。



# 兩性關係的變化

## ——兩性問題討論之二——

派爾生著
仲雲譯

本篇承第九號羅素的道德的方式而作，原名"Changes in Sex Relations"，著者派爾生(Elsie Clews Parsons)，係美國有名人類學家。下篇將為小說家台爾(Floyd Dell)所著，係討論男女社交問題者。——譯者

有一次，我聽一個教會的牧師，一個著名的婦女主義者及她的女兒，討論婚姻問題及離婚問題。這獨身的牧師與青年的婦人，其意見頗為一致：以為婚姻制度為社會上最良好的，應當設法擁護。牧師道：我願世上——至少在教會區域以內，無離婚的事件。至那少婦則結婚纔二年，膝下現有一子，她道：兒女應當受父母雙方的教養，離婚不過一種必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已。

婦女主義者靜聽着他們的討論，至此乃說道：『婚姻制度假定其如此。請問正確的性的生活是怎樣的？是不離婚而禁慾呢，還是不離婚而再與別人愛戀呢？』

『那當然應該取前者的態度，』牧師說。

『至於後者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少婦說。『母親，你以為怎樣呢？』

『統觀大體，與其是寬恕的，不如採容易分離的婚姻制度，與其如歐洲人那般，不如取美國人的態度。最重要的，我以爲兩性關係首在容忍與尊重隱事。種種不同的人都得有各種不同的關係。正如今日在各個人間一般，沒有虛僞的事而互相尊重及容忍。』

過了一會，牧師對婦女主義者說道：『這話我雖有些不能贊同，然在二十年前，對於此事，我們都談也不致談起，現在得堂而皇之的談着，總不能說是一個好現象罷。』

『怕是一個壞現象罷，我們還是保守舊制的好。』那少婦的父親隔了一會俄着說。他是一個律師，以辦理離婚案件爲業的。

這不是雖在同一的文明程度及地域中，那法律上的思想，教會的見解，婦女主義者的意見，與乎未來時代的理想却混在一起，對兩性問題婚姻制度各各表示其不同的態度麼？其教育與區地雖不甚懸殊，而意見却會不同的。這種意見的不同，不是由於經驗的殊異，還是由於當代對於論辨的禁令，（這種禁令是不但形成我們對於兩性問題的意見，還影響於我們對兩性問題的趣味的。）不過時至今日，我們的態度已有顯著的變更，可以不必受口頭談論的禁令。這事從大體看來，也許他的影響比事實本身的顯示還要大得多呢。

從我上面那則談話看來，那個婦女主義者竟是一個急進派，而那男子却是保守派。固然，這幾個人決不能代表全體，但是在現代社會（議論怎樣姑置不問），女子總是兩性關係文化的變遷的代表。如離婚率的增加，便大都由於女子，在離婚的全數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由女子提出而被准許的。（據歷來的習慣，以爲男子讓女子離婚，這是正當的。我們對於這點自然也不能看過。）從離婚數的增加，可知婦女對於婚姻制度的態度已有變更。到了現代，她們已不是像從前那般除結婚之外別無他望。換一句話，婚姻的標準，已經逐日的向上提高。女子對於婚姻要得完全滿意的意識也比前更顯。情緒與性慾的慰安已視爲與社會或經濟的利益同等的重要了。在婚姻以外的兩性關係的變化上，婦女的態度是怎樣呢？

不幸！我們對於賣淫事業沒有正確的統計，不過淫業確已減少（據一般的見解，以爲是因隔別區域的成立才減少的）。但從大體看來，如果淫業減少而間接的秘密結合增加，是由於女子的。此種秘密關係本不列入統計之內。但在我國，本世紀中此種事情的增加，却是被公認的事實；這也和前者相像，其增加也是由於女子，又她們欲對於這種關係的解放，和對於別人的寬容也是如此。而且那種因愛情冷淡了而起的奇異的離異事件，女子發起的也和男子一樣的多。至於說男子的誘惑的論調，我們早久已聽慣了。但在電影上，這本是傳佈因襲狀況和道德的媒介物。強姦是有的，誘惑却不常見，而由女子們看來，誘惑與男性附帶的尊榮，已是時代錯誤了。

（誘惑說是與女子爲財產的論調相連帶的，不消說，近數十年來，這種論調已有顯著的變更了。今日女子不但不是財產，她們已是財產的所有人，而財產的所有，則爲在社會上獨立的重要元素。在社會獨立之中，夫婦間的獨立是新近的表示，甚至比政治獨立還要後發生，而一般人的理解及成就也差一點。這是真的，此種獨立其將來的成就能至怎樣，實不能豫說，除了結婚的狀態之外，這固有些是灰色的，有的是滑稽的，對於性的自由，至少在本國，並沒有自覺的婦女主義運動。女子的政治解放，到我們這里，（全是從外國——大半是從英國——來的一個反射。英國的戰鬥派的效果，如沒有參政的宣傳，恐怕美國婦女到今日還沒有投票權。同樣，夫婦間的解放，也要從外來的影響而決定。或從革新的斯干狄那維亞或從蘇維埃俄羅斯，在那里，法律上已規定男女平等了。

蘇維埃婚姻法及親族法並不說起破裂婚約和離婚的丈夫支給金，這是使女子成爲一種財產的。據蘇維埃法律，只有夫婦不一造的能作工者才能受他造的贍養。不論爲夫爲婦都是這樣。只有不能作工纔爲他造贍養的唯一條件。換一句話，俄國現在已否認以女子爲財產的論調，而規定男女兩方遇不幸時才可受人供給。這種規定和美國法律的不同是十分顯明的。在美國法律，丈夫仍爲妻的贍養者，這種法理較之現在通行的意見，落後得不多，現在流行的意見也以爲只有本來有職業的女子，結婚後仍當繼續她的職業。黑士科維博士(Dr. Herskowits)曾對我說，美人對於兩性間以夫爲供應者的態度，在海倫(Harlem)的黑人中尤可明白的看出。編製工人統計表的時候，只須看丈夫

的職業便可斷定其妻是否爲人傭工。凡丈夫薪給低的，其妻便在自謀生計；反之，若丈夫高薪的，其妻便不是工資勞動者。統觀國內各處，大率都是這樣。我們對於工資勞動者加以此種觀察，其唯一重要的便是他們生活的豫備費；不過在別的經濟階級，女子出嫁便失却在事業界的活動的事，也數見不鮮。如已婚婦女爲學校教師的抗議，便是一個很好的確證。去年哈佛大學得獎的劇本在百老匯開演，這劇本是以男子應否犧牲其事業去結婚或犧牲其愛情去幹事業爲主旨的。其中對於女子從事職業以增加家庭收入，使婚姻與事業在經濟上得兩有補助的意思是有很強的暗示的。劇中的少年夫婦，固是漂亮的鄉人，在經濟方面是保守的。但在劇中却並不表示大學生是不主張妻的寄食主義的，一般觀衆對此似也不生疑問。並且我斷得百老匯的觀衆雖然各方面的人都有，對此發生疑問的也自不多，但妻子仍自爲寄生者。

凡有相當的收入者，妻總是爲消費者，而以其夫爲生產者。如在歐洲，夫婦共同生產的事是常有的，而在本國則殊不常見。但在別一方面，除婚姻以外，近年以來，兩性間的分隔，已頗減少。這固然因爲女子得有薪給的職業者的增加與事業界對於女子日漸開放，然因男女間的事業關係既日益密切，卒致兩性的禁條漸次失墜。結果，遂形成更能和好合作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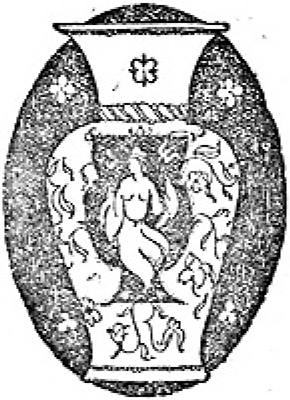
大概男女兩方能爲和好的伴侶，於婚姻上定能大有影響的，而使婚姻變爲更能相互了解的結合。旣婚女子從事職業的問題，遂益爲經濟上的論點。現代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將使寄生者與不作工者苦痛，而他方面又因不能伸縮的緣故，使他們只有爲分時勞動者的可能。完全作工或全不作工，遂給予須分日作家務的婦女，無論她們在生育期中，或別的家庭的困難，和衰老病廢的男子一樣，一個這種經濟的耗損和個人幸福及安全上的損失的注意；在目前似無挽救之望。不過在他方面，女子們因家務上的日益機械化，和學校，醫院，看護等組織的加多，時間遂閒空，職務也減少了。生育制限也是和這相連帶的一種要素。避娠的知識旣確知而普遍，生育遂疏，居家的女子，即在產育期內，精力也減省了。

大約在近十年來，避娠之說，甚囂塵上，但其意義，除說於健康方面有益外，殊不爲人所了解。生育制限一出，使兩性結合和做母親二事截然分開，於是對於兩性的關係及態度遂引起根本的改變，主張兒童幸福或家庭福利，而壓抑個人情慾之說，不得不放棄，而兩性間所謂忠誠高尙等概念的界說亦須從新制定。由這種新的估定，於

是在我們社會組織中被配偶和生育所嘉許的操守，忠信，義務，節制中當加入相互的熱愛，情緒的鞏固，和生活的相互增高了。對於自己和對於男子；沒有一些知識的女子，結婚後纔看出有著重大的罣慮，不論有無資格，經驗所至，便已懷孕，因為母職，遂不能有他種的活動了。她也許並不確證是否佳偶以前，貿然便為人母，錯誤婚姻被確後是悲劇的定。一夫一婦的主張者應當詳細考察永久結合的要素（至少是在我們的社會），而在試驗的得到成功以前戀愛的試驗，同生育制限方法，許是需要的。

然而一般人對於這樣的考慮，和兩性道德說的別種更變，至今尚未成為流行的討論，也許因為避姙方法還在試驗時期，又也許因公共意識上，避姙的道德觀念還未確立的緣故。然則要怎樣才能確立呢？我很懷疑這是否只要合理的宣傳。蓋社會的變更，我們現在知道少有藉理論而來的，不論那個社會都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上，一切變更，主要的皆由於經濟的原因。如因紐約居民過密，將來也許會影響到亞爾班內的生育制定法律，因世界人口過多的恐懼，或能使教會與國家對於人民繁多為上帝的光榮的意見改變一種新態度的。

在生育制限上這樣，在其他兩性的事情上亦然，城市的發達與經濟的日趨繁複是致變更的重要原素。在龐大的社會團體中，我們對於他人的個人關係每不知悉，因為這種不可避免的事，於是常使社會無意識地容許兩性關係的試驗與變更。這種對於他人的私人生活的漠視，實為我們經濟組織的急迫狀態。遂只注意於人的能率，而不注意其人取得能率的方法。僱主對於書記或速記員，公事後的生活，也不是同樣的不管他們麼？在辦事室或工廠的時候，他們不過是機械中的一個齒輪，作工完了之後，儘有比在小地方或在家中更大的自由。這種城市的影響——消極的方面，使人彼此漠不關心，積極的方面只在認識其本人，因此乃有私人自由的機會，男女們因而得治其性的生活，以滿足自己，而不以取悅社會。於是凡尋常的男女們以及一般傑出的人物，都得繼續享其自由。美國的總統，銀行的總理，大學的校長，影戲界的明星，以及『社交婦人』，甚至教士或競技攫取獎金者，我們俱能繼續細察其私人生活。他們如從前的男女神明般，將與婚姻或獨身，貞節或放蕩的預想相脗合。他們也如傳說中的人物般，個人安排或變化是不入描寫中的。



# 離婚原因之義絕

陶彙曾

## 一 義絕之本義

現行離婚法制，仍以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為依據。故離婚原因為何，不得不於此求之。考現行律戶役婚姻出妻條：『凡妻於七出無應出之條，及於夫無義絕之狀，而擅出之者，處八等罰。』又載：『若犯義絕，應離而不離者，亦處八等罰。』從可知離婚原因，惟限於下列二種：

(一)七出——妻方離異原因；

(二)義絕——雙方離異原因。

七出之條，律文詳備，固無疑義之可言；惟義絕之意義如何，該律並未嘗明定，自有賴於解釋。而解釋之法，歧為兩途：

第一：義絕之文採自唐律，故義絕之事例，自可援據疏議，並非限定律文內離異各條。查唐律疏議戶婚中，妻無七出條，疏議云：『義絕謂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殺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殺；及妻毆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殺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與夫之緦麻以上親，若妻母姦；及欲害夫者；雖會赦，皆為義絕。』所舉原因或為夫對於妻方，或為夫妻雙方，或為妻對於夫方；而夫妻雙方親屬相殺之事由，又與夫妻兩造本人無涉也。

第二：大清律例，戶律，戶役，婚姻，出妻條，

注：『義絕者，謂於夫婦之恩情禮義，乖離違礙，其義已絕也。律中未曾備詳其事，而散見於各條之中。其所指義絕者，亦復不同：有於法應離，不許復合者，如所云離異歸宗，仍兩離之之類，卽本條應離不離亦是也；有其事可離，猶許復合者，如所云願留者聽之類，卽本條從夫嫁賣亦是也。』又同條輯註亦云：『義絕而可離可不離者，如妻毆夫，及夫毆妻至折傷之類；義絕而不許不離者，如縱容抑勒與人通姦，及典雇與人之類。』是出妻條律所謂義絕者，卽指各律內離異各條；(註一)而不得於各條之外，又引唐律疏議也。

關於第二解釋法，吾人且有間接之證明焉。律例，刑律，訴訟，干犯名義條，律載：『若女壻與妻父母，果有義絕之狀，許相告言，各依常人論。』本註：『義絕之狀，謂如身在遠方，妻父母將妻改嫁；或趕逐出外，重招別壻；及容止外人通姦；又如女壻毆妻至折傷；抑妻通姦；有妻詐稱無妻，欺妄更娶妻；以妻爲妻；受財將妻妾典雇；妄作姊妹嫁人之類。』亦以散見各條者，爲義絕之解釋。(註二)則出妻條亦有不容濫引前朝律意，以擴張解釋之範圍者矣。

## 二 大理院判例

大理院認義絕爲離婚原因，固不待言。然其解釋方法，頗不明瞭。分析觀之，則似兼從前述兩法。查民國六年統字第五七六號解釋：『現行刑律義絕律文，采用唐律，則義絕之事例，自可援據疏議，並非限定律文內離異各條。』固知其於離異各條外，並從唐律也。然一考諸判決，則毫不受律文及疏議之拘束焉。茲略舉其例如下：

(一)現行律關毆妻妾毆夫條，『凡妻毆夫者，但毆卽坐，夫願離者聽。』然大理院判決，則妻毆其夫，必至足以證明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始准離婚。僅一度之毆傷，則尙不能離異也。(註三)

(二)同條又載：『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先審問夫婦，如願離者，斷罪離異。』故『夫毆妻至折傷以上之程度，其妻請求離異，應卽准其離異。』(註四)然民國五年上字第一〇七三號判決又謂：『所謂夫虐待其妻，致令受稍重之傷害者，實以傷害之程度較重，足爲虐待情形最確切之證明之故。如其毆打行爲，

實係出於慣行，則所受傷害，不必已達到較重之程度；既足證明實有不堪同居之虐待情形，即無不能判離之理。』則是謂毆打不至折傷者，若足以證明不堪同居之虐待，亦可爲離異原因也。

(三)前列二例，或擴張律文之解釋，或從而限制之，皆不外以義絕爲裁量之標準而已。(註五)然此猶根據律文者也。尙有純以義絕爲理由判予離異者，如所謂重大侮辱是。民國五年上字第一〇七三號判決：『夫婦之一造，因受他造重大侮辱，而提起離婚之訴者，一經查明實有重大侮辱之情形，自應准其離異。』至何者爲重大侮辱之情形，則判決上亦不乏其例。如民國六年上字第一〇一二號判決：『夫之於妻，如有誣姦告官之事實，則行同義絕，應認爲重大侮辱，准其妻請求離異』是也。(註六)

(四)卽顯然以義絕擴張律文之應用者，亦不乏其例焉。如三年上字第四三三號判決：『本夫抑勒其妻價賣爲娼者，較之抑勒通姦，典雇爲妻妾，及賣休之情形，尤不可恕。依當然之條理，類推之解釋，自在應離之列。卽圖賣未成，確有證據者，亦爲義絕，自可據以離異』是也。

綜而觀之：離異各條，實不外證明義絕情形之事由。故與各條無關，或與各條出入之事由，若亦可證明義絕者，自不妨亦判離婚。則離婚原因之義絕，其應用不可謂不廣矣。

## 三　比較與批評

義絕之解釋，雖頗爲寬廣自由，然大理院之解釋，以爲判決離婚，仍須有法律上離婚原因焉。(註七)但所謂原因之限定者，標準何在，吾人驟觀右述，又不能無疑。乃求諸外國民法，則知所謂義絕者，經判例擴張解釋後，恰可與所謂『離婚之相對原因』相當也。

各國民法，雖恆採限定離婚原因主義，然離婚原因之中，亦恆有不能確定其意義者存焉。試擧二例於下：

(一)法蘭西民法第二三一條所規定之離婚原因，爲 excès, sévices, injures graves。依羅克列氏之解釋：excès 爲概括的用語，凡足以累及人身之安全之一切行爲，自謀殺乃至輕傷，皆包括焉。sévices 爲情節較輕之虐待行爲，雖不致危及生命，然通常實難忍受者是

也。injures graves，則凡足以影響受之者人格名譽之行爲文字或語言皆是也。(註八)

(二)日本民法第八一三條所列不堪同居之虐待及重大侮辱，其意義亦不能確定。爾來判例，復極力擴張其解釋，甚且不問有無侮辱之意思，若有重大之事由，如夫之姦通者，亦認爲離婚原因焉。(註九)

德國民法，更進一步。其第一五六八條，卽規定所謂相對離婚原因者也：『若一造違背婚姻義務，或爲不誠實，不道德之行爲，致紊亂婚姻關係，而達於不能希望繼續婚姻生活之程度者，他造得請求離婚。』則其中情節，更無限定之可能矣。虐待勿論已；卽拒絕交媾，亦有解釋爲離婚之理由者。(註十)瑞士民法第一三九條：婚之人犯一定羞恥之罪，或爲不誠實之生『若已活，致婚姻關係無望繼續者，無過失之配偶人得請求離婚。』亦相對離婚原因之規定也。

德國民法所謂相對離婚原因者，雖有廣泛之意義，然其認定之事例，仍以歸責於夫婦一造之行爲爲標準，瑞士民法，更有進焉。其第一四二條規定：『若婚姻關係遇有重大破壞，致不能希望繼續者，配偶人之一造得請求離婚。』是夫婦之間，苟不能繼續婚姻生活，則不問其原因如何，皆得離婚也。純自當事人間客觀狀態而認定離婚之必要，誠爲急激之立法。墺國民法第一一五條，亦認配偶人間之『不可克制之瞋恨』爲離婚之原因焉。美國華盛頓州，則並不限定離婚之原因，若法院認爲應離者，卽可下離婚之判決也。(註十一)

諾威婚姻法第四十二條：『配偶者不和，致配偶者兩造及其子不能繼續婚姻關係者，國王得因配偶者一造之請求，與以別居許可書。』第四十三條規定：『配偶者受別居許可書後，一年間別居，而仍不回復婚姻生活者，國王本於兩造之請求，與以離婚許可書，實行離婚。其別居至二年以上者，配偶者一造得請求離婚。』則直以不和爲原因矣。不過爲謀夫婦之和解計，不輕判離；必俟和解不能，始許離婚焉。則又較華盛頓及瑞士諸法，程序尤爲矜愼也。(註十二)

綜觀上述，吾人得結論二：

(一)承認離婚制度之民法，所舉離婚原因中，必有不能確定意義之原因，甚且竟以『不和』爲相對原因焉。其僅列不確定意義原因者，必有廣大範圍之解釋。其竟

列相對原因者，亦非不承認兩願離婚之制焉。(註十三)

(二)承認相當離婚原因之民法，有仍自當事人主觀行為認定之者，有純由當事人客觀狀況認定之者。而皆以不能繼續婚姻生活之程度為標準。苟達於此程度者，經裁判者認定之後，即許離婚焉。

自第一結論言之：離婚之事，因社會進化則益多。非復法律所能制；法之職責，在使可以繼續婚姻生活者，不致率爾離婚，如是而已。然而破壞婚姻生活之原因，與時俱進。『人莫不欲為所欲為，而刺激吾人之情慾者又日多，吾人之性情，因而益難克制。密切相處者，遂易生決絕矣。故婚姻關係之斂，非特不法衝動而已，兩造之性情，尤為危險焉。』(註十四)伯來士固慨乎言之矣。則相對原因之認定，又豈偶然？

自第二結論言之：社會中離婚之風過熾，固足深憂；然婚姻之事，要本於當事者之意思。所謂『聯之以恩，合之以義』者，苟以此始，亦以此終焉。法之所期也。然丁茲狀況複雜之社會，組織渙散之家庭，怨苦之生，法又何能為力。法之所慎，慎始焉爾。苟必限定歸責一造之事由，

夫致發慮於離婚者，其最大理由，不外二端。(註十五)子女之遺棄可傷，家庭之渙散足慮是也。然如諾威法所定，因夫婦不和，致婚姻生活之繼續不利於子者，亦將以保護子女之理由維繫之耶？又如瑞士民法所定，夫婦之間，已生重大之破壞，致婚姻生活之繼續不利於家庭者，亦將以鞏固家庭之理由維繫之耶？

現行律所謂義絕者，其定義已如前述。(註十六)即自判例言之，其認定事例之法，已極廣泛無垠。蓋(1)某種事由，可證明夫婦之義絕；(2)而義絕者應離；(3)故該事由即可為判決離婚之根據：此自然之推論也。自此推論觀之，義絕為現行法律上相對離婚原因，實無庸疑。然大理院於此推論之中，又從而為之限制焉。限制之界標，頗欠明瞭，姑置不論；即充其所欲，亦不過以民律草案第千三百六十二條為借鏡。民草此條，固出日本民法者也；日本判例之解釋，方極力擴張其範圍焉；顧我大理院猶引為無意識之拘束，是吾人苦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綜括言之：判例解釋之方法如彼，各國立法之趨勢，故吾人所

(一)大理院既認義絕爲相對離婚原因，即不必限制其解釋。(二)將來立法，應從德瑞之例，設相對離婚原因之規定。

註一 (一)其事可離，不許復合者，如婚姻出妻條律：「若夫無願離之情，妻輒背夫在逃者，從夫嫁賣」，「闘毆妻妾毆夫條律：「凡妻毆夫者，但毆即坐，夫願離者聽；」」又同律：「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須妻自告乃坐；先行審問夫婦，如願離者，斷罪離異」。(二)於法應離，不許復合者，如縱容妻妾犯姦條律：「抑勒妻妾與人通姦者，婦女不坐，並離異歸宗；」典雇妻女條律：「凡將妻妾受財典雇與人爲妻妾者，……並離之。」

註二 參看婚姻違律嫁娶條，犯姦縱容妻妾犯姦條，妻妾失序條，典雇妻女條各律。

註三 大理院七年上字第二六四號判決：「夫婦一造，如果受他造不堪同居之虐待，對應准予離異；惟因一時氣忿，偶將他造毆傷，而事關輕微者，自不能遽指爲不堪同居之虐待。」其詳評見法律評論第十七期宋鈐弘論文。

註四 民國六年上字第六三四號判決。

註五 民國七年統字第八二八號：「妻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與義絕，准予離異，本院早有判例。」是以義絕爲裁判標準，而無關違律文之證明也。前揭宋君論文，未見及此。

註六 關於此點，尚有二例：(一)毆勸人毆傷其夫，確實有據者，認爲義絕（九年統一二〇三號解釋）。(二)夫對其妻之父母虐待，或加以重大之侮辱者，應認爲義絕，亦應准其離異（七年上一五〇號）。

註七 大理院民國七年統字八二二號解釋。

註八 Locré, quoted by Kelly-Bodinton, French Law of Marriage, p. 122.

註九 日本法學協會雜誌第四十卷第三號穗積重遠博士「現於判例之離婚原因」論文。

註十 Roguin, 比較民法研究婚姻篇三一八頁。

註十一 Howard, 婚姻離婚法制報告書第三冊一三五頁。

註十二 日本國家學會雜誌第三十六卷第二號，穗積重遠譯註瑞士新婚姻法。

註十三 瑞西新婚姻法第四十一條，仍認協議離婚之制，但受別居許可者之先，應由勸解所或當地牧師和解之。又國家學會雜誌穗積氏前揭論文，有下列之評論：「協議離婚，若爲最合理之離婚，必也出於兩造之自由意思然後可。徒爲一紙之呈報，則協議得以強制爲之；且可於親友不知之間行之；甚至妻且不知而離婚已經呈報矣。我民法之離婚制度，不能擔保熟慮與自由意思，是不無商榷之餘地也。復次，第四十二條認相對的離婚原因，與德國民法第一五六八條類似。然德國民法所謂相對的離婚原因之婚姻關係之紊亂，須由於配偶者一造之義務違反或不道德，即含有過失主義之主觀要件也。瑞西法則直以『不和』之客觀狀態爲已足，其狀態之發生原因如何，不問也。吾人希望我民法由主觀主義趨於客觀主義，故於瑞西新法特感興趣焉。」

註十四 Bryce, 歷史與法學之研究第二冊四六三頁。

註十五 Ellwood,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第八篇，參看 Hayes, 社會學第三十六講。

註十六 相對述律例出妻條註所爲之定義。

（錄法學雜誌）

# 討論會

第五期

#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

楚振元

## 一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問男女是不是一樣的『人』？如果承認男女同是一樣的『人』，自然要承認男子與女子應施以同樣的教育了。因爲教育的對象，既是一樣，我們教育他的方法和手段，自然是要同一的了。

有人說，小孩和成人，也同是一樣的『人』，我們爲甚麼不施以同樣的教育呢？其實男子之於女子非如小孩之於成人，那是很明顯的事。我們要拿成人來比男子，小孩來比女子，豈不是一個笑話麼？

還有人說：『男女的稟賦不同，生理上心理上有種種不同之點，自應各按其特性，加以相當的指導。』這話似乎很有理由，其實也是似是而非；藐視女子人格的人，還可這樣主張；若提倡『人類解放』，『男女平等』的人，卻不應再這樣主張了。男女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互異，吾人自不能予以否認；但世間男子而具女性，女子而具男性的，實也不乏其人，又應當怎樣的分別教育呢？

再說正因爲男女生理上心理上的不同，而有同樣教育的必要。如果因爲他們的生理

上和心理上的不同，而施以異樣的教育，則男女各求發達其特點，結果男女間的鴻壁必愈堅而愈厚；解放和平等終於不克實現，若施以同樣的教育，使男女兩方各知其特長而保持之，發達之；並取他方之長，以補己之短，則男女間之界限，自然消化於無形，而日相接近；今之教育家，一方高呼男女理解，而他方却使之各異其趨，豈非矛盾的行爲麽？

再說教育是指示吾人作人的道理和方法的，這道理和方法自然不容有男女的分別，否則不合於人類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原則了。例如以『三從四德』或『賢妻良母主義』去教育女子，那就是蔑視女子的人格，不讓她和男子平等了。又如男女性教育的指導，似有一部分應取不同的方法，但是他們的性的知識自應取同一的方法和手段去教育他們，使雙方都能明瞭對方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特點，而後男女更易於諒解，更易於協和了！

至於法律，政治以及其他科學上的知識，更無分別教育的必要了。還有女子所特享的縫紉，烹飪等教育，也未始不可加於男子，如果說男子無學習的必要，同樣，女子也可說無學習的必要了。總之，我們要求人類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須從實際方面入手，不要祇作紙上的空談和空口的呼號啊！

## 二

姜長麟

要解答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一問題，先要解答教育的目的是什麽的一問題。我常常說：『教育的目的，不是什麽零零碎碎的「識字」啊，「懂道理」啊，「求實用」啊；總括一句話，不過是「學做人」三大字。』這樣，我們用代數的法則來代這個問題，成爲：男子（人）與女子（人）應否教以同樣的做人法則？我看了這個問題，所以有下列的答語：

男子和女子同是人，所以應施以同樣的教育。

不過有些人以爲男子與女子，性質不同，男子宜於做外面的事，換言之，就是社會事業；女子宜做裏面的事，換言之，就是家庭事業；所以教育上男子宜偏於社會的，女子宜偏於家政的。這話似乎有理，家庭事業，我們確然以爲多半宜於大部分的女子的，並且不要看輕了家政，科學的家政，也是正當的職業，不過我以爲一種職業的宜不宜於男子或女子，應當命各個人的特質而

分，不應當把男子女子作現成的分劃，所以施行教育，不宜因男女而分。

還有些人，他們所主張的就合理些了，他們以為男女固不宜有所偏重，然生理的關係，則確有一部分的不同。例如女子宜於精細的，而不宜於劇烈的；男子宜於劇烈的，而不宜於精細的。所以男子和女子宜施以同等而不同樣的教育。這話不錯，不過他沒有曉得，這種地方，不能算不同。譬如一個男子能舉重百斤；另一個女子能舉重六十斤；他們在練習或任事的時候，男子用五十斤力，女子用三十斤力，好像兩人所用的力各不相同，其實都是二分之一。所以像上面的說法：『男子和女子，宜施以同等而不同樣的教育』，也是根本錯誤。

因此我以為男子女子的教育，應同樣的，不過依各人的個性，分類之後，因人而施罷了。這不是因男女而施，是因人而施！

## 三

寧人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這個問題，在理似乎不成問題，因為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而男女的聰明才力，又沒有多大的差別（見社會問題總覽四四一——二頁倍伯和哈克斯列的話。）當然，男子所應做的事情和所應得的權利（如教育）。女子也應當無條件的與男子一樣的享受（如教育）和活動——各種事業的活動。

男子與女子所以不平等，我們從歷史上觀察，其原因大概由於（一）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二）男女教育不均等。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婦女運動，應當主張：（一）打破資本制度的社會；（二）女子經濟獨立；第三就是教育均等。

我所主張的男子和女子應受同樣的教育的理由，大概有下列根據：

（一）社會是個體集合的——也可說是男女的集合，所以要一個社會的健全，必須使社會中的各個體，平均發展，協力合作，纔可使社會不生病徵。

（二）男女同是人，不應互相歧視，以分配各種工作，各種權利，使社會畸形的發展。將來新社會完成了，有『公共育兒所』『公共食堂』等組織，當不至妨礙婦女研究學術的時間；即當此過渡期中，亦應男女教

育均等，以謀分途進行，以期社會革命之成功。

（三）女子受了四五千年的種種壓迫與束縛，以致在社會上法律上的地位，都不能和男子一樣。如欲恢復男女的平等地位，我們覺得不但這『同樣教育』是女子千該萬該受的，其實還得施與特殊的優良教育纔行呢。即以現在的女子要求解放的呼聲論，也應施以『同樣教育』。發展她們的智識和技能，以便從事各種女權運動。

（四）教育，是人羣進化的必要工具，絕對不能以現在經濟，資質，階級等關係，說某種人應受某種教育。某種人不應受某種教育。換句話，就是我們不能說某種人應當永遠地窮苦，愚鈍和低賤。所以女子應否與男子受同樣教育的問題，不能就現在的女子地位而說女子不應與男子受同樣的教育。

末了，我們要根據上列的理由，大胆的主張——

男子與女子自小學至大學都男女同學！

義務教育由小學展至大學！

男女教育均等！

# 四

權民

男女同學的問題，現在已煙消雲散的散去了。現在所須討論和須解決的男女問題，却是『男女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了。其實這個問題，不用甚麼討論，不過反對這個問題的人，却是許多，所以特地來論一下。他們反對的惟一理由是：

（1）男女各有特性，欲發展他們的特性，須使他們各得相當的教育。

（2）男女的職業不同，爲預備他們將來的不同職業起見，須使他們受不同的教育。

他們這些理由，看來似頗有理，但實際是不對的。男女各有特性，這是是的，但人人亦各有特性；由此看來，非實行個性教育不可，何止男女須施以不同的教育呢？至說男女的職業不同，這更沒甚麼確實理由和證據了。我們試看世上有男子的議員，也有女子的議員，有男子的判官，也有女子的判官，男子有做醫生的，女子也有做醫生的，男子有做教員的，女子也有做教員的，有的男子庖丁，也有的女子庖丁，有的男子裁縫，也有的女子裁縫，此非事實告訴我們男子可爲的事，女子也可爲麽？說甚麽男女的職業不同呢？

他們的理由不對，我們已知道了；但我的意思以爲男女不特可以施以同樣的教育，而且須施以同樣的教育，我的理由是：

(1)欲男女平等，不可不施他們以同樣的教育：現在的女子，不論他們的人才，智識，等等平均計起來，總在男子之下。這是甚麼原因呢？雖有一部的原因，是爲幾千年來的壓迫所成；但其大部的原因，却爲教育不均呵！我們欲救這缺點，我們非使他們受同樣的教育不可。

(2)欲互相幫助，不可不施他們以同樣的教育：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戰爭的世界，這是人人承認的，所以無論何人，在何處何時，總是戰爭（不過戰於有形與無形耳）。既然戰爭是免不得的，我們能不設法聯結起來，同去戰爭麼？所以男子不可盲動的，獨去競爭，必須女子來幫助。女子呢？自然也是一樣了。

總一句說，我是贊同男女同受一樣的教育者，我是希望男女得同受一樣的教育者。

## 五

權伯華

要解決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必須先明瞭：

(一)教育本身是什麼？

(二)男子與女子，在現社會裏面，所居的地位；將來應付環境時，所當具有的道德，技能，智識：：是否相同？

能解決這兩個問題，則兩性教育，應否相同的問題，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教育，是培植一般青年，叫他們能在社會裏面，成一個健全的『人』。縱因他們性的不同，以致心理，習慣，和受教的能力各有不同；然亦只能補偏救弊，利用他的優點以改善他的弱點；斷沒有逢迎遂順，漠視他的優點，反助長他的弱點的道理。——這是教育本身上的事情。

男子與女子，由生理上觀察，固然是確有特殊的地方；然以德謨克拉西的眼光看去，他們將來對於自身，家庭，社會，所應當負荷的職責，應當獲得的權利，都是完全一致；所以他們所應當具有的道德，技能，智識也都是毫無差異；斷不能因爲性的不同，還有什麼男爲

女卑治內治外等等的分別。——這也是很淺顯而又很不容易移易的道理。

按照以上兩項說來，教育本身上，既是沒有什麼差別；男女兩性，在社會上所居的地位以及將來所應當具有的道德，技能，智識……又都是完全一樣；則兩性教育，當然是應當施以同樣的了。現在男女共學，在理論與事實上，已漸能達到堅穩的地步，其中一部分，也就是根據這種理由了。

## 六

徐寶山

柏葛曼（Bergemann）說：『現代的文明國，實在是野蠻國，因為國民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未受過高等教育。』包括兩性的高等教育，已經這樣，那麼，其他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也就一邱之貉，可想而知了。真正的文明國，他們國民的全體——無分男女——不可不俱受同一的教育。世界文明的產物及其世襲財產，不可偏於男性的一方面，或是女性的一方面；偏於一方的教育，決不是文化保存及發展的最良方法，必也男女兩性共同教育，方能達到文明的境域。

讀者看了上面的一段話，可以曉得我對於本題的討論，是主張男子與女子應當施以同樣的教育。中國以前的教育——也許是現在的教育——男子方面是偏於求智識，女子方面是偏於求技能；試看學校裏面的課程表，男學校是文學啊，法政啊，經濟啊，科學啊，女學校是家事啊，縫紉啊，刺繡啊，烹飪啊，雖然也有文學等類的課程，但祇是一小部分。結果，男學生在社會上澎漲他們的勢力，而女學生因為一般社會的心理，學校的暗示，都以『良妻賢母』為女性最高人格的表現，無形的被支配於『傀儡家庭』（Doll's house）的下面。中國女子教育辦了許多年，仍是不見十分進步，也許是當局者太漠視男女同樣教育的緣故能！

所以我現在從討論的結果，覺得男女施以同樣的教育，頗有利益的幾點如左：

（1）一般人公認女子的智能，並不弱於男性，那麼，她們和男性受同樣的教育，當然有勝任的可能。

（2）中國教育經費支絀，女校一切的設備，當然比不上男校，如果男女受同樣的教育，那麼為節省經費起見，就是少辦幾個女校，也不妨事。

(3)男女受同樣的教育，可以使沒有成績的男學生，感受刺激而刻苦勤勉，同時女學生也是如此。

(4)可以改善男學生的風化——像德國學生的嗜酒吵鬧種種惡癖，都因男女受同樣的教育而逐漸消失。

(5)履行男女平權的實現，推翻兩性間極厚的鴻壁。

# 七

富春女士

現代的教育，所謂新教育，具有兩大特色，與從前的教育絕對的不同的：一是心理學的根據，二是民治的精神。這兩者不是別的，是教材，教法的立足地和目的的指南針。而民治的精神，尤是一切的背景，非此則任何問題不能解決。這樣簡單的原理，研究教育的人們，想都能了解，不待贅述。——但詳細情形，後面當亦帶着說明一些。

朋友們！我以上說的是廢話麼？不！不！我們在討論的問題，正賴以求得解答呢！

男子與女子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我個人意見，是趨向於否認方面的。我以為成問題的，祇有男女應否受同等的教育；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則可置之不論。在從前，信服保守主義的人們，總覺得古人是不錯的，於是方法沿襲舊制，教材照抄陳本。如何教甲的就如何教乙，用什麼教乙的就用什麼教甲。說什麼適應需要，談什麼發展個性！而況先天的遺傳各各不同，後天的環境各各歧異；從未有人顧問，那是對的麼？

論到教育男女應否施以同樣的問題，實要加以多方的注意。我們審情度勢，只問理之當然與否，就可為應與不應的解決。再看所謂『同樣，』祇須問男女的稟賦和習染有無差異便可決定同樣與不同樣究是孰得孰失。是的，在從前，原有一些人的意見，誤認人們的頭腦如同一張白紙；要印着什麼就可印得什麼。我們如以此種見解來討論現在這個問題，便會覺得：男子與女子施以同樣的教育是可能的。於今也還有一種人，好持絕端的人性平等主義，以為任何事各人都能同得成功，況社會上正要男女們去合作，當然男子與女子應施以同樣的教育，才可養成合作的人材。但是這些話不是十分健全的。如果心理學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發達，則個性的差異可以不必顧到；民治主義尚未發展，則個人對社會無須

有個別的貢獻，僅可稱爲合治。我們也未嘗不可這樣的假設，說男女應施以同樣的教育，然而眞理具在，究難僅之不同。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覺得男子與女子不應施以同樣的教育。否則，既不合心理學原理，又違背民治的精神，這理由可略得說明如下：

第一，心理學對於教育上的最大貢獻，是說人各有其個性，聰明才力也各有不同，所以教育的急務，首要各個的分別施教。所有教材教法，雖不能完全的適應個性，但總設法盡其可能。——最近各校採用選科制度，就是爲着這個目的。我們知道，男女相較，很有許多地方不同。最顯而易見的，是男子的思想，多屬於理論的，抽象的，獨創的，批評的，故從來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反抗時事或宗教的大人物，什九出於男子。女子未嘗沒有其人，但較男子總遜一籌。女子當然也有其好處，如心思仔細，記憶力强，忍耐辛勤，以及有待整飭的事物，男子概望塵莫及。此外男女不相上下的地方，自然也有，不過異點總勝於同點。我們如强使男女受同樣的教育，未嘗不能做到，只是各人都在水平線上發展，不能有特殊的個別造就。這樣，社會上將失去無數的文化的繼承者和建設者，是多麼的不經濟啊！這因爲教育的最重要的兩點，一是健全的個人，二是社會的效率。男女如施以同樣的教育將有上述的不可能，即既不得養成健全的個人，又將損失社會的效率，是則男子與女子不應施以同樣的教育，不消再說了。

第二，民治的國家，需要健全的個人，和專制國家只以奴隸希望於人民的不同。非民治的——即專制的——教育是貴族的，個人要盡得教育已不可能，即少數人得受教育，也要率着成式，依照標準做去，有一定的色彩，有一定的範圍，人人是否應受，是否能受，概置諸度外。故教育是外鑠的，束縛的，個人的心思精神，狹隘拘滯，不知所以適應環境之道，而終於保守，其影響於國家社會的危險，非常之大。這是民治國家最不可有之事，更非今日之中國所宜有。中國歷代的專制遺毒，已深入人心，積重難返，正需要富有民治精神的教育，來解放往昔一切舊的束縛，就各人的天賦本能，爲理智的啓發，對於社會事業養成開擴深刻的見解。這是辦教育的人們，應以這樣的態度去教育男女們的。那麽，由這樣的觀點去評論男女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這問

題，顯見得是不應該的了。現在既要男女施以同樣的教育，是不曾以男子所能成就的希望於女，或以女的希望於男，不但彼此俱無一得，身心的發展橫被限制，且危及社會生命之延續了。 況真正的教材， 其價值不在本身，乃在能否發展各人的才力，得盡其所長，則男女儘可分別施教，何必拘拘於同樣？男女果能分別施教不拘於同樣，各人的本能便得發展，并得極峯的成就，更得盡其個別的貢獻於社會，正合於教育的中心功用了。原來民治的國家，注重共同協作，個人應就其材能，對社會盡其充分的貢獻啊！

我個人根據以上兩大理由，敢決定男女不應施以同樣的教育，是否有當，敬待指教！

## 八

戚維翰

研究過教育的人，誰都知道教育的目的是：

1，陶冶各人的品性，

2，輔長各人的個性，

3，灌輸國民應有的知識，

4，授以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識技能。

從上面四項中我們可以看出，除第三項為普通國民應具以外，其餘都須看各人的性情和職業而設施的。要研究解決男女應否施同樣教育的這問題，也必須依據教育的目的，用客觀的方法來考察男女的性情和職業是否相同或差異，再下適切的判斷，庶不致偏於理想。

在心理學上曾告訴我們道：男子的氣質，多膽汁質與粘液質；女子的氣質，多多血質與神經質。故男子的性情，長處是：果敢，高尚，公明，真摯與澹泊，剛毅，沈潛等；短處是：粗暴，傲慢，殘忍，固執與頑鈍，怠惰，冷淡等。女子的性情長處是：英爽，快活，敏捷與精細，謹慎，堅忍等；短處是：輕佻，狡猾，偽飾與殘酷，懦怯，猜忌等。教育是輔長補短，矯枉歸正的訓導，故必應材施教，方可獲益。男女的性情既不相同，所施的教育，自不能一致。

男主外，女主內的古話，雖不適用於現在，但據目下的狀況看來，——指中國言——男女的職業，確亦截然不同，這是誰都知道，也可不必細述。 教育的最高目的，雖不是以現狀為標準為滿足，可是對於現今的習尚和環境，也總不能絕對的背馳。故以職業而言，男女

的教育，也是難以一致的。

我曾在男校女校和男女同學的校裏任過教務，覺得女子在課餘多好研究藝術，——如縫紉，刺繡，圖畫等——男子在課餘多好研究科學，——如英語，算術，史，地等——而在男女同學的校裏，上課時教授上常感有意見上此出彼入的困難。從經驗上得來，男女的教育，也是不應該一致的。

由性情上，職業上，經驗上看來，可見男女是不應該施同樣的教育了。如強施以同樣的教育，他的害處是不但有妨個性的發展，就是做起職業來，也勢必至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的地步。我的主意如此，不知大家以爲怎樣？

## 九

文天成

教育的目的原在發展人的個性，換言之，教育的目的是在使人各展發其身體與心能以滿足其要求。我們旣然明白教育對於人生之目的如此，故欲定本問題之可否，須先明男女身體與心能二方是否有差異，這二方旣明，則本問題不解決而自解決。以下請將男女身體與心能分別論列之：

關於身體方面，男子體格極偉大，筋肉強硬，行動極其活潑；女子體格巧小，筋肉柔軟，行動比較遲鈍，換言之，生物學家所謂男性所具者爲消費的活動的；女性所具者爲貯畜的靜止的。

至心能方面，應以知情意三方面分別來看，因爲心能現象是舉知情意三方面包而有之。

1，知識　據生物學家研究與教育家實驗，男與女對於感覺，知覺，記憶，思考及想像等，都有顯然不同的現象表現。研究與實驗所得之結果，大概判別普通一般男性多長於科學知識，女性多長於文藝知識。但其中亦有男子具女性與女子具男性的，這係變象，究非可語於尋常。

2，感情　以普通一般而論，女子較男子有加倍的感情，分析言之，女子尤富於情緒與感應的。

3，意志　意志與體格知識二方很有關係，大概體格堅強與知識發達者，意志比較堅定，否則怯懦。我們知道女子體格與知識二方比較都不及男子，故女子意志多薄弱，不及男子堅強。

因此，我們知道男女對於身體與心能是有差異的，我們開始說過，教育目的是發展人的個性或展發各個的心能與身體，是男女不具同一的身體與心能，施行教育欲遂其發展個性或展發心能與身體之目的，自不能不有所分別而不能一律的，不然，徒見事倍而功半，所得不能償其所失，如斯又何貴教育為？至男女應各分別施以何種教育，此非本問題所能討論，這里不多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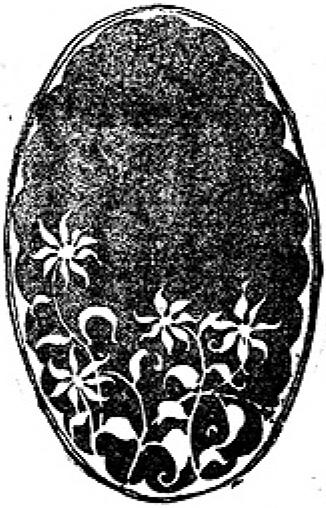
## 十

徐學文

在教育原理沒有透澈發現的時候，都以為同樣的教育，可以施於各種情形之下，於是有以為成人需要的智識，儘可充分灌輸到一個兒童的主張；到現在，這種主張不成立了。兒童的教育，是和成人截然不同的；就是一樣的兒童和成人，如在某種境遇之內，要有特殊教育的實施；這種普通的道理，我想現在了解的人一定很多，自無詳述的必要。

兩性應否施以同樣的教育這一個問題，我們自也須從考察兩性的有無差別上來解決。兩性差別最顯著的特徵，在心理方面，男性是好動而剛，女性是喜靜而柔；生理上，男性則善耐勞苦，女性反是；而且，女性一到身體各部份發育的時候(發育也較男性為早)，如其過分勞動，則對於發育上很多妨礙。其他，如男性善於運用思想；女性做些事情能夠精細而又善於記憶；這些都是差別最著之處，那麼，如果兩性歸在同樣的教育範圍裏面，不特是不合理，並且在教育的效率上，也要減少些。所以，要使兩性歸在一個教育標準裏面，能夠對於雙方面都可適應，是萬萬做不到的；不是甲方損失，便是乘乙方來犧牲，其結果總不會有圓滿的。

現在很有人主張男女同校，甚至譏女學校明明是輕視女性而冠以『女』字，以示與一般的學校有不相等之處，其用意是以兩性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制度為病，那也不得算錯。不過照男女同校的主張上推論，如其以兩性有明顯的差別來做根據，那就可知道這種主張不能完全算對；因為，有幾種學科是男生喜習的，而女生是見了生厭的，總不能強其所同啊！而且雙方個性發展的程限，又是多方面的，那能可在同一的範圍裏呢？(大學校用選科制的男女同學，是無妨的)最後，我要鄭重的說一句，是：『男子和女子，一定要受同等的教育。』



# 亡妹

徐施蘅

正値一個風雨飄搖的寒食節：灰黯的層雲，滿佈在天際，幾乎要壓下到屋簷來。風嗚咽咽地吹着，雨幽凄凄地落着，把春日皎麗的晴和，不知驅逐到什麼地方去了。平日浸潤在歡樂世界中無憂無慮的人們，也許要因此牽惹起胸中無端的愁思，發幾聲無聊的歎息。若說飽經喪亂的憂患者，又對着這樣的斷腸時節，那滿腔的舊愁宿恨，自然像春潮似的氾濫起來了。

照例，寒食節是我們紹興人上『頭年墳』的日子。住在我們近山的村落，在寒食相近的幾天，可以添許多熱鬧，四盒六盒裝着請祖宗的祭菜的擔子，成串的紙製的銀錠，燃點蠟燭用的風燈或燈籠，和許多鄉下人特為上墳者設備的竹椅轎子，都成羣結隊的紛至沓來。四野的爆竹聲，尤其放得特別響亮。可是在這寒食節日，除上述的熱鬧之外，照例又可以聽得許多從新墳旁發出來的淒涼的哭聲！

往日我正是浸潤在歡樂世界中的無憂無慮者，雖然像今天那樣的天時，也引不起我胸中的悲感；在我幼稚時代的心中，不過把上墳看做是熱鬧的事，隨後也不過當作子孫對於追念祖宗的一種儀式，從不曾在我胸中起過一回特別的波動。今年卻有了特異的變更了。此情此景，給與我有生以來未曾經歷過的難堪。——因為今天我們去上小妹

的「頭年墳，」擇了這樣的日子去幹這樣的一回事！

離家三里光景的地方，有一塊十畝大的桑地。桑樹之間，錯綜的植了矮小的茶樹。桑地邊上有一條低低的泥墻，與兩端的一個竹園分界。在這桑蔭之下盤泥壠的地方，一座新封的泥墳兀峙着。

我們坐的竹椅轎子，便停在這墳前的黃泥地上。最初觸到我眼簾的，便是矗立在坟前的一塊二尺高的石碑，碑上「徐季通先生次女世覺之墓」的一行字。我不知不覺的心中震了一下，似乎方機悟到，悟到這里便是我小妹的埋骨處！

滿畦的桑蔭，隔園的竹林，都在春帝的德澤下苗長得柔嫩碧綠。而在這春風吹拂，春雨灌洗中，越顯得他們的精神煥發。可是在風雨中間發出來的桑葉竹葉的相擊聲，却成了人間最悲哀的調子，正在與我的心絃相應和！

默默的，我心裏除了一種孤淒的意念外，沒有什麼思慮。把我的身子蜷伏在雨傘底下，坐在轎裏寂然不動。

「討厭的天氣，偏逢到清明又落雨了。」前肩那個轎夫說。

「去年不也落雨麼？不比今年還大些麼？天，像有意要在清明時節落雨似的。」後肩的回答，接着他又說：

「少爺！不出轎麼？再坐一回麼？我看雨總是那麼光景，就這樣的供一供罷。」

猛然又似乎方纔悟到，如今應該供了，應該拜了，應該燒紙錢了，成串的事從我的胸中湧現起來了。一回頭，却看見我的大妹和弟弟的兩乘轎停着，他們也沉默地不作聲，似乎在等候我首先發話。

到這墳前來的，便只是我們三個人。

照例，先祭過山神，隨後把碗碟菜都排列好了，把燈籠裏的一對小蠟燭也點燃了，因爲怕風雨打進去將火熄滅，兩邊叫兩個轎夫一手提着燈籠，一手用笠擋住風雨吹過來的那一面。我們三人便輪流拜了兩遍，增過了酒，就預備焚化帶來的紙錢。在三分鐘間做完了這一回事。我們三人依然默然！

「且等一回焚化罷！」大妹先發言。

「為什麼？」弟弟問。

「小妹吃飯向來慢的，一擺出來怎麼就收進去？」

弟弟答不出什麼話來，三個人都撐着傘在雨中立着，聽那凄凄咽咽的風聲。約摸又過了五分鐘，大家面面相覷的，覺得在這樣凄絕的空氣中間再也支持不下去。弟弟性子最急，便吩咐轎夫把紙錠燒了。我和大妹都不作聲。

在我們上轎回來以前，我們大家都不曾哭，但是大妹的眼睛特別比我們紅得利害。到家午飯的時候，我只像一塊大石縋住心的難過，悶悶地喝了幾杯酒，也不曾吃飯，覺得無可奈何的，便倒在牀上睡了。

因為喝了酒的緣故，神思便覺得迷迷惘惘，而思路反像一條線的延展開來，慘慘惻惻的只是纏繞着想這一回事。實在喝酒想排解這個排解不開的煩惱，却反而把煩惱引了起來，愈加清晰的在腦海中盤旋。

最初我想：「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生來，這樣的死去，大海裏起了一個無因的泡沫，也無因的自消了！究竟有什麼意義？小妹十三年間短促的生命，所遺留在人間的，便只有僅存的幾張照片和桑地中的泥堆罷了。誰能對於這個加以解釋呢？人間原充滿了許多不可解的事，而這玄之又玄的生死問題，尤其捉摸不來。古人說：「生寄死歸」，既有所寄，必有所歸，小妹又回歸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樣空空洞洞地自己詢問自己，又自己替自己辯解了一回，自己覺得也無意味起來，豁然叫從頭想起十四年前小妹入世之初的那一天事：

正當大清帝國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中華民國成立的前一年，轟天動地武昌起義的時候，當時我還是一個九歲的孩子，在一所我們家族所辦的學堂裏讀書。

一天，我到學堂裏去，看見我們的幾位先生，都栖栖皇皇地在那里交頭接耳的談天。一位姓陳的先生，本來是

當鬧風行的一副神氣，這一天更加嚴重難看。他的兩隻大白眼射過來，幾乎要使我全身的皮膚都顫動皺栗起來。他坐在講堂門口，看學生一個一個的進去。

上班的鐘聲響了，陳先生也走開了。我們班中的林先生却只是不來。照例，他是鐘聲一響便很快的到的。一個姓金的學生從外面進來，他對同坐的咬了一回耳朵，一剎那全講堂的人都立時張皇起來，年紀小些的竟放聲哭了。因為他看見先生在吩咐齋夫把前後門都關起來，不許放一個人進出，今天怕我們都要被關在學堂裏，不能回去了。

教室裏的秩序登時大亂，林先生倉倉忙忙地進來，却不見他帶來上班的書和點名的到班册。他走上講臺，嘈雜的聲浪便慢慢地沉寂下去。他的臉上也帶着驚怕的神色，口裏對我們說：

『靜下去，不要噪鬧！村裏恐怕有大難來了！聽說有一隊兵從城裏開拔到這里來，再從這里開拔到諸暨去。這些兵是最不講道理的，恐怕沿路要搶掠財物，傷害人畜，所以把學堂的前後門都關起來，大家不要出去，不曾帶午飯的，堂長已備好了燒餅給你們吃，你們靜靜地坐着！不要吵鬧！』

這一番話，使全講堂的學生都不寒而慄的戰抖起來。林先生出去之後，我們大家只是面面相覷地發慌，果然誰也不敢說一句話。

這樣的兩小時過去。外面忽然人聲鼎沸起來：『來了！來了！』『逃呀！逃呀！』的喊聲中，夾雜着奔逃的脚步聲！婦人的號哭聲！小孩的喊叫聲！村犬的狂吠聲！一剎那學生中的秩序又騷擾起來！全堂一百多名學生，正像被驅逐着的雞羣似的，沒頭沒腦四面亂竄。我不知怎樣，嚇到動彈不得，兩脚像被鎖練着似的放不開來，却被同坐那個大點的姓方的孩子拉了同走。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大約把全學堂的地方都走遍了，結果，我和他躲在先生的寢室裏。他叫我鑽進先生的牀底下去，自己却爬到牀上的天花板上。

我們蜷縮着屏息着，又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外面的聲音便漸漸地銷息了。方君聽見窗外的先生在吹警笛召集學

生，方纔再擊了我出去。這時候大約已午後三點鐘多了。先生說：

『現在沒有事了。大約是村中壞人放的謠言，並沒有什麼兵來。方纔有人從城裏回來說，城門口雖有兵把守，勒令進出的人翦辮子，却並沒有調動軍隊的事。現在你們都照常到講堂裏去，肚子餓的到王先生處去領燒餅。』

我終於嚇得燒餅也不要吃，到放學回來的時候，看見村裏許多人紛紛逃回來。我家六扇的大門却只開了旁邊的一扇，管門的在門口等着。

進了堂屋，剛要跨進母親的房裏去，却見面前的百葉窗都關閉了，門簾也垂下了，不免又出了一驚！—窺進去却有點黯黃的燈光。

『不要進去！』陳媽在門口攔住輕輕地說，『你母親剛纔睡了。如今你又添了一位小妹妹了。』

『外面的事情不知道麼？』我問。

『不要響，晚上也不要在你母親面前提起。』陳媽說着，又慌忙擺手。

這便是小妹到這人間來的第一天，是清宣統三年的九月初五日；也可以說是我們小小村落裏的一個紀念日。

忽然，我又憶起一件可笑的事情來了。在夏季裏，我從杭州學校裏回來度暑假，那時候小妹不過五歲，頂上一圈圓髮養得二寸來長，常常穿幾件淡綠色的對襟無領的紗衫，跑來跑去的非常好看。因為她身材長得矮小，而在同堂的姊妹中又齒序最幼，大家便都叫她小姑。母親也因此捨不得送她進學校，只是自己教她認字。

在夏日的午後，我們每每在地上鋪了席，幾個人席地坐着談笑，也常常逗小妹玩耍，教她認字。有一次，我們正高談濶論得起勁，小妹却蹺蹺地跑了過來。她問：

『大字加一點是什麼字？』

大妹告訴她是一個『犬』字，『犬』的解釋就是狗；『一犬』就是一隻狗的意思；『小犬』就是小狗的意思。

『那麼犬與狗又有什麼不同？』她又問。

這個問題我們幾個人都不能回答。她還想追問，陳媽走來抱她去洗澡了。

在晚餐的時候，她像忽然記起了一件事，含着疑慮的意思突然問母親說：『母親！怎麼大哥給狗寫一封信？難道狗也懂得說話？狗也認得字麼？』

這個奇特的發問，我們大家都怔了一怔，却又覺得非常好笑。母親忍着笑問她：『你在什麼地方看見的？』

『在大哥的書桌上。』她說完了，就把碗筷一放，從椅子上扺了下來，嘴裏含了一口飯，去拿這封給狗的信。

我們大家都含着奇異的意思等着她。弟弟先取笑我說：『你幾時給狗寫過信？你的狗朋友在那里？』

剛說完這句話，她的信也拿到了，弟弟連忙搶來一看，却把剛夾在嘴裏的菜和飯連笑帶嘔的噴了出來，噴了坐在右首的大妹一臉。母親一眼望見這信封，也不覺笑得合不攏嘴來。我便記起午後她專誠來問字的一回事，也禁不住大笑而特笑起來。大妹一壁要笑，一壁要拿手巾拭臉，一壁要和弟弟吵嘴。她睜大了兩隻小眼睛，看着我們的笑，愈弄得莫明其妙起來。却神氣儼然的正正經經地說：『不是寫給王老犬犬麼？犬不是狗麼？老犬不是老狗麼？兩個犬字不是兩隻狗麼？王老犬犬不是王家的兩隻老狗麼？』她這一串的質問，愈其使我們哄堂大笑。

原來這是我早間寫給大姨母王老太太的一封信。因爲她在桌上看見了，認不得太字，特地跑來問。不料大妹只給她解釋了一個犬字，闖了這樣的一場笑話。

母親爲她細細地解釋『犬』和『太』的意義，又用筷子醮了湯水細細地寫給她看，她纔把那張小嘴一厥，恨恨地對大妹說：『都是大姊的不是，講解得糊里糊塗的，害得我被大家笑話。』

我家的門前，有一條一丈多闊的小河，從我家的東岸渡西岸，本來要繞好些路可以過橋。因爲我們的學校設在西岸，爲謀我們家裏的學童便利起見，所以在近處敷設了一條四尺光景闊的木橋。

這座木橋既然這樣狹窄，所以西岸有人走過來，東岸要走過去的人，只得立在岸邊等走過來的人通過之後再走，以避免兩方的衝突。

一天，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家裏好些人立在門前散步，我攜着小妹，在河岸的石級附近，看人家淘晚飯的米。我們看見弟弟從學校裏出來，剛要從西岸渡到家裏。鄰家一個姓周的孩子，已先從東岸跨上了木橋，預備到學校裏去。弟弟却故意加緊一步，也迎上去把他的來路攔住。兩個人各不相讓，面對面的立在橋中爭執起來。

我勸弟弟退回西岸去，弟弟決意不肯。剛巧伯父從家裏出來看見了，問起了這一回事，預備責罰弟弟。他回頭看見小妹在這里，便對她說：

『小姑！你把學校裏的戒方拿了來。』

小姑便捨了我向學校裏走去。弟弟立在伯父面前，把頭垂下，一聲也不敢響。

等小妹把戒方拿來交給伯父的時候，伯父却帶着笑對她說：『你從什麼地方找這塊東西來？』原來是一塊很小很薄的。學校裏的先生，因爲這個不適用，不是以生學生的畏懼心，已把他棄置不用，另備更大更厚的了。

小妹沒有回答。

伯父又笑着說。『現在有兩件事情隨你選擇：其一，你把這塊戒方去掉換了來：其二，便打你三下手心。你還是願意打手心呢？還是去掉換戒方？』

小妹依舊沒有回答。把兩隻圓圓的小眼睛瞪着弟弟，却把那雙白嫩的小手慢慢地伸開去。伯父真的輕輕地打了她三下，當她把那雙小手縮回來的時候，却故意去抓她的頭皮，以顯示行若無事的神情。

這是距今四年前的冬季的事。這時她不過十歲，頭上左右各梳一支短短的小髮辮，身上常穿一件古時花的二藍寧綢的棉袍。

大哥：

許多時候你沒有信帶回家來，母親非常記罣你，我也很念你。母親說：現在廣州時局旣然不好，你還是回家來的好。若你願意在廣州做事，橫竪回來之後再可以去的。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母親每在睡的時候總對我說起你。不知你現在壯了些還是瘦了些？ 昨天我們吃老南瓜，味道很好，母親說：可惜你大哥不在家裏，他是很愛吃的。你若再不回來，要母親益發痛苦了，我也要悲傷了。

先生說我讀書很有進步，作文也比別人好，我很高興。你也替我高興麼？

田坂裏野菊花開得很茂盛，我放學之後常常去採，禮拜日也去採，現在已採了許多，預備曬乾了給你做一個枕頭，又香又軟，你一定很喜歡的。

老南瓜我已替你揀了一個大項頸的藏起來，你回來可以飽吃一頓。

你務必快快回來！

妹世覺上

這封信是先生替我改過的，但改了也不多。

因為我常常整年的流浪在外面，住在家裏的時候很少。兩三年間關於小妹的事蹟，我差不多一些也不曾知道。不過我每次回家的時候，總覺得她對於我有一種分外的親熱。而她的身材也一年比一年高起來。自從她學着寫信以來，也常常零零碎碎地寫給我幾句話，每次總給我一些感動。

上面是民國十一年秋間我在廣州的時候她給我的一通最長的信，也是一通最後的信。本來我留在廣州，沒有一定要回來的意思，不知怎麼，她的信給與了我非常劇烈的感動。我把他翻來覆去的讀了許多回，在酒綠燈紅紙醉金迷的廣州市的旅居清夜中，我常常默背這一通信而揮幾顆思親之淚，所以我終於在得信一個月之後回來了。這兩張淡湖色雛版的箋紙，箋紙上綴密而纖細的小楷，不知不覺的又在此日此時擁到我心頭眼底來。

如今摯愛的母親，撒手人天，棄我如遺；聰慧的小妹，更比母親先幾時離開我去了。有誰來關心我的肥瘠？有誰再來給我寫這樣的信呢？

悲劇的開場，在去年的五月裏，我怎忍再想，我怎敢再想！說起去年的五月，我的心頭不知不覺的緊張起來。

但是過往的清晰的事實，却緣在腦海而未能或忘。

簡單的說明一句：小妹是在去年五月初八那天死去的！她患的是可怕的猩紅熱，一起病就昏迷，沉睡，呼吸異常的急促，體溫過度的增高。中醫來灌藥，西醫來打針，都不及發生效驗。經過了三天半之後，她體溫漸漸降下去而至於寒冷僵直，呼吸漸漸緩下去而至於銷沉絕滅，她便永遠的昏迷，永遠的沉睡了！

尤其使我永不能忘的，是第二天晚上的一幕！我看着裁縫正把趕做起來的衣服摺疊起來，漆匠正在揩拭黑色長方形的大盒子，有幾個工人在包燒紙包。一切正在預備！ 左側的耳鬢裏兩支蠟燭光分外的黯淡悽慘。 到了這個時候，我能說些什麼呢？我能想些什麼呢？

晚上十一點鐘，他們把屍體面前的桌椅布幔都除下來，燭光照着板榻上挺臥着的小妹的屍體。她眼皮深深地垂下，面孔和一張白紙一樣，上唇與下唇有點離開，有些涎水從口邊滲出來。陳媽們給她穿衣服，一件一件緊緊地在札縛。我在旁邊呆呆地站着，心頭挾着一種凝情的默禱：「小妹呵！你如要復活轉來，就應該在這暮刻之間了。過此怕再沒有機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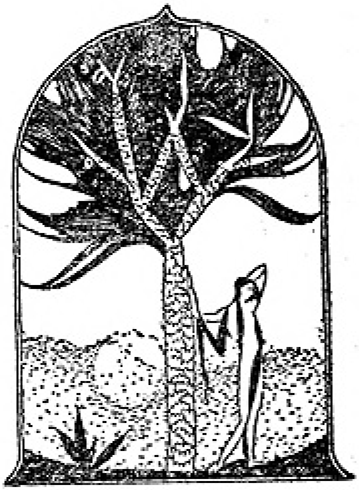
同時用力睜起了困倦萬分的雙眼，注意屍體的面部。曾經有一回，覺得屍體面部的睫毛微微地顫動，像要開展而無力開展的樣子。一種無希望的希望，在我胸中油然而生。定睛一看，却原來是眼簾昏花的錯覺。結果，我依舊看見她被納進那可怕的黑色長方形的大盒子裏。陳媽她們都嚎啕大哭，我反而一滴淚水也壓迫不出來。

這是我不幸的小妹的最後了！

閃電般的往事，一幕一幕地重新在腦府裏映演開來。我的神思縱然委頓，我的心頭却益發的逼窄起來。我委實不能自解，我將何以自解呢？

人生！人生原來不過如此！這正是雜沓的馬路中間車輪過去的一片烟塵！前面的車輪已過去了，這烟塵也自然消歇了！後面正有許許多多的車疾馳而來，也正有許許多多的烟塵隨輪而起！人生！人生原來如此！

窗外的風聲依舊蕭蕭，窗外的雨聲依舊沙沙，我又只能這樣自慰自嘲的想；但我迷糊的雙眼裏滲出來的淚水，已溼了枕邊一大片了！



# 一封未發的信

張志恭

平素和我最知己的瑷君，自從去年春間，因為他母親的死，老遠地從T埠到H鎮去奔喪之後，一直沒得他的音信。據他的同鄉M君說：『他是瘋了！他的行動，已不像從前的瑷君：目光呆定，精神恍惚。見了中年的男子，他就叫爹；見了中年的婦女，他就叫媽。有時見了些人，他就極力地詛咒，尤其是給他診病的醫生，被他侮辱得不堪。他認定他們是他的仇敵。他在家終日喃喃自語，或者做些兒童的呼聲。他的姊姊究竟是個鄉僻的女子，除了以眼淚洗面之外，想不出別的方法來救治她的弟弟。聽說病勢還一天沉重一天呢！』

這消息使我如何地憂悶啊！從T埠到H鎮有四千里的路程，須用的交通器具，有火車，海輪，江輪，小火輪，帆船，手車。從這一點，我們就可知道這旅程是如何的困難了。再加以經濟的困迫，使我覺沒有到H鎮去看他的可能。我總覺得對不住我這唯一的知己。我總替他虔誠禱祝上蒼，願他早早回復健康，做他未了的事務。如此已經經過一年了。

今年暑假，M君回家。我買了兩罐梨膏，一幅洋畫，託他帶去送給璦君，還寫了一封信，請他親手交給璦君。誰料到竟得如此一個結果呀！

M君離校一個多月了。T埠的天氣，已經比他去時加高了熱度。我悶坐在宿舍裏。從那陳舊的紗窗的小方眼中，操場上沉寂的夏午，整個兒呈現在我眼前。沒有一些微風，可以使場周的木葉拂動。如此的死寂，如此的沉悶！我飄搖的意念，又着在幾千里外我的知己璦君身上：『他究竟怎樣了？健康還能和他攜手麼？我們就不能再見了麼？——未必罷？……』湧起的思潮，使我微微覺得頭眩，竟躺在牀上預備好好休息一會。但是，心頭總是酸酸的，總睡不着。

忽然，齋夫遞進一個取快信的憑條，笑嘻嘻地說，『C先生，家裏又寄錢來了。』我也覺得有些興奮。因為有一本新出的文學書，——我所欽佩的作家著的文學書——為了手頭沒有多錢，不曾去買；現在，錢來了，不久我就可和他見面了；他給我的安慰，想來是不少的。我急忙跑到取信處，將快信憑條呈出，管理人給我以一封很厚的信。郵票上的郵戳，分明有H鎮的字樣。忽忽拆開一看，除了M君給我的信以外，還有我託他帶給璦君的一封信，和璦君的一封未發的信。M君的信上說：

……嗚呼！C君！君覩此信，或且以為將璦君之喜信而至，殊知其有大謬不然者！君之摯友璦君，蓋已於上月中旬，瘋疾不治，長辭人世矣！弟往彼家，其姊出而招待。弟當詳言君思念苦狀。伊乃唏噓以璦君此函付吾，囑轉致足下；并云此乃得諸璦君遺篋中者，足下睹此，或可稍慰思念之情。吾乃不得不肩此重任，將此噩消息傳遞於君。然而吾心痛矣！……』

啊！我不能而且不忍再往下看了。可憐的璦君，可愛的璦君，竟於母死一年後，隨着他母親的前塵，歡承色笑於虛無縹緲的死亡之鄉了！他那封未發的信，我沒有別的方法替他投遞，只有如此替他發表了。但是，我終覺對不住我唯一的知己璦君！

——C·C·一九二四，七，二六。

這就是瓊君寫而未發的一封信：——

我的母親：

昨天我從船上急忽忽地跳到岸邊，濺了一脚的水，滿望到了家裏，可以和你見面，將一個完好的兒子，呈現在他的母親之前，這是何等的一椿快事！我不顧旁人的笑話，我更顧不得自己的顛躓，（其實，我自己又那顧得了？我只靠你來保護我啊。）拖着染滿了泥污的破鞋，半瘋半癲似地從碼頭上跑到那離別了四年的家裏，那時我所希望的，只是倒在你的柔懷裏，盡量發洩我幾年來含蓄在心之深處的眼淚。假若你穿的是布衣服，我的眼淚就可算新加的花紋；假若你穿的是花緞的，那我的眼淚可以更增他的美麗。我兀自痛哭，一言不發；等你用話來安慰我，用手來撫摩我時，我又要笑孜孜地，——雖然淚珠還掛在眼角上——將我這污濁的手，輕輕地拍着你的和靄的面龐，說，『你的乖兒子不哭了！』

我心裏充滿着希望，眼裏貯滿着淚珠，來到家裏，啊，出我意料之外！滿屋陰森森地，死白的幃幔，掛在廳堂的中間，淡黃的油燭燃燒着：裊裊的灰烟從三柱香上紆徐上升，將那掛在白幔前的你的影像，遮得模胡不清。——這也許我錯怪那香烟了，因爲那時眼淚在我的眼眶裏滿佈着，并且我也有點模胡的樣子——不用再看，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啊，母親！我這幾年來蓄積的淚珠，仍然還是只有灑在那冷寞無情的地板上！

大姊聽見了我的哭聲，也從房裏哭着出來，我哭得厲害，她更哭得厲害；後來沒有法想，還是我勉强止住哭去勸她，但是勸不了兩句，我自己又哭了。本來，你不來撫慰我們，誰又能使我們不哭呢？

昨天晚上，子曾哥來提起安葬的事情，他說，『岳母生前曾說過，若是她死了，可以就埋在大哥墳墓旁邊，那邊有山有水，并且，也可和大哥永遠在一處。』他說了這話，却使我想起一個半月前在輪船上所做的一個夢：我夢見到了家，仍然和我的最親愛的你見了面，還有我那兩年前死去的大哥，也和你住在一起，我正在埋怨他！爲什麼

母親沒病，卻說病了，哄我老遠地從T埠趕到日鎮？他只是笑，你也只是笑，我真急了，你們卻擁我出來，等我再進門時，卻被門檻一絆，一交摔醒了，啊，母親！ 我記起來， 那晚上還正是你去世的日子——四月初二，啊，母親！你真來了麼？我知道你怕做兒子的不把你安葬在大哥坟前，所以特地前來給我一個暗示，唉，母親！我怎能捨得將你交給無知的木石而沒人來給你溫凊定省？我又怎捨得將你安厝在空曠的荒郊任你聽那可怕的鴟嘯猿號？子會哥說什麼入土爲安，以早行安葬爲妙，我眞氣極了！你想，一個做兒子的人將他的死了的——不，不呼吸的母親，裝在密不通風的什麼棺材裏，這已是很忍心的了；還要丟在荒山野外，邈無人烟的地方，挖下一個大土坑，將棺材埋下去，上面再堆些土石，種些草木，這豈不把他母親壓死悶死！他們還說這才是孝子，據我看，這正是大逆不道的兒子！假如他不急急地把那停息的父母裝在棺材，埋在墓穴裏，也許他們的父母有復蘇的一天，現在，卽使父母復蘇了，連身體轉側一下都不能了，還不是活活地悶死！啊！ 不幸我也做了這種大逆不道的兒子之一！ 等我到了家，你已被他們裝在毫不透氣的棺材裏，有一個多月了！我是多麼地忤逆，多麼地懊悔！我還能馬上又將你送到沒有伴侶的地方去，受那凄涼寂寞的痛苦麼？所以我終於對子會哥說，「暫時還不安葬。」但是，他不能了解我！他雖然不便多說什麼，我卻從他的神氣裏，看出他給與我的侮辱，他以我爲無知的笨伯，他以我爲呆獃的傻瓜，不能仰體親心，這個，我也沒功夫和他計較了，其實，一般人的見解都如此，計較起來，我一定是敗的，并且，你是不能幫我的忙，我還能不敗麼？所以，我還是不計較的好。

母親！你知道我素來是膽小的，聽見人家講鬼怪，我就毛髮悚然，記得有一次，王伯娘——那時她和我們是鄰居——講個大頭鬼的故事，把我嚇得哭了，只是要你將我抱着，那時我已有七歲了，身體又胖，你卻瘦弱得可憐，你那顫巍巍的手，給我拭去眼淚，說我是老鼠膽，要替我娶個貓兒做媳婦， 我仍然哭着， 大哥卻用手指刮着他的臉，似乎說娶貓兒做媳婦和怕聽鬼怪的故事是可羞的，這個情形，還像就在眼前一樣，那知道現在大哥已經死了，你也和他一同去了，只剩下我和大姊兩人！大姊的膽子也是小的，比我的還小，再聽見可怕的鬼怪故事，誰來替我

嚶鶯兒？

昨夜的月色，清明極了。你生前最愛在月下吹簫的，尤其愛帶我去聽你吹。在五年前（那時我才十三歲）一個夏夜，你帶我和大哥到庭前梧桐樹下納涼。你吹着那淒清的調兒，月亮聽了都躲到雲端裏去。大哥已經睡着了。我只是呆怔怔地，望望你，望望月色，心裏有種說不出的快感和悲感。你吹完了一曲，長嘆一聲，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說，『傻孩子，發麼怔？』我說，『我想起從前父親告訴我的一樁什麼吳市吹簫的故事。』這句話覺夠起你的傷心，嗚咽着對我說，『你父親也成了古人了！』那時我又那知道父親之死使你如此的傷心！我連忙裝着哭聲，撒嬌般說，『娘莫哭，娘哭我也要哭了！』你笑了。唉，母親！這還是五年前的事啊。今夜的月色，分外的晶瑩；而對月的人兒，卻只有一個失了母親的孩子了！

昨晚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到了兩三點鐘的時候，幽嫻的月姐兒，在院中梧桐樹的梢頭，睜着她的眼睛，從白幔縫中來窺探我。我想這也許是你，我的母親，來看顧你的孩子了。我索性掛起白幔的一角，盡量地讓月光射進來，覆蓋在我身上，可是，愈過愈冷；這我才明白，這並不是我的母親用愛火燃燒着的雙眼望着我，卻是和我一樣孤零的月兒用冷靜的眼光來窺覷我了。我連忙坐起來，朝窗外一望，似乎有人在對我招手點頭。這時除了廂房裏睡着的子曾哥的鼾聲以外，什麼聲息也沒有。我穿上鞋子，用腳尖踏着地板，一步一步輕輕地向院中走去。定睛一看，那有什麼人，招手點頭的，卻原來是風吹着的桐葉。啊，母親！我那時的失望，我那時的悲寂，怕只有你和明月才知道罷！我正自想賺回臥室去，忽然在庭院的一角，黑黝黝地有團東西在蠕動，似乎在那兒抖顫似的。啊，母親，那正是你！夜風拂動你散披着的黑髮，你的衣襟飄蕩了。啊，母親，那正是你！我趕走幾步，望前一撲，滿想將你拖住，問你為什麼不愛你的瑗兒，竟自拋棄他長逝。誰知冷冰冰的牆根，碰痛了我的頭顱；野薔薇的刺兒，錐破我的手指；我跌倒在牆邊，將那在薔薇花下酣睡着做着自得之夢的小貓兒驚醒，『媽啊』一聲，竄到別處去。

我這種舉動，將子曾哥驚醒了。他走出來，將我扶歸臥室，勸我不要過於悲傷；並且說不久是要出殯了。我還

得仔細養息一下，由殯時候事情還多着呢。母親！你想他們多可惡啊！他們恨不得馬上將你送到那荒野的地方去。儘你去受那煩悶凄涼的苦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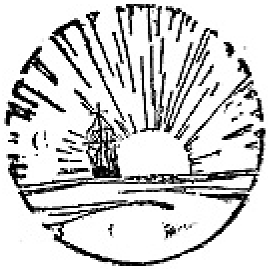
還有一樁好笑的事情，就是：今天吃午飯的時候，我只吃了半碗飯。後來聽見子曾哥和大姊說，『這麼下去，真不是個辦法。我看還是早請個醫生來看一看，服一兩帖藥，鎮鎮他的心。的確，他是悲傷得太過度。這麼下去，怕會要瘋了！大事還多的很，他是孝子，都得靠他咧。』大姊不做聲兒，只是嘆氣。母親！你想這是多麼的可笑！他們自己發瘋，要想將你一人送到一個地方，那里沒有人住，沒有房子，並且連生物的影蹤都難得看見的。我不和他們同意，（唉，母親！我怎能捨得你？我怎能和他們同意做一樁於你不利的事情？）他們却以我為瘋！本來，不說我是瘋，他們又怎能辦事呢？哼，我猜透他們的心了！什麼大事？就是兒子坑死父母！這還是孝子！不肯坑死他們的父親，就是瘋子！哼！豈不……！

子曾哥來了。他見我給你寫信，定要來阻止我的。我真怕聽他那一番殺人的忠孝的話。我還是下次再寫給你罷。分別了，我的母親！你知道你的孩子是如此地思念你麽？

你的寶寶——瓔君。

## 介紹「將來的婦女」

將來的婦女原名 "Woman of the Future" 係美國黎倫退爾 (Meta Stern Lilienthal) 所著。書分九章，從社會主義的原理說起，隨後講到在社會主義下的合理的婦女生活應該怎樣。末了是講母親的權利和義務。全書雖只四十二頁，但講得極撮要而且明顯，在要想知道將來合理的婦女地位的人，還是一冊好書。瞻小岑君的譯筆的明暢尤為難得。天津婦女日報社發行，定價兩角。



# 一對戀人

丹麥安徒生著
天賜生譯

陀螺和皮球在抽屜裏很多玩具之中靠近的住着。有一天，陀螺對皮球說：『我們已經常常住在一塊兒，爲什麼我們不做一對愛人呢？』

但是這個摩洛哥皮製造的皮球，她自以爲是一個出身非常高貴的婦人，完全不願意聽這樣的一個提議。第二天，有一個小孩——那就是這些玩具的主人——走到這抽屜裏來，他把陀螺塗上了紅的和黃的顏色，而且還在他的頭上釘了一根光亮的黃銅色的釘子；以後這陀螺旋轉起來，看去就的確很美麗了。

『看看我，』他對皮球說。『你現在對我怎樣說；爲什麼我們不配成夫婦呢？我們彼此配合起來多麼好——你會跳高，我會舞蹈。全世界上眞沒有一對更加幸福的了。』

『你這樣想麼？』皮球說，『你或者還不知道我父親和母親是摩洛哥皮，而且有西班牙的軟木在我體內！』

『是的，但我却是桃花木製造的呢，』陀螺說：『市長也曾親自轉過我；他有一個旋轉盤，他轉我時非常愉快。』

『我能相信你這話麼？』皮球問。

陀螺答道：『要是我對你說的不是實話，那麼，我可以永不再被人轉。』

『你對於你自己倒辯護得很好，』皮球說；『但我不能自由聽你的提議。我好似已同燕子定了婚。我常常飛升在空中的時候，他從巢中擧起頭來，并且說「你願意麼？」在我的心中，我已經對他說「願意」，這個差不多就同婚約一樣；不過我却定能相信永不會忘記你。』

『那對於我也沒有什麼，』陀螺說。於是他們各自分開，沒說什麼了。

第二天，這皮球被人取出去了。陀螺看着她在空中像鳥般飛得幾乎看不見的那麼高。她又飛了回來；但每

一次當她觸着地的時候，她比以前跳得更高。這一定因為她渴想着要像燕子般飛得更高些；不然，就是因為有西班牙的軟木在她體內。到了九點鐘時，這個小皮球沒有回來。小夥子很用心的找，但都沒有找着。

「我很明白她在那里，」陀螺嘆着氣。「她是在燕子的巢中，在那里舉行婚禮呢。」

那陀螺越想越覺得那皮球可愛；她不能做他的新娘，彷彿使他更加愛她。她已經選了別人，但他却不能忘記她。他旋轉着而且嗡嗡的響着，但他仍然常常想到那皮球，他想她一定長得更加美麗了。於是這樣的過了好幾年，這已經變成老愛情了，而且陀螺現在也不是年青了。

有一天，他被人包上了金；他生平實沒有這麼一半的漂亮。他現在是一個金陀螺了，他很使勁的旋轉，而且長時嗡嗡的響着。但是有一次，他躍起得太高，於是就不見了。

他們到處尋找，連地窖都找過了，但都沒有找着。他是那里去了呢？

他曾經跳入那垃圾箱，臥在菜莖，垃圾，塵埃，以及種種由屋頂上的承霤流下來的廢物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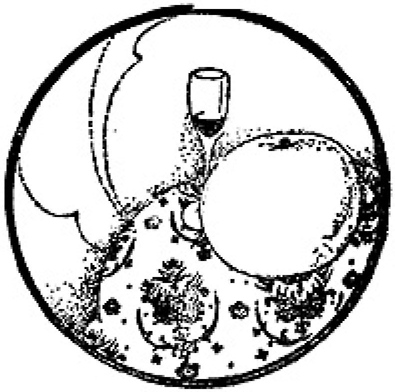
「呀，我這燦爛的全身，就要在這里損廢了！我走入這中間來是為多麼不值錢的東西。」後來他從一根在他近旁的菜莖中窺探，他看見了一個奇異的圓的東西；她一定好像蘋果一樣，但又不是。那就是一個老皮球，在這承霤內好幾年，而且已經被水浸透了。

「謝謝你的好意，這是我過去可以談話的同類的最末次了。」皮球很誠懇的看着金陀螺這麼說。「我是真的摩洛哥皮製造的，而且還是一位年青的婦人縫好的，在我的體中，并且還有西班牙的軟木；雖然現在沒有人會想到他。我本來差一點就可和燕子結婚，可是竟碰了惡運，使我墮入這承霤中。我已經在那里五年了，我現在已經浸透了！你可以想想，那是對於像我這樣的青年女子多麼可厭的地位！」

陀螺沒有回答什麼。他越想着他的老情人，而且越聽越確信這真的是她。

後來有一個女僕來倒這垃圾箱。「哈咯！」她大叫起來，「這里有一個金陀螺。」於是這陀螺就被她再帶到遊戲室裏去，并且和從前一樣很體面的使用；但是對於那個皮球，就沒有再聽見什麼了。

於是這陀螺永遠沒有談及他的老情人——這定然已經忘記。可是這也沒有什麼奇異，因為他的對象已經在承霤中五年，變得浸透，而且又是在垃圾箱中會見她。



# 木馬(續)

法國 曾安 Maxime Léry / André Paul Antoine 作

李青崖譯

## 第二幕

布景和第一幕一樣,時間是第二天的早晨。

幕啓時,場中空無一人,掛鐘已報十點,克來門從廳門上,左手拏了一雙皮鞋,右手端着一個盛了可可茶和麵包的盤子,轉身向雅格的寫字間(在場右)走。

克來門　十點了!麥歇還沒有回來!這未免不像樣子!瞧能,我幹甚麼!麥歇杜台爾住在樓上,十點了還不回來,(他仍然折回,從來處下,口中不住地咕嚕。)這可算是倒霉了!

場上仍然是空的,一會兒馬利從廳門上,手中拏的物件和克來門剛才拏的一樣,向約翰妮的臥房(在場左)走。

馬利　十點了!還沒有回來:這眞算倒霉……

約翰妮　(身穿梳裝衣,從臥房走出。)啊!馬利,麥歇一直沒有回來麼?

馬利　還沒有,馬丹。

約翰妮　(露出着急的樣子)唉!

馬利　您不用可可茶麼？

約翰妮　不用……誰說？擱在我臥房裏罷！

馬利　是的，馬丹．

（她走入臥房，房門仍然開着．）

約翰妮　我父親醒了麼？

馬利　（在臥房裏）我不知道，馬丹．

（馬利走出臥房，克來門上．）

約翰妮　啊，克來門，是你！廚娘來了麼？

克來門　剛才來的，馬丹．

約翰妮　她在那兒預備午飯麼？

克來門　我已經拿馬丹給我的菜單交給她了．

約翰妮　好；地窖裏有酒麼？

克來門　不多．

約翰妮　怎樣，不多麼？

克來門　不多，并且已經酸了．

約翰妮　你喝過麼？

克來門　哦！沒有喝過這種．

約翰妮　你去叫人到酒行裏取一些來罷！你難道要等到他只剩下一瓶的時候麼？你總不知道立刻照着我吩咐你的話去做，這眞是奇怪！你叫人立刻送來罷．

克來門　您要布戈梟酒或者波爾多酒？

約翰妮　兩種都要．

克來門　是．

約翰妮　每種酒無論紅的白的都要一些．今天早晨，你好像在雲裏霧裏呀！……這兒有雪茄菸和紙菸麼？

克來門　應當還剩下一些，可是我不知道的確．

約翰妮　你不抽菸，對麼？那麼，你去考查明白，并且將他預備好．

克來門　是，馬丹．

約翰妮　我的父親已經起來了麼？

克來門　哦！是的！馬丹！他老人家并且用過早點了！

約翰妮　麥歇還沒有回來麼？

克來門　還沒有，馬丹．（約翰妮露焦灼的樣子．）馬丹，您若急就錯了，麥歇在一兩秒鐘之內，一定回來．麥歇還不知道麥歇杜台爾已經在這兒．……

約翰妮　應當趕緊設法告訴他，你懂得麼？

克來門　我可以給他打個電話……

約翰妮　打到那兒？

克來門　我不知道，但是您可以拿這個算在我身上。

（她下）

克來門　（獨自走到電話前，遲疑一下，隨後摘下話筒。）——阿羅……二百二十四號……是的……這是緊急的事……謝謝……謝謝您，馬麥塞爾（註一）。……（他向各處慌張地聽了一下。）阿羅……馬丹倪貝爾麼？她老人家本人麼……是的，馬丹，我是克來門。……您諒恕我，但我有一件要事找麥歇，并且……您說甚麼……怎樣？他不在那兒麼？麥歇不在馬丹府上麼？啊！壞了！怎樣？您整整地等他一夜麼？……是的，馬丹，他昨天夜晚和平常一般地出去……沒有，馬丹，麥歇沒有回來……那麼我以為……您應當別着急……大概到俱樂部去了……我不知道……是的，馬丹，只等麥歇一回來……決不錯誤，是的，馬丹，……（他掛上話筒。）我知道弄糟了！

約翰妮　（馬利正和她同上。）馬利，銀橙面在後面的碗櫃內裏，桌布飯巾在壁櫥內裏……您拿點兒花，擱在花棚下面……預備之後，卽刻來告訴我！我還得聽一下。（向克來門）你已經知會了麥歇麼？

克來門　已經知會！沒有知會！

約翰妮　到底是已經，還是沒有？

克來門　是已經。

約翰妮　他在那兒？

克來門　他不在我找過的地方。那兒沒有人看見他。

約翰妮　哦！哦！哦！

克來門　您很有點心焦的樣子。

約翰妮　哼！有點兒！他平常甚麼時候回來？

克來門　沒有一定時候，不過向來總在這個時候回來。

約翰妮　昨天他對你甚麼也沒有說？

克來門　沒有，馬丹。

約翰妮　他一直沒有電話來麼？

克來門　沒有，馬丹。

約翰妮　我看他要來當這個麻煩的差事了！幾點鐘了？

克來門　十點一刻。

約翰妮　這眞氣壞人！卽使簡直不回家，在他也是做得到的事！

克來門　哦！馬丹，他一定回家，不過差幾點鐘罷。

約翰妮　倘若他這樣做，我……

克來門　請您別擔憂。

約翰妮　我這一輩子看不見他了。你趕緊給他預備洗澡水，要等他一回家，就可以洗澡。……

克來門　我就去。

(麥歇杜台爾身穿便服，脚着便鞋，從廳門上。)

杜台爾　早安，我的小女兒。

約翰妮　早安，爸爸。

杜台爾　你睡得安穩麼？

約翰妮　這句話是應當由我們向你問的。

杜台爾　我麼？我睡的安穩得和傻子一樣，和野老鼠一樣，和國王一樣，我的脾氣幷不厭忌換牀。

約翰妮　你用了可可茶麼？

杜台爾　用了，克來門剛才把茶拿上樓來。……你昨晚吃的龍蝦，已經消化了麼？

約翰妮　我費了點事，才將他尅制。

杜台爾　我早已料到這事，你的神情有點像乏了似的。但是依然是漂亮的。……雅格起來了麼？

約翰妮　(連聲咳嗽)……

杜台爾　我問雅格起來沒有？

約翰妮　沒有，沒有。

杜台爾　怎樣他還沒有起來？

約翰妮　他回得很晚。……

杜台爾　等會兒罷，我去叫他醒來。

(他轉身向臥房走。)

約翰妮　(很活潑地。)不要這樣，爸爸。

杜台爾　爲甚麼？

約翰妮　(依然很活潑地。)他已經醒了！

杜台爾　那麼，這并不關緊要。我可以和他握手。

(他向臥室走了一兩步。)

約翰妮　不要這樣，爸爸！……他正在……他正在澡盆裏……他正在洗澡房裏……他正洗澡呀！……這時只有十點鐘，你知道麼？

杜台爾　那麼，我讓他浸在水裏罷。……(他坐下。)等一會我再見他。

約翰妮　一定，你要看報麼？克來門就來拿給你。

杜台爾　你不想想我從前兌那戈到這兒來看報麼？……前面是你的花園麼？

約翰妮　是的呀！

杜台爾　奇怪，……特別，……我們可以說是一座未曾開闢的森林……這是杜爾斯的派頭麼？……你的園丁是個甚麼東西？

約翰妮　是一個偶爾到這兒來瞧瞧的老頭兒，他叫做我們的老爺兒。

杜台爾　他姓甚麼？

約翰妮　他姓『我們的』。

杜台爾　他真是不對，不應當姓這樣一個姓！……啊，那兒是寫字間麼？

約翰妮　是的。

杜台爾　我能够去看看麼？

約翰妮　（活潑地。）不能，爸爸。他們正在打掃屋子，等會兒罷，……你趕緊去換衣，我們千萬不要弄得很遲才吃午飯！

杜台爾　唉！眞湊巧！你們起得遲！（他回轉身體走動。）但是午飯吃得很早。

約翰妮　對呀！……你願意讓我去換衣麼？請你給我半個鐘頭，在半個鐘頭以後，我就穿戴停當了，雅格也就可以見人了……這時，你自己也沒有預備好！你不穿皮鞋麼？不著禮服麼？……你洗了面麼？

杜台爾　怎樣？問我洗了面麼？你瞧，這是個問題，我自然已經洗了面；那麼，這時我面上一定是有點骯髒的樣子！（他下。）

約翰妮　（獨自發言。）上帝！上帝！我們往那兒走呢？

馬利　（入廳）我已經把飯廳擺飾好了。您願意去瞧瞧麼？

約翰妮　一會兒！克來門到那兒去了？

馬利　他在地窖裏，馬丹，他剛才離開麥歇。

約翰妮　（不禁跳了起來。）他在那兒麼？

馬利　麥歇麼！這是麥歇杜台爾。

約翰妮　唉！是的……唉！這結局一定不好，您來給我穿戴罷！

（她們都走入臥房，場中空了一會，隨後走廊中發出一陣說話之聲，於是雅格走進廳來，克來門在後跟着，接住雅格所脫下的外套和帽子。）

雅格　（繼續說他在走欄內所說而未完的話。）他是昨晚到的麼？

克來門　是的，麥歇。

雅格　一切都順手麼？

克來門　是的，麥歇。

雅格　馬丹呢？

克來門　馬丹假貝爾麼？

雅格　馬丹呀！不是馬丹假貝爾。

克來門　請您恕我！唉！可憐！馬丹已經有些着急了！

雅格　（露出注意的樣子。）唉！

克來門　馬丹假貝爾也是……她來過一次電話。

雅格　（露出淡然的樣子。）哦！

克來門　她叫我向您說昨晚等候您。

雅格　我知道。

克來門　在電話裏，她彷彿有點不大樂意。……

雅格　是的，那麼馬丹重新用了她的臥房麼？

克來門　是的，麥歇。

雅格　她所短少的東西，你都注意了麼？

克來門　說到馬丹身上，您儘管放心！

雅格　很好！我的洗澡水呢？

克來門　已經用好了？

雅格　怎樣？

克來門　已經備好了，……馬丹叫我端整好的。

雅格　哦，這是馬丹，她……

克來門　是的，麥歇。

雅格　很好，很好！午飯呢？說罷。

克來門　馬丹已經吩咐了。

雅格　很好，很好，很好……你將我那全套的灰色衣褲清理出來。

克來門　那套舊的麼？

雅格　不是，那套新的。

克來門　是的，麥歇。……（他向廳門走了幾步。）哦，我忘了，馬丹假貝爾請您給她打電話。……

雅格　行，等一會能，去能！……

（克來門下，雅格一人立着，向廳中各處瞧了一個圈子，陡然他發見約翰妮的綢腰帶搭在圍椅靠背上，便慢慢向前走去，拿着這絲織物撫弄不已。隨後覺得這腰子，因為約翰妮的回來，才露出復活的光彩，於是立刻向她的臥房跑，剛好觸到臥房門的挽手，約翰妮已從臥房走出；她已經穿戴齊整了。）

約翰妮　您居然回來了！

雅格　早安，約翰妮(他和她握手。)

約翰妮　我已經……有點着急了。

雅格　為甚麼？

約翰妮　我們聽罷，我父親已經到了這兒了！您還做夢麼？

雅格　您給我說過是十點鐘，現在正是十點，我並沒有遲到。(歇了一會。)您這條長裙，真是漂亮。

約翰妮　謝謝您，您真是週到，總而言之，要緊的事，就是要您在這兒。

雅格　這是要緊的條件，……睡得好麼？

約翰妮　很好！

雅格　不覺得十分不慣麼？

約翰妮　剛好是那個樣兒。……我可不問您昨晚是否睡得安穩。

雅格　很安穩。

約翰妮　克來門想必已經告訴您，說我父親……

雅格　是的，我回得很晚……政治宴會……他……他好麼？

約翰妮　您說誰？

雅格　令尊。

約翰妮　很好，謝謝您，他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變。

雅格　他今晚就走麼？

約翰妮　幸虧是這樣！倘若這齣戲要延長兩天，我寧可把一切都招了！

雅格　不一定罷？

約翰妮　我竟到了這種地步。

雅格　已經這樣麼？

約翰妮　唉！我求您，不要開玩笑了！

雅格　我不開玩笑。

約翰妮　那就更好，我簡直不願開玩笑。

雅格　我也不願。

約翰妮　等會大家不用談這件事。

雅格　見鬼！我們應當拿點哲學觀念來推論。

約翰妮　這是應當要的！

雅格　否則價值在那兒呢？

約翰妮　(懇摯地)您有道理。

雅格　他一點兒也不動疑麼？

約翰妮　我已經告訴您說是「不」，趕緊去換衣裳罷。

雅格　我自己給自己搬弄戲法。

（他走入寫字間，他本來拿這間屋子同時作他獨宿的臥房。）

約翰妮　我們大概永不能走到盡頭！

克來門　（上）誰說，一定可以，馬丹呀！

約翰妮　我沒有給你說話！

克來門　請馬丹恕我，我以為……

約翰妮　你手裏拿的甚麼？

克來門　您叫我買來的紙菸。

約翰妮　擱在那兒罷！午飯已經進行麼？

克來門　從從容容的進行，馬丹。

約翰妮　為甚麼要從從容容？那麼大概沒有齊備？他們等甚麼？我看甚麼也用不着等。但是我問你：『他們等甚麼？』

克來門　馬丹，現在還不到十一點。

約翰妮　不錯！我不知道我說的話；我有點頭疼呀！拿點頭痛丸子給我；不必，這不會拖延多久。

克來門　那就最好，馬丹因為……這兒沒有這件東西！

約翰妮　這也叫我詫異！

克來門　您要冷水浸過的布去清醒頭腦麼？

約翰妮　唉！不用。我見了冷的就怕。

克來門　熱水浸過的何如？

約翰妮　不用，我見了熱的也怕。

克來門　那麼？

約翰妮　因為我睡得不安，就是這個原故！你去拿銀檯面擦一擦罷，他眞非擦不可了！

克來門　哦！

約翰妮　我給您說實在話……

克來門　我去做。

（他隨卽下。約翰妮一人在場上，正預備坐下；但是電話的鈴聲大作。）

約翰妮　（憤憤地）甚麼又來了？（她摘下話筒。）阿羅！……是的，是這兒。……那一位在那兒？……馬丹佩貝爾麼？……不對，馬丹，……不對，……不對，馬丹，……我到底一點也不知道，馬丹呀！……我給您說，我一點也不知道！……請您讓我安靜一下子罷！（她掛下話筒。）這眞是惹氣，人家在自己家中，連十分鐘的安靜日子也不能得到！

克來門 (上)馬丹按動叫人鈴麼？

約翰妮 沒有，那是電話的鈴子響……隨他去罷，我已經回過了。

克來門 是的，好。(他瞧着約翰妮。)

約翰妮 你何以要瞧着我？你不認識我麼？

克來門 請馬丹恕我，但是……

約翰妮 但是……但是甚麼？

克來門 但是馬丹的頭髮，已經有點兒散了……

約翰妮 這個絲毫沒有緊要的關係……去罷，克來門。

克來門 (走向寫字間門口。)麥歐在這兒。

(雅格由寫字間入廳，克來門隨卽走入寫字間。)

約翰妮 (機械地整理髮鬢。)您已經穿着端正了麼？

雅格 是的呀！

約翰妮 這算是一個過場！

雅格 上帝……幸而……有人來過電話麼？

約翰妮 是的。

雅格 給您的麼？

約翰妮 不是，給您的。您不在這兒，我便將話筒掛上了。

雅格 您做得不錯。無論……總而言之，我想說……并且，他們還要給我來電話。

約翰妮 一定的，他們還要給您來電話。

雅格 (露出不大自在的神情，隨手在小圓桌上拿了盛紙菸的盒子。)您讓我抽菸麼？

約翰妮 請您抽罷。

雅格 (打開盒子。)自然和平常一樣，永不會有紙菸。

約翰妮 有，不過是擱在壁爐的擱几上罷。

雅格 謝謝您，克來門居然也有一回想到這一點。(他取了一枝紙菸吸着。)

約翰妮 對呀，他甚麼都想到了，克來門！

(大家緘默了一會。)

雅格 好天氣，眞是清朗，您說怎樣？

約翰妮 對呀，這就是大家可以公認的好天氣，眞是清朗，您說怎樣？(她說完笑了一下。)

雅格 甚麼事情使您發笑？

約翰妮 就是您。

雅格 有趣！但是爲甚麼？

約翰妮 不要做這個樣子，并且您得明白，先頭并不是

她……

雅格 我不懂。

約翰妮 先頭幷不是馬丹俄貝爾給您來電話。

雅格 我不懂。

約翰妮 那麼，當作我甚麼也沒有說罷。

雅格 唉！對不住，約翰妮，您已經說過了，幷且眞是甚麼也沒有，到底在我和她的中間，可以說是甚麼也沒有。

約翰妮 但是這絲毫沒有緊要的關係。

雅格 這個在我却關緊要。馬丹俄貝爾是一個逸趣橫生的女子，她家中我也來往，不過我不願……

約翰妮 (微笑)不要將您自己弄乏了罷。

雅格 但是這眞奇談，您聽，倘若我是她的情人，我一定知道！

約翰妮 好！我麼，我知道這件事，您是她的情人，我現在把這件事使您知道！

雅格 這種讒謗是爲甚麼？我再向您聲明一回，這個婦人目前不是我的情婦，幷且以前也沒有做過我的情婦，以後更永不會做的。

約翰妮 爲甚麼您用這樣的勁兒辯護您自己？

雅格 唉！您永遠還是這老脾氣！

約翰妮 就是說？

雅格 就是說您倘若老是這樣幹，您給自己製造一種奇特的未來境界。

約翰妮 請您不用管未來境界罷，……尤其是我的！

雅格 唉！未來境界並不在問題之中，過去的也不必管。

約翰妮 我正希望這個。

雅格 (憤憤地，)不過，請您許我向您承認我把您因爲鄙棄這婦人所生的怨恨解釋錯了。

約翰妮 (動了怒容。) 但是我幷不鄙棄她，您眞是可笑！

雅格 謝謝您。

約翰妮 然而您不這樣地希望，因爲您從前很高高興興地將您的戰利品瞞住我，——幷且用了很巧妙的手段，——使我對於她們不盡地喜悅，向您道賀，並且給她們贈送花枝！

雅格 這個幷不成問題！

約翰妮　這才是有福氣！

雅格　您聽！成功了！我們又走到那個辦不到的爭論裏來了！

約翰妮　辦不到的。

雅格　可笑的。

約翰妮　可笑的。

雅格　兩口子中間的。

約翰妮　（很憤怒地。）我等會就向我父親說，并且我不爭論，我最恨爭論，不過因爲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請您許我向您說，自從昨晚，您的舉動是一種在無意識的境界裏的麻木東西呀！

雅格　恕我！

約翰妮　麻木！怎樣！您瞧見我完全在着急和裝假的境界中呀！……

雅格　您的外貌，很像鎮靜似的。

約翰妮　等我說完罷。在這種着手布置的焦急時候，您不來幫助我，鼓勵我，陪伴我一回，使您能够將您給我的痛苦減輕一點，卻反想出一個法子，使我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和一個可怕的早晨！并且，不僅您昨天夜晚沒有回來，——這層是您的自由，我卻知道，——今天又這時才到，而且連一個假的道歉的樣子也沒有！卻只空空洞洞地恭維我的長裙！這眞是您發誓，使我將爲您留在心上而您沒有勞的辦法的幻象減輕一些呀！

雅格　唉！慢着！倘若您沒有睡得安穩，約翰妮，那只好請您自己負責！這一層我向您發誓，我有權可以說這話！并且倘若能够使您平氣，我可以告訴您：我昨天夜晚也是叫苦連天的；然而責任卻不在我！

約翰妮　哦！那麽誰呢？

雅格　您。

約翰妮　我麽？……怎麽是我麽……

雅格　您昨天乾脆地火速地催我出去，我覺得您的地位是很困難的，那時挺身自薦給您誠意幫忙，這心事我到夜半依然這樣存着。您卻由於固執己見，將主意打錯，爲您這是何等失計！不過千萬不用怪旁人！您可沒有我這樣合法而從容地顯出來的權。但是無論怎樣，我卻誰也不肯責備，請您思量思量罷！您這時正和隕星一般，撲通一下子掉在我的新生活裏，您將我

的心眼兒都搖動了•……

約翰妮　您的心眼兒眞漂亮！

雅格　他是他的樣子！您將我的生活都擾亂了！

約翰妮　您的生活眞漂亮！

雅格　他是他的樣子！

約翰妮　唉！爲着要求您服這種義務，我眞費了事！

雅格　但是我很願意向您服這種義務，約翰妮，請您相信我，我很願意！……雖然我眞的很害怕那過去時代給我留下的懊悔……

約翰妮　倘若您念到這層，那麼您就在這時推卸這種義務，也還不遲呀！

雅格　只要能合尊意！

約翰妮　第二回永沒有人再幹了！

雅格　唉！約翰妮！(電話鈴聲又作•)唉！眞麻煩！旁人眞應當使我淸靜一會兒！(他摘下話筒，陡然又擱在圓桌上面•)我在家中簡直想靜坐十來分鐘也做不到，眞是要命的事！

約翰妮　(低聲•)留心點，我父親來了！

雅格　那麼，我們接着幹下去麼？

約翰妮　自然•

雅格　肅靜•

(麥歇杜台爾從廳門上，衣裳整潔，神情欣然•)

雅格　(奔向杜台爾跟前•)——哦！您來了！您果然來了！

杜台爾　你……

雅格　怎樣好？您眞是康健！約翰妮，你聽，這話對麼？你和他老人家親了頰麼？

杜台爾　自然•我的雅格，早安•

雅格　您又到這兒來了！

杜台爾　好像有這一會事！

雅格　您打算久住麼？

杜台爾　比久住還得久些！

雅格　唉！這眞難得！(他頗露窘態，立時停頓住•)哦，……有甚麼新聞？

杜台爾　這是應當問你們的事！

雅格　哦！我們，這眞是……

約翰妮　我們差不多沒有有興趣的事•

杜台爾　誰說沒有，誰說沒有；你們都走到我這兒來，

使我看見你們成雙配對！約翰妮，拿你頭給我瞧瞧罷！哼，不大十分出色，對麽？你操心過度了！你們告訴我：你們都很舒服麽？

約翰妮 是的！你瞧見呀！

雅格 （同時，）是的！你瞧見呀！

杜台爾 很好，很好，這眞快樂！這是罕見的事！我倉卒之間到這兒來，眞沒有運氣。

雅格 是的，您以爲我那宴會……

杜台爾 你那宴會，至少應當是暢快的。

雅格 是的。

杜台爾 你們有多少人？

雅格 四個。

杜台爾 都在這兒麽？

雅格 是的。

杜台爾 這不是個宴會，只算得是一餐夜飯罷。

雅格 這是一個宴會。這……

杜台爾 （向着約翰妮。）——他回得很晚麽？

約翰妮 不算晚。

杜台爾 幾點鐘回來的呢？

約翰妮 兩點鐘回來的。

雅格 （同時。）四點鐘回來的。

杜台爾 甚麽！甚麽！

約翰妮 四點鐘回來的。

雅格 （同時。）兩點鐘回來的。

杜台爾 你們聽罷！……你們兩口子商量妥當再說罷！幾點鐘回來的？

雅格 （瞧了約翰妮一下。）三點鐘回來的。

約翰妮 也好，這算是商量妥當了。

杜台爾 你們兩口子有點怎樣？你們彷彿都有點糊裏糊塗的樣子！

雅格 一點也不！

杜台爾 這就最好！我麽，我是歡天喜地的。竟有兩年沒有看見自家的親人了，這眞算長久了，眞算太長久了！雅格，你瞧，我不知道何以你隨她將頭髮剪掉一些。

約翰妮 他不能反對。

杜台爾 瞧罷！……她眞是敢作敢爲。

雅格 很能敢作敢爲。

約翰妮　這是由爸爸傳給我的．

杜台爾　雅格，你也隨她幹麼？

雅格　非這樣不行……

約翰妮　哦！男子漢不是見天都是易容說話的．

雅格　不用這樣說！我一直照着你所說的做．

杜台爾　你們在杜爾斯怎樣消遣呢？你們不到外面去麼？你們時常出去麼？

約翰妮　兩件都來．

杜台爾　嘿！

雅格　這是要看情形的事．

杜台爾　哦！是的麼？

約翰妮　我們那天還到巴黎去了一趟．

雅格　坐汽車去的．

杜台爾　哦！巴黎麼！那個有趣別墅，還存在麼？你們住在那兒呢？（歇了一回．）那兒……甚麼？你們忘記了麼？

約翰妮　（低聲向雅格）住在麗夾旅館．

雅格　沒有忘記，住在麗夾旅館．

杜台爾　我的孩子們，說罷！這幷不辱沒了你們！

雅格　不．

約翰妮　一定不．

杜台爾　你們原日歇脚的小房子，已經辭掉了麼？

雅格　辭掉了，他於我們幷沒多大用處．

杜台爾　可惜，那屋子真算精緻．

約翰妮　旅館要省事些．

雅格　我們可以不用僕人，一逕跑到旅館．

杜台爾　正和兩個情人相似．

約翰妮　是的．

雅格　（向約翰妮靠近一點，她向旁退讓．）是的．

杜台爾　朋友，那個老年看門的還在那兒麼？

雅格　還在那兒．

約翰妮　他很強健！他轉了少年！

杜台爾　有人告訴我，說他已經死了．

雅格　沒有能？

約翰妮　我不曾知道．

雅格　可憐的漢子！

約翰妮　這也許是的，仔細一想．

杜台爾　你們既然半月以前還看見他，這就是沒有死．

約翰妮　哦！你知道，我們那回曾經聽見一個看門的！

雅格　這不是那一個。

約翰妮　一個看門的，總算是一個看門的。

雅格　穿了旅館的制服，我們總分不清楚。

杜台爾　對呀，……那兒一直是快樂的麼？我猜到你們一定和前回一樣，還做了些瘋頭瘋腦的事情！你們記得麼？上帝，你們眞是孩子氣！

雅格　（又向約翰妮鞠去。）那是我們正是少年時代。

約翰妮　（繼續退讓。）眞正久遠的。

雅格　你可以不說罷！

杜台爾　這就是昨天呀！你們自己想想罷！倘若你們像我在尙兌那戈住了兩年，又當怎樣！……好，我們談到正經事情罷！這個我還不曾向你們提起！孩子們，我不轉去了，我已經將商業結束！尙兌那戈的事業，算是完了；我現在有了六十五歲，可以安靜地活着呀！那麼，可以在巴黎住住呀！這樣一來，我可以有你們倆在我身邊！

約翰妮　不見得完全完了。

杜台爾　爲甚麼？到底完全完了。

雅格　我簡直不懂。

杜台爾　誰說！看看雅格差不多要被舉爲衆議員了。

雅格　還沒有。

約翰妮　這是靠不住的。

杜台爾　這可以保險，十一成裏有十成靠得住。

雅格　上帝聽見了您的話。

杜台爾　他甚麼話都聽見的。等到雅格到了衆議院的時候，你們便非住巴黎不可，這件事我已預料；我可以就給你們找一所和我的住宅相近的住宅。

約翰妮　但是……

雅格　這是一個有場面的意思，不過……

杜台爾　不過甚麼？

雅格　沒有甚麼。

杜台爾　好！……你們知道你們這兒的窠巢是令人留戀的麼？將來你們離開這兒，一定有點捨不得。不錯，你們從前不是有一隻狗麼？

約翰妮　是的，那隻顧西。

杜台爾　是的，顧西，他到那兒去了？

約翰妮　他在……

雅格　他到獸醫家中去了，他感冒了風寒．

約翰妮　他受了狗類的感冒！

杜台爾　可憐的畜生！……我寄獻你們那些小的磁人．你們那個小的家神依然存在麼？

雅格　依然存在．

杜台爾　他的樣兒眞有意思．……這是個吉利的東西．你們知道麼？

雅格　(將身子向約翰妮移近)我很相信．

約翰妮　(依然避開．)我懂得這個．(歇了一會．)爸爸，你講！

杜台爾　甚麼？

約翰妮　昨天誰向你的女兒說：『我的小女孩子，我從印度帶了一個……』

杜台爾　我忘了！我就去拿來．

約翰妮　爸爸，這是我說笑話的．

杜台爾　你不用走開！這正是我打開箱子的時候！

約翰妮　我央求你！

杜台爾　我立刻就來！(他下．)

約翰妮　你相信他甚麼也沒有瞧見麼？

雅格　到底沒有．

約翰妮　我們能夠做到底麼？

雅格　我們總得做去．

約翰妮　仰仗仰仗，這是您的公道，您眞是了不得：一種天才，一種自然．

雅格　眞的麼？

約翰妮　一種鎮靜的本事！您很有自信的決心！我眞佩服，不過還覺得有點麻煩，我已經乏了．

雅格　我懂得您的巧妙，一個字眼，一個手式，您都要留心，這是一種甚麼練習．

約翰妮　這又應當起頭再演了！

雅格　您以爲這比您想的還要結實點兒麼？

約翰妮　對呀．

雅格　您是否不及昨天勇敢？

約翰妮　我比昨天乏些．

雅格　那麼我們把甚麼都招了罷．

約翰妮　您一點也不盤算！您是否還不及我的勇敢，雅格，您說．

雅格　大概我是比較容易感覺一點．

約翰妮　您知道一些甚麼？
雅格　您既然這樣勇敢，幫助我一下子罷！我們要使我們互相得到相愛的印象，就不能各人躲在各人的角兒裏。
約翰妮　但是您叫我怎樣辦？
雅格　拿點魄力出來，在從前的紀念裏搜索就得了！您瞧，每次我向您跟前移動，您總向廳子的那頭退讓。
約翰妮　沒有罷？我記不清楚了，您可知道！
雅格　一年以來，您從沒有這樣做過！何以今天又這樣罷！慢着，留心點，令尊來了。快點，約翰妮，努力罷！（他抱着她接吻。）
約翰妮　對呀！
雅格　你看得明白，這并不是那樣可怕的！
約翰妮　您覺得麼？
（杜台爾上。）
杜台爾　這才算是好！我可以讓你們單獨地待着！你們知道利用你們的光陰呀！
雅格　自然！
杜台爾　拿去罷，約翰妮，這是你的圍巾！你高興麼？我們瞧瞧你披了這個是怎樣的？
約翰妮　和印度女人似的！這圍巾真是出色，雅格，你說怎樣？
雅格　說不盡的美！
杜台爾　我想問你要點東西，和你交換。
約翰妮　甚麼？
杜台爾　我很想做外祖父。
約翰妮　立刻，爸爸……
杜台爾　我很想看得見你們的孩子；到現在，你們結婚十年了。
雅格　九年。
約翰妮　不是的，雅格，爸爸說得不錯，十年，其中有一年，您大概忘記了。
杜台爾　你連你甚麼年代娶親都忘記了！光陰在舒服境界裏，自然過得很快。……總而言之，我責成你給我一個外孫。
約翰妮　自然呀，爸爸，……星期日早上……
（克來門上。）
克來門　麥歇，哦！（他連忙縮住，并且笑嘻嘻地瞧着

約翰妮．）

約翰妮　這真好看，克來門，對麼？

克來門　我很想信，彷彿是珂羅板印的！

杜台爾　（笑容滿面．）他還是他的老樣子！

雅格　甚麼事情，克來門？我有點不懂！

克來門　請您恕我，……這兒有封寄給麥歇的信……還有人立候回音．……這是麥歇雷士內寫的．

雅格　又來了麼？（向杜台爾．）您許我看這信麼？

克來門　（不知不覺地．）請看就得了！……請您恕我．

（克來門下．）

杜台爾　看罷，不用客氣．

雅格　（將信讀完．）唉！

杜台爾　有甚麼事？

約翰妮　有甚麼緊急的事麼？

雅格　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一個當事人，一個好好先生．昨天夜晚，他異常高興，他頭上長了角了．

杜台爾　誰說，甚麼話！

約翰妮　這是個好的自然現象！

雅格　然而今天他才知道沒有這回事！

杜台爾　為甚麼？

約翰妮　他沒有運氣！

雅格　這是他寫給我的信，他說：『先生，請您將訴訟停止進行．我妻子已經把實在的情形給我說了：她是沒有罪的．我拿她當現行犯，是我弄錯了．這事使她很難受，她不肯恕我，并且要求離婚，我應當討饒乞恕麼？』您對於這事說應當怎樣辦？

杜台爾　他說得有理，這個漢子．

約翰妮　這是個混蛋．

杜台爾　他照着你說的做麼？

雅格　是的，倘若我勸他照本人的意思做．

杜台爾　勸她饒了他罷．他拚命只想這樣做，并且，這種事情總是這樣結局．

雅格　倘若我勸他離婚呢？

杜台爾　你一定將這主顧斷送．

約翰妮　倘若他日後遭了不幸呢？

杜台爾　這就差不多是要說話的時候．他的妻子常常像漢子麼？

雅格　儘力的像……

杜台爾　既是這樣情形，就不要緊。（瞧約翰妮。）你的意思是怎樣的？

約翰妮　我糊糊塗塗聽着你們說話！你們拿這事當作不要緊的，我却以爲是很重要的。

杜台爾　倘若是病人殘疾或者不幸的人，才算重要，此外的！……說來也眞奇怪，無論在那一個家庭，總有笑話，唉！你們才可以誇口說你們的家庭是個例外，這眞令人喜悅！雅格，現在我却要誇奬你了！我把你最近著的那本書讀完了。

約翰妮　是那本名叫拆夥的麽？

杜台爾　是的。這書寫得很靈巧，寫得很好。也許稍微帶點摹仿，稍許有點特別，但是合全體而言，眞是妙不可言！約翰妮，可不是麽？

約翰妮　我的地位很不便說話。

杜台爾　然而不妨發表你的意見！

約翰妮　這是可以注意的一本書。

雅格　請您不用這樣說罷。

杜台爾　何必謙虛，實際說來，你眞謙虛。這是誰？

雅格　怎樣這是誰？

杜台爾　是的，你所描寫的人，你都認識麽？他們因爲那些實在事情，不免害怕，你都是用的活着的人麽？

雅格　不然，這都是揑造出來的。

杜台爾　這就更好了。旁人一定弄不淸楚。這本書當我看着的時候眞使我關心，我曾經親眼目擊這樣一件事，但是這女子至今還存在。

約翰妮　誰？

杜台爾　你的表妹魯意絲。

約翰妮　她又怎樣？

杜台爾　她正和你書上的那女主人一般，鬧了一場笑話；她不曾放鬆，他的丈夫和一個女戲子略有關係；她便鬧得天翻地覆，末尾便回到娘家去了。

約翰妮　這在那兒？

杜台爾　在尙兌那戈。你瞧，這算是乖巧麽？

約翰妮　我不覺得她做得怎樣牢！

杜台爾　哦！可不用再說了！她垂着眼淚回家，她鬧了一陣，使大家都厭她了。半月之後，她只有一個『重行轉去』的意思。她眞算可笑。

約翰妮　爲甚麽。

杜台爾　一個婦人丟掉她的丈夫，總是一件沒有盤算清楚的事。

約翰妮　即令他像女人，也是一樣麼？

杜台爾　即令他像女人，這也沒有甚麼要緊，倘若夫婦分離，就不然了，并且每人到了後來儘管他們都裝出毫不抱歉的神氣，然而各人實際都有點抱歉，我用了辯才折服了她，使她饒了她的丈夫。

約翰妮　你這樣做了麼，爸爸？

杜台爾　我，爸爸，這件事我可以誇口。

雅格　她饒了他麼？

杜台爾　自然！否則這就太傻了！

約翰妮　我并不覺得。

杜台爾　你沒有在她的境界，她却死心塌地要這樣；并且她丈夫也是如此的。

約翰妮　這就可以見得她丈夫的錯處并不大。

杜台爾　他想盡了三十六計免解錯處！

雅格　（向着約翰妮。）有錯的人本來不多。

杜台爾　一個人時常欺負他的妻子，不能算是怪事。

雅格　是的，不能。

杜台爾　你，我的孩子，你不是當局的人。（向着約翰妮。）你們瞧瞧，在戀愛事情裏，驕傲是一種傻氣，至情是一種礙手礙脚的東西，無論何人到了這個裏面就糊塗了。

約翰妮　在這個裏面，道德最合宜。

杜台爾　道德也和旁的物件一樣有價值。

雅格　道德比旁的物件的價值大得多。

杜台爾　道德這一件東西，就是大家爲自己而選擇的。

約翰妮　對呀！這件事使我煩悶。

杜台爾　我的孩子，你這脾氣和你母親的一樣，你母親是一個富於感情而聰明渾厚的人……她常說一個人愛了那一個，便能常常原諒他。……她從前很愛我。

（克來門上。）

約翰妮　克來門，又有甚麼事情麼？

克來門　外面有一個想和麥歇講話的客。

約翰妮　誰呀！

雅格　大家應當讓我安靜一會兒。我算是沒有在家！

克來門　麥歇，我已經這樣說過，但是這一個客一定要見您。

雅格　爲甚麼？

克來門　這個客知道麥歇在家，并且知道這是很的確的，所以非見您不可。

雅格　我在這兒會親戚！甚麼人我也不見。

克來門　這句話我也說過，我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雅格　這究竟是誰？

克來門　這是……

雅格　誰？你說罷！這兒并沒有甚麼秘密，你說罷！

克來門　麥歇，這就是馬丹俄貝爾。

（雅格和約翰妮都露出驚訝的樣子。）

雅格 約翰妮（同時。）哦！

杜台爾　這就是在告貝那地方開綢緞鋪子的俄貝爾老闆的妻子麼？

約翰妮　是的，就是他的寡婦。

雅格　我不見她，你說我已經出去了。

（克來門下。）

杜台爾（向約翰妮）然則俄貝爾老闆已經死了。

雅格　他死了有一年了，他的病就是流行性的感冒症。

杜台爾　這個眞可憐，我認識他的父親，……你們認識他的妻子麼？

雅格　泛泛地認識，就是爲些訴訟事情……

約翰妮　雅格很關心她的利益。

杜台爾　這個我很相信，大概這是一件很麻煩的承襲遺產的問題。

雅格　很有點麻煩。

杜台爾　她應當很有一些悲痛……她的美貌，和外間所傳的相同麼？

約翰妮（很活潑地。）異常地美！

雅格　異常地美，是的，倘若大家定要這樣說。

約翰妮（乾脆地。）不然，雅格，她本來生得很漂亮。您也斷不會說抗議的話！

雅格　我并不說抗議的話。

約翰妮　畢竟她是很討歡喜的……

雅格　對呀！她很有一點嫵媚的態度。

約翰妮　雅格，您不用說不公道的話，我，我覺得她很美貌。

雅格　無論如何，旁人總找不到指摘她的地方……

約翰妮　我到底沒有指摘她呀！

雅格　我并沒有說您指摘了她！

杜台爾　孩子們，你們還是有一點不甚和洽的樣子。你們難道還沒有把你們的吵嘴的日子過完麼？

約翰妮　雅格永遠和我的意思相反！

杜台爾　這是一定的事！然而仔細看來，你們的意見還是一致的，這是我的議論使你們吵嘴！你們願意大家接個吻，使這件事情完結麼？

約翰妮　爸爸，到底不要……

杜台爾　誰說，趕緊做罷。（雅格和約翰妮，二人的嘴唇，略略接觸了一下。）這個太沒有勁了，總要加點勁兒才好！并且你們可以不用再賭氣了。（他們便互相抱着接吻。）約翰妮，你還吃醋麼？

約翰妮　上帝！雅格這人，我太知道淸楚了！

杜台爾　（向着雅格。）你咧？

雅格　我太過信我的妻子了！

（克來門上。）

克來門　這位女客非見麥歇不可，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她說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雅格　（露出忍不住發怒的樣子。）你願意說我出去了麼！一個人說自己沒有在家，旁人就應當懂得！去罷，克來門，你說我出去了！

克來門　是的，麥歇。

（約翰妮下。）

杜台爾　你瞧，就會會他罷！這個你不過費了五分鐘的時間，可以不必爲得我妨害你的事。

雅格　不必，不必，不必，我請您不用這樣說。

（馬丹俄貝爾上，她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容貌很美，面上略帶靑色，神情頗露矜持，旁人一見，就知道她費了大勁使自家鎮靜。克來門呆呆地在一旁瞧着，隨後悄悄地下。）

馬丹俄貝爾　（她不曾瞧見杜台爾，只向着雅格。）好麼！從今天早起，我給您打了三次電話，可是老沒有回信，所以我才勉強走進這屋子，您不怪我麼？

雅格　馬丹，請您許我給您介紹我的岳父麥歇杜台爾，他是從印度回來的……（杜台爾立了起來。）這位馬丹俄貝爾，是我的長主顧……

馬丹俄貝爾　（頗露驚慌樣子，向杜台爾鞠躬）麥歇……

杜台爾　馬丹，這件湊巧的事情，眞使我高興，我正和

我女兒談您的事……

雅格　對呀．

杜台爾　這就是剛才的事．

馬丹俄貝爾　（臉上頓然失色．）令嫒也在這兒麼？

雅格　是的．

杜台爾　我的孩子們新近從鄉下過來．他們將您所最傷心的失偶的事告訴我了．

馬丹俄貝爾　我謝謝您．

杜台爾　倘若我早知道這事，馬丹，我至少也應當慰唁您，但是我從前住得太遠了；您知道令尊和我是兩個至友麼？麥歇俄貝爾在兩三歲的時候，我常常將他抱在膝頭上坐着．

馬丹俄貝爾　（隨意向椅子上一望．）我很被您這篇話感動．

（克來門上．）

克來門　（低聲向雅格．）麥歇願意過來一會兒麼？

雅格　不行，要等一會兒．

杜台爾　這有甚麼要緊，你去罷，我在這兒陪伴馬丹俄貝爾罷．

雅格　你答應麼？兩三秒鐘，我立刻就走過來．（雅格下．）

杜台爾　我不願意提起您的傷心的事，親愛的孩子，請你許我這樣稱呼你，……我知道這種難度的光陰，大家以為這是永遠不能忘的，大家心中焦燥，大家時常哭泣，但是這就是人世的生活！我們應當奮鬬！傷心的事，自然一步一步的沉寂了，將來您看，甚麼都磨滅掉了．……

馬丹俄貝爾　不行！唉！甚麼也不行！

杜台爾　我說這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在這個時候，您不相信……但是後來，您自然會相信……（歇了一會．）您沒有兒女麼？

馬丹俄貝爾　沒有．

杜台爾　在一方面說，這却很好，在別一方面說，兒女自然是一種倚靠，也是一種在世上活着的理由……那麼，您是孤苦伶仃的麼？

馬丹俄貝爾　（咽着嗓子，露出要哭的神情．）是的．

杜台爾　我知道這個當然是很艱苦……您還在靑年時代，也很美貌，您可以另外組織您的新生活．……

馬丹俄貝爾　我不相信有這事。

杜台爾　一個人總不應當自行灰心！無論如何，倘若我能够給您出力，請您吩咐就得了，我總盡力給您去辦。

馬丹俄貝爾　麥歇，眞的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向您說。

杜台爾　您甚麼也不用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我知道我的女壻經管防護您的利益，這些事情，都已經放在一雙好手腕裏了。

馬丹俄貝爾　是的。

杜台爾　他還不進來！

馬丹俄貝爾　唉！請您不用去打攪他罷！

杜台爾　他一心注意在他搬家的事體上面。

馬丹俄貝爾　他搬家的事體麼？

杜台爾　對呀！我的女兒和女壻都要到巴黎去住家了。這是一件剛才打定主意的事。唉，然而雅格一定不會因爲這個把您的事情丟開。

馬丹俄貝爾　這樣快就搬家。……

杜台爾　這個主意早已在空氣中飄蕩了多時，不過他們剛才方行決定。我要替他們找一所和我的住宅相近的小住宅，在我這個年紀，這是一種格外小心的辦法。

馬丹俄貝爾　大概……（她立了起來。）

杜台爾　請您想想罷，在他們倆，巴黎是一個夢想中的城市。他們現在都在很喜悅的境界裏。（馬丹俄貝爾露出很不自在的樣子。）您到底有些怎樣，您不大舒服麼？

馬丹俄貝爾　（她重新坐下，并且靠在椅子背上。）這沒有甚麼要緊，不過有點頭暈，……我向來有這個毛病，……已經好了……好了，甚麼都過去了，……新鮮的空氣使我恢復了原狀。

杜台爾　我去把雅格找了過來。

馬丹俄貝爾　（很堅決地。）請您不用去，費心，隨他去罷，……不過，您願意給他說……給他說我就要動身……明天……我就要出一趟遠門，……在動身以前……我不能和他再會……并且請他不要忘記……您願意給他說麼？請他不要忘記……

杜台爾　請您放心，不用着急，我一會兒就給他說……請您把這件事情算在我身上。

（杜台爾扶着她下，不久雅格上。）

雅格　我對您不住，……怎樣，他們都走了！約翰妮，您在那兒！（約翰妮上。）這個樣子眞沒有辦法！

約翰妮　這也許還有更糟的時候！

雅格　令尊把我們送在一種不可支持的地位上面！

約翰妮　我們應當給他把這個黑幕揭開！

雅格　我們連一分鐘都不要耽誤！

約翰妮　這是唯一無二的辦法。

（杜台爾上。）

杜台爾　啊，你們已經在這兒！先頭你們在那兒去了？

約翰妮　（摩拳擦掌露出勇氣。）爸爸，我應該給你說，……聽罷……

杜台爾　我也有，孩子，我應該和雅格說幾句話，并且我要先講，因爲倘若我這時不講，一會兒又要忘了。聽罷，你那個女主顧要我告訴你，說她就要出門去了。

雅格　怎樣，她出門去麼？

杜台爾　我不知道她要到那兒去，不過說是時候很久，她請你替她格外留心她的承襲遺產的事件。

雅格　她的承襲遺產的事件麼？

杜台爾　千萬不要疎忽了這件事，沒有旁的了。約翰妮，現在輪到你了，你有甚麼話說？

約翰妮　（離開所站的地位。）我……我不知道了，爸爸，雅格剛才……

（克來門立在廳子門口。）

克來門　午飯已經伺候好了，請罷。

雅格　（露出忸怩的神情。）這是一件很複雜的故事。

杜台爾　快樂的麼？

雅格　哦！不是的。

杜台爾　那麼，等會兒，喫了午飯再說罷。不快樂的故事，把我的胃口都要變壞了，并且我很餓了。上桌去罷。（向着約翰妮）你給我們辦了一頓好吃的午飯麼？

約翰妮　我盡力照着我能够做的做。

杜台爾　我們去賞識賞識罷。……走罷，年輕的在頭裏走罷！（約翰妮和雅格，都同小孩子一般服從他的命令。）

克來門　（牽住了杜台爾的袖子。）麥歇……

杜台爾　（重新向廳子中間走了幾步。）甚麼事？

克來門　還不對勁。

杜台爾　那兒？

克來門　這兒，這兒很不對勁，這兒！

杜台爾　那一個很不對勁？

克來門　這兒的兩口子，麥歇。

杜台爾　哦！這兩口子很不對勁麽？

克來門　是的，麥歇。……（他長嘆一聲，歇了一會。）

杜台爾　昏蛋，我早已知道：我就是爲這件事情到這兒來！

克來門　哦！麥歇已經知道。

杜台爾　走罷，你在前面走……

克來門　那麽，麥歇……

杜台爾　你在前面走罷，我給你說。（克來門走向前面。）你不用說了。

（杜台爾將克來門向前一推，於是兩人都走出廳門，下。）

幕下　第二幕完

（註一）馬參悉爾(Mamzelle)爲馬德蒙哇悉(Mademoiselle)之簡稱，對於未嫁的女子，都用這稱呼，其意義較小姐二字爲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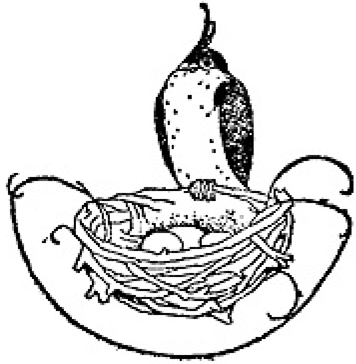
## 戰時的春夜

莎拉蒂絲黛兒作　馬蕭蕭譯

我感覺到春是遼遠，在遼遠了！
紅芽和小葉衰弱得噴不出香氣來。
唉！春怎能會來呢！
到一個幽恨的世界，
深深的幽恨？

太陽向北轉去，日子也長起來了。
星兒又閃爍地發亮，
但怎能使流光遲緩呢？
因爲有人兒在戰，
仍舊是在戰？

地上的草兒是醒着，
浪波般湧起來卽刻又退下去了。
但怎能使他有心兒？
搖顫在墓上，
新新的坟墓上？



# 婦女衛生新論（續）

英國莎麗勃女士著
昇逕譯

## 第五篇　嬰孩時代的母親

### 第一章　幼孩的保護

母親管理小孩的職務，可以照年齡分作三期來講。幼年期，是指出牙的時候到滿兩年爲止，初等學校生活開始於滿足五歲。這時期家庭對於兒童的管理和注意必須給以後的教育安放下一個安全的基礎。

**幼年期**

關於嬰孩早期的看護上的必要，出牙，和早先幾個月的疾病，在前幾章已經詳細說過。現在所要說的是生產時健全小孩的性質，和這等性質隨時逐漸改變的情形。

健康的嬰兒生下來的時候，平均重量是六磅半到七磅，身長約十八到二十吋。男小孩平均比女的略重，略長。男女孩最大的區別在男孩的頭比較的巨大堅硬。雖然上列的重量和身長在普通的嬰兒都是這樣，但足月而生的健全的嬰兒也有重只五磅的；九磅十磅的也常有，偶然竟有重十四磅的。有的說美洲有一個嬰兒，生下來竟有十八磅之重！但須記得，從前有過一個例，是說一個六個月的小孩有這樣的重量，所以上面說的故事或不確，否則也是獨一無二的。

新生的健康的嬰兒皮膚作可喜的嫩紅色，因脂肪很發達的緣故，并且運動很活潑。眼睛是光亮的，頭髮的長短和顏色不一定，身上雖常常被有絨毛，但十分強健的嬰兒，身上毫毛極少。生下來的時候，嬰兒皮上被有一種油質名 vernix caseosa， 第一次洗浴前，用溫熱的上等阿立布油靡擦全身使他去掉，如果有少許遺留是無害的，不要過於靡擦，使柔嫩的皮膚受刺激。

嬰兒長足的特證除前面所說的外，還有指甲和趾甲的長足。足月的嬰兒指甲和趾甲必已長至指端，或者有時稍微突出。出生的時候，眼睛雖然開着而且發亮，但似乎沒有視力的； 他並不能凝視物體， 大概早先的時候，并很亮的光也是不看見的。但是視力的發達很快，經過一個時期，猶如成人在雙眼望遠鏡中觀物一般，見物漸漸明瞭起來，後來小孩漸能伸手去觸或去握在前面的物件，可以證明已經看得很明白了。聽官的發達也是這樣， 雖然聽覺是生來已有， 但入後乃愈強而變爲有用。在最初的時候，他是不能辨別聲音的，大概只用臭覺去辨認他的母親。 經過一個時期之後， 聽力漸發明確，等到他能辨別某種聲音和某種外貌相關，和別的某種聲音和別人的動作有影響，這時他已顯然有知識發育起來了。

觀察兒童的發育，最早是 ah 的聲音，隨後從這主音上加上輔音， 而發 ma-ma, pa-pa, na-na, da-da 的音。各種民族的嬰兒，初始發音都是這樣的，正如小孩的眼睛當初都是天青色，頭髮都作淡黃一樣。隨後嬰兒的發音漸多，許多別的子音母音都加添了。他的知識的發達正如發音能力一樣快，到嬰兒期末有一定意義的短句已經會得構造。有些小孩說話很遲，如果到三歲遲不能明白的說，大概他在某方面總有些什麼缺乏的地方了，因此遂發生應否用什麼方法，去幫助他的發育的問題。人的嬰兒在初生出來的時候是十分無助的；四肢雖然能活潑的運動，但自己顯然沒有叫他們怎樣運動的能力，有意的動作非到數個月以後不發育。小孩用手握物動作爲早。小孩兩脚拖着爬地，坐，或用手移進身子，和向着母親或保姆伸張兩手，這種動作比兩腿的有意的這些動作大約見於第六或七個月間。其次他便能扶了桌子，椅子，臥床，或人的手而立起來了。輕小的，然而健康的小孩，大約到第十個月便會得走。身體重大，尤

其是頭很發達巨大的小孩，則要逾三或四個月。我們應當記得，初生時小孩的頭和全體比例，竟佔四分之一，雖然後來比例略減，但畢竟在幼兒期中終是頭重腳輕，因此人類的嬰兒的會走很慢了。

嬰孩的知道快樂和高興是很早的，到第三個月便能發出快樂的笑了。從這時以後，知識的曙光極快的增進，很小的嬰孩便能習知母親的情態了。她的賞讚或譴責已能辨別，如果母親施得適當，小孩便很快的變爲順從。愛賞讚和責任感在養成小孩愛純潔上是很重要的。這小生命不久他的膀胱和大腸的感覺，能够因便器移近及聞母親唱出從用力的聲音而生影響，因爲他模擬母親唱出的聲音，遂助膀胱和大腸的官能使糞或尿排出。有違拗的事，母親常是要斥責的，或者用姿形表出，或者發出不和善的聲音；無論皺皺眉頭或出惡聲，落在這易教的幼孩裏都要模擬的，而且會得仿作的。

在這嬰兒時期中，係包括初次出牙期在內的，兩個下門牙，大約在第七個月間卽綻露出來，兩個上門牙跟着很快的也出來了。隔若干時後，兩側的門牙也出來了，常常下面的比上面先出。第一臼齒生於將近足歲的時候，再過許多時候，犬齒也生出來了，這大約在十五個月和十八個月之間，約到兩足歲而二十個乳齒完全出生了。

在嬰兒期中，食物，衣服，習練，和睡眠必須漸漸改進。

我們須記得，嬰兒到第六個月便能飲純乳，從這時以後，更可放心地加一點粉食品。專供嬰兒用的良好的食品是很多。可以分爲兩類：(一)供強健的嬰兒，能够消化某定量的炭水化物的，如賽爾利漢爾公司 (Sarvory & Moore)，愛蘭漢百利公司 (Allen & Hanbury) 製的食品，和尼夫食品 (Neave's Food)，立奇食品 (Ridge's Food)，美林食品 (Mellin Food) 及其他：(二) 是預備給消化力在普通以下的嬰兒用的，他們的食品，非已經預先多少消化過不可。屬於這一類的爲本格爾食品 (Benger's Food) 和各種百布頓消化過的牛乳和食品。

到臼齒生出後，中午一餐可略加添一些食品。每週間可食煑得極嫩的鷄蛋二次或三次，別的日子則分吃肉汁，煮爛的馬鈴薯，大米，西米，麵包，或烤過的麵包。喫煑熟的菓果，去皮和核的葡萄，橘汁可以得到必

需的植物性鹽；牛乳做的濾漉的布丁是極完全的常食，在常要便祕的小孩每天可加一茶匙的格里西林或蜜汁以代糖是很好的。許多著名醫生說小孩一週歲後便可喫切的極細的肉，嫩雞，或魚；但加食這些食品，在小孩有什麼利益却並無明證。

到小孩能够獨自行動，他的衣服便應用短的了；這是眞的，小孩等到會爬，衣服宜短，不絆住兩腿，能免小孩許多傾跌。這時衣服的一般要義，是在全體能够遮蔽，溫暖足够，而且十分便利；所要注意的，便是衣服切勿太小，或束縛太緊，以致小孩不便活動。從六個月到二歲間的小孩的帽子必須額上能蔽日光，以護眼睛，又很柔軟，可以臥倒草地上並無妨礙爲宜。軟的棉料或絲質做的帽子正可合用。

到小孩要戲嬉的時候，睡眠的時候漸漸減少，活動的力量却增加，但夜間十二個鐘頭，日間兩三點鐘的睡眠仍屬必要。如果使他何時睡眠，十分有規則，他自能習慣按時睡熟。如果先洗浴而後喫夜飯，則可在六時洗浴，到七時或較早他便可去睡了；如果他能一直睡到早上七時，那就好好的得一夜的安息。最好等母親去睡的時候給他撒尿一次，否則便要遺尿牀上。因睡着不舒服，他就不能安眠。多數小孩撒尿後不消數分鐘便又睡熟，如果一時不睡，可給他飲熱牛乳少許，飲後取軟布醮硼酸洗液，將口內拭淨。有些小孩是醒的很早的，這時也即須給他撒尿。有的撒尿後再會睡熟，有的則不再睡了，但必須教他靜靜的睡在搖籃裏，切勿抱到母親或看護者的床上去。

嬰兒自己常常充足的運動的，在清醒的時候他不絕的活動，使筋肉得到發達起來的機會。只是嬰孩却不能自己去找新鮮的空氣。所以在夏天的時候，應該給他睡在戶外，待他將要睡熟的時候，便給他睡在有帳篷的小兒車裏，醒的時候，則任他在不滲水的布片上滾來滾去的玩耍。

### 二歲到五歲的小孩

到乳齒出齊止爲嬰兒期，這時是二歲。學校年齡定於第五個誕生日(即足五歲)。小孩在這時性情已呈現早期兒童的狀態了。早兒童期是很重要的一個時期，但不幸這時候是常被忽視。母親和看護者常這樣想，嬰兒是必須不間斷的注意他的，等到小孩能走，會說話，可以不必十分注意了。

在事實上，人的一生中間，沒有別的時期比此時更需注意的，在幼童時代，筋肉活動發達過於智慧的活動，而指導他們的行動的，却賴智慧。人類小孩的特點卽在於此；卽他必須經過數年的經驗，纔能得學知避免有害和危險的事物——在別種動物的幼兒則早已本能的能够知道了；因此小孩很容易招致危險，但她對於他的責任，不特要費力而且敏察，更要同情，耐心，如果忽略這一層，她的別的天賦才能也減少價值了。

這必須記得，幼兒是極喜歡試驗的，所以他常把各種東西牽到口裏去，這時如不十分注意，很容易招到危險。又幼孩如不經過試驗，他必不能辨別快的鋼刀和鈍的銀刀，所以試驗是需要的，但如不去看管他，於小孩是不安全的。在事實上，一個健康的幼兒，在二歲到五歲間，確是需一人的工作去管他，但一個大人專管一個小孩，時間很是不經濟，所以如不是一個育兒室中有數個小孩，則不如將這一個孩兒做到幼稚院中去。

幼兒的腦是異常活動的，雖然在前說過，理智這時尚未發育，知覺和記憶却發達的很快。所以幼兒，未過五足歲，不宜教以整段的功課。他只宜習練他的觀察力；先可給他辨認各種鮮艷的顏色和名稱。等到稍長，可以叫他分別各色的羊毛，和絲或棉所染的各種顏色。幼孩極喜歡圖畫，但必須選擇單純，有藝術意味而顏色美麗的。滑稽的和怪異的圖畫可否給幼孩看，這還是一個問題，但可怕的或粗俗的不宜給他看，則已確實無疑。這時可以教以花的部份和果實的名字及聖書上和通行文學上的故事，這樣，可以啓發心思，增強記憶。短而容易的詩歌，他能牢記不忘的，只是不要照平常的字義教他去學習，因爲小孩這時是不能明白了解的去記憶的。

在幼兒期的後半，教以對己和對人的責任是極有價值的。這時學知利他，堅忍等行爲也比後來容易，并且專一，崇敬，愛神的感情也已經起來，對於後來的生活當然是很有影響的。

母親和看護者如果不誠實，意見浮動不定，是要負極大的責任的。因爲她們如果這樣，兒童也必將這樣，她們是次代男女人們的引導者。父母和管理人最重要的，必須立一張時間表，又對於僕役和小孩必須嚴守時刻。在極早的時候，必須使小孩學知合理的喫食物是能

夠使心身強壯的．食品必須單簡，然而須適合而夠喫．除却喫飯的時候，家內的人都不宜喫餅乾，水果或糖果．必須知道，飯後消化作用的繼續進行，平均要三小時，并且胃必須休息若干時，再消化下次的飯食．又必須知道，平時有食物進到胃內，也能引起消化．但要知道點心入胃，猶如正在指導參觀團觀看寺院或別的地方的時候，來了一個無關係的客人，如果匆忙地用着不完全的注意去招待他，對於那班參觀者必定怠慢了．

這是真的，許多醫生常說，早晨後，可給小孩一杯牛乳或肉汁喫，但這時間必須正在早餐和中飯的中間，或者因小孩不能好好的喫早餐，則加食那些．糖果一類的東西終是有礙消化的，并且多數糖果不適於小孩喫，就是喫適宜的也必須在喫飯之後，切勿平時亂喫．

### 夜間遺尿

小孩方到二歲的時候，夜間遺尿是不很令人注意的．遺尿本是嬰兒的常事，雖然謹慎的母親須早便教小孩以清潔的習慣了；她也知道，在出牙期內，小孩是很容易遺尿的．但不幸有許多例，遺尿不特在幼童期，簡直到青年期還是這樣，有的竟直到成長期．對於這種苦惱的事必須速速努力糾正他．大概可以睡三四個鐘頭後，喚醒他，叫他小便．有些人並不是三四小時便須撒尿，他每夜只解一次，解的時候也差不多有一定的．壞習慣的養成，在安樂，教育，和個人的用場上都有關係，救濟的最好方法，是大人進坐兩三夜，伺察他遺尿在什麼時候，等到察出他遺尿的時刻，便可到這時候喚他醒來小便，以免惡習慣的養成．在較大的小孩，知道他遺尿的時間後，可以教他聽鬧鐘起來小便，但必須注意，如小孩一次不聽鬧鐘的報告，懶得不肯起來，以後這方法便無用了．如果見家常的治療法無效，那麼必須就醫生診察，經他查驗過局部和小便之後，自有適當方法治療．許多治男小孩的遺尿必須割去包皮．如果有這種需要，必須將包皮割開，因爲這習慣養成是非常不便利的．

### 五到十歲間的小孩

兒童到這時期已開始受學校教育，飛開父母的巢了．這時候小兒心身兩方面的發育極快，必須謹慎留意，弗使他過於疲倦．就閒暇階級說，這時最好是接續講授，但漸漸加難，有變化，和更有趣的事，不必受正式的教課，直到滿足七歲爲止．若在貧苦人家，小孩到這時期，最好即進學校

去。因爲他們的母親總是很忙，沒有多大時間能注意管理她們的孩子。在小孩還在可受尋常教育之前，對於心身兩方面必須先加意啓發他。但是常言道，一個大人管理一兩個小孩，便是三個，也是經濟太靡費，因爲一人管更多的小孩，用這點心力也平易的管理得下的，所以這時不如送入學校去。又一個小孩，無論貧富，獨自一人，則各種相互的訓練，快樂的遊戲的機會，養成好習慣的刺激原因也都失却了。

到了這第三年齡期的末了，知識的工作應當開始了。記憶力這時很強，如記憶臘丁文，希臘文，算術公式，這時最相宜，可以教授了。但教授必須逐步進行，切勿到疲倦爲止，又到這時對於感覺和筋肉已可作有統系的鍛鍊，各種球戲可以慢慢的加入運動中。眼睛必須教他能够仔細，確實的觀察，方法可用淺盤盛物三枚到二十枚，給小孩觀看一或兩分鐘，卽行移開，隨後叫他說出盤內有物幾件。另一種練習是用鉛筆畫幾種物形，或者如數學式子，或樹葉果子及常用的家具都可，看後叫他說出來。

必須詳細知道，雖然眼睛到十歲發達完全，但手和指與眼睛的微細的協作，却還未發達完善。所以這時細字還不宜讀，小書也不便用，細巧的縫紐，細物，織物都不相宜。練習眼與手的細巧的協作必須漸漸而來，如果細巧工作叫他做得大緊，小孩便近視而且駝背。這時的小孩坐和立的姿勢必須注意。兒童寫字的時候常好亂塗，又喜歡將面孔帖近紙張，有時將頭臥在左臂上。在讀書的時候則將頭靠在兩手上。這種姿勢能變成駝背和前胸平坦而不發育。將頭側在一邊，那是更壞，因常能使脊柱不正直而曲向一邊。立的時候，兒童喜歡用獨足支持體重，又一隻腳則斜着，並不用力。這種姿勢也當糾正，因爲如此習慣，能使脊柱和骨盤發育不正，這在女子是很有害的。

這時期的兒童，不得接連授課到數小時之久，卽一種功課連續一小時也太長。可用簡單的體操立在桌旁運動手足身體，在早上，至少須往園內或遊戲場中去走一趟。課堂換空氣的時候，他們可習練體操。

這時期的衣服和較大的男孩或女孩的衣服相像。除內衣，長襪，和戶內的便利的短衣外，出外的時候，遇需要時，可加穿一件外套。

這時候的體操可以比較的有統系一點，捨笨而單調的步伐很不適用，但爲了自然研究上的行走，却是有用而且愉快的。此外，於普通的體操法外，可以加分組的運動（如踢球之類）和舞蹈。如有領小孩的人領着，平常出去行走，固然不必受拘束。只要她是負責而且管理好的，即使她並不受過相當的知識和有過經驗，行走總是能使小孩安適愉快的。但如領小孩的是一個不可靠的少婦，當她和人閒談，或到公園則自己只顧看小說，或向着店舖的窗戶凝視的時候，小孩便每每要失却照顧了。如果小孩不能得到別種的運動，母親應當自己領小孩走走，如果這是不可能，那麼須僱用一個可靠的和多受過教育的女子，領着數個小孩，每天玩耍或行走幾小時。這樣的女子，在法國和意國稱爲 trotteuse。

這時期的兒童必須多睡眠，在當初，二十四小時中須睡十二小時，落後逐漸減少一些，但將到十歲，就牀的時間仍然不得在晚上七時以後。

## 第二章　病中的小孩

病中的幼兒是很可憐的。年紀愈小，疾病也愈和他接近。他又不能用言語表出他的苦惱，即稍大的兒童，對於怎樣不快也說不明白，有痛處也指不明白的。譬如大腿關節的病，他常會說是膝關痛；肺炎，胃痛常說不徵候；腐齒作痛常以爲頭痛，身熱和疲勞會得覺得是腦中不快。

小孩因爲不會說出病狀，所以病小孩必須請極精細的醫生診查。看護人和母親必須注意他的面色，瞳孔大小，視線是否平正，眼球有無異常輪轉等。檢查口和喉嚨極重要；看護婦可以面對窗門坐了，小孩的背貼住她的胸前抱着，幷須管住他的兩手，以防亂動。母親或醫生即立在他的面前看他，如小孩已稍大，幷且是聽話的，只要告他將口張開，本無困難，如果太小，怕慌，不肯張開，只要用指向牙齒後方插入，或用手將拇指和食指擠壓面頰的上下顎的關鍵處，口自張開。再用壓舌或用調羹柄壓住舌頭，口腔，喉和舌便可明白視察了。這時醫生自己必須閉口，否則喉嚨的各種疾病容易傳染到自己的。小孩的唾液切勿沾到自己的眼，面，或口內去。查驗喉嚨在小孩是很不快的，應當待各部診察完了之後檢查。

病小孩診斷的時候，必須脫去全身衣服，這時育兒室內須生火，衣服脫掉後，卽用本來蓋在身上的溫熱的氈子裹在身上。袒開胸前時卽數明他的呼吸數，大約平常一分鐘是二十到二十四呼吸。心跳的快慢，可按腕部或以手按在胸部左邊而知道。嬰兒的脈搏大概一分鐘爲一百二十跳，年紀漸大，跳得漸慢，到青年期已和成人相似，一分鐘只跳七十或八十跳了。但是這是很會變化的，不特能隨年齡而變，卽身體情形有變化和情緒激發時也會發生變化的。暫時的多跳十或甚至二十跳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否則便却是重要了。

體溫和脈搏不同，他不隨年齡變化，從出生到終老總是這樣。正常的溫度爲華氏表九十八度另四分。降低到略過九十八度，生活力略形沉鬱，高過九十九度便是發熱。卽在病中，溫度的變化限度也很小；降低二或二度半(卽降到九十六度)，便呈衰竭的危險狀態，高到一〇五度是不常有的，如果只管這樣不退，便危險了。一〇八度高的異常溫度在有些病中會得暫時遇到，但總是少有的。

在成人中，量體溫常在腋下或口內，只是在嬰兒和小孩，這方法不適用。小孩的腋窩很淺，熱度不準確，如將體溫表放在口內，則有咬碎的危險。所以最好是將表含水銀的一端放入肛門內，這時可將小孩側臥着。只是必須知道，大腸的溫度通常比體面要高一度。

除查察呼吸和脈搏之外，還有身上有無變色或生紅疹，身體的形狀和動作也必須考察，如腹脹大，硬固，不動，或者會得是腹膜炎，衰竭和有幾種腦病，腹部是會陷入的。臀部，肛門及陰部都須細心觀察，四肢有無運動不便處也應注意。

小孩的大小便也必須檢登，從口，鼻，喉，和肺排洩出來的液體可抹在紙上，放在有蓋的玻璃器中藏好，待醫生檢後焚去。只是這宗排洩物，在小孩不易取得，小孩咳嗽時，從肺管出來的痰，昇到喉間或口中，他卽又咽下去。有時爲了診斷上的需要，可以用鑷子夾脫脂棉花向喉一抹，當可取得少許。如果嘔吐，吐出物也須貯藏以供醫生觀察。有時吐出的東西因雜有果汁或別的色質，會得作赤色，而容易誤認爲小孩吐血，但這只有醫生能確實斷定。小孩的大便必須察看，量的多少，軟硬，或顏色常常會得不同。有些人以爲一日間的次數加

多，便是痢疾，其實下痢是含有瀉的意義，如果大便是乾燥的不是下痢。大便的顏色會得太淡的，例如黃疸，因這時肝臟失其充足的作動，如胆汁過多，或混有血液，或服過鉍，鐵等藥劑，則呈黑色。患大腸炎，發炎的痢疾，赤痢或有蟲則糞便雜有黏液。大腸炎常有軟塊下來，很容易誤認為腸壁。在有幾種病，但極少見，會得瀉下一種沙礫狀的物質，有惡臭。赤痢和發炎的痢疾，便中常有血和黏液，重時，黏膜腐爛的部分使排出物含有一種難聞，刺鼻的臭氣。便祕時的大便常常變成小而堅硬的乾塊，略作栗子形狀，出來時因肛門的壓力，遂榨作一起，而成柱形。又時常大便外面會帶有老黃色的黏液，是下來時腸部受刺激分泌出來的液體。又硬塊的外面顏色較裏面為深，這因遲遲從大腸下來時受硫化輕氣的薰染所致。

小孩的尿常是澄清，無色，無臭的，但等到食物繁變，他的尿漸和大人的相似；但仍然是澄清，顏色微黃，而且沒有令人不快的臭氣的。如小孩飲水少，或身有微熱，或在熱天多發汗，小便的量便減少，顏色也變為較深。在這樣的環境下面，尿色常作淡紅，或有微黃的沈澱，但後者在幼小的孩兒極少見，但在食慾大而消化力過勞的時候，是很常見的。又胡椒狀的尿酸粒只在男小孩的尿中纔有。

診查病孩的時候，頸間，腋下，鼠蹊部的腺體必須用手摸察，沿耳下左右兩條頸筋的前方的腺腫大，是每足使父母注意的。因這常常是結核性病的徵候，但也會因別種病而起。頸骨後方和頤下有腺腫大則常因口腔病引起，如扁桃腺腫和齲齒卽其原因。頭皮受刺激也能使腺腫大，如頭上生蝨或生紅疹及瘡，則頭後近頭髮處便有腫大的腺，患白喉或日耳曼痲疹的時候，頸間各處也常有腫大的腺。腋下和鼠蹊部有腫大的腺，每因臂或腿上有傷處或瘡疽而起，但如四肢的那地方都是有的，那麼大概是有些全體的傳染病存在了。

## 病室

如前所說的育兒室的佈置，可以適用於病室，只是別的小孩須住別處，如果是傳染病時，別的小孩更須遠遠隔離。但在實際上，疾病初起時很難確定這病是重傷風或消化不良，還是痲疹，肺炎，或別的重症；所以遇小孩似已生病，熱度很高和脈搏促進時，以卽行隔離為是。但這樣辦法不

特在貧苦階級爲難，卽在有康樂的家庭生活的人家，對於疾病也常缺乏適合的設備。所以在這等家庭，如遇小孩有嚴重的疾病時，不如送進醫院，比在家裏看護安適得多，如果能夠拿出這一點費用的話。

將珍愛的小孩離開家庭，自然是很不快的。許多中產階級的父母常是很驕傲而自尊，他們不願得幫助於帶慈善性質的機關，以爲到爲公衆而設的地方去治療，寧可在家庭裏醫治。但是如遇重病，是不能在家裏治療的；家內看護和設備在在不及醫院的周密，病小孩在家，實在是任其死生相搏。父母自己可以看出，病重的小孩在家，他們因憂心和要服侍小孩，以致夜間不能安睡，這一面妨害父親日間的工作，一面母親也不能照料家務了。醫生是很喜歡患重病的人住在醫院裏去的，因設備便利，照看便當，如有突然而起的危險，醫生可以卽時去看，不致費時。如果決定在家，最重要還須謀小孩的安全和防避傳染。

將育兒室改作病室，可以不必大更改，只要將藏的衣服，布帛，玩具，書籍移去，通風和日光的調節比平時應格外注意就好。最好用綠色短窗簾布，穿在棒上，如要使室內黑暗，卽可牽閤。

煤塊放入火爐時可用紙包裹，免有聲響。可用堅實的杖以代火撥棒，減少吵擾。一切器具必須在一所的育兒室或附屬浴室洗濯，切勿和別人用的器具接觸。

爲免傳染疾病，病室門口須懸掛絞乾石炭酸洗藥的布，看護人須外套一件長的白布袍或罩衣，遮蓋裏面的衣服。她離病室他去的時候，卽將那外罩的長衣脫在外面一間育兒室中。她的頭髮須用手巾或帽罩住，並且須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病是要傳染的，她必須常常洗手和面，遇需要時更須用康篤液和水嗽口和喉嚨。

地板可在帚上裹以浸石炭酸洗液的布片，每日掃一次。器具勿使有灰塵，可用浸布揩拭，如果書片不會移去，也當每日使清潔。

傳染病愈後，小孩，他的衣服，及看護者，都須消毒，房子和用具亦然。這時小孩的衣服須盡脫去，全身擦以石炭酸油，裹入氈中，抱入浴室，從頭到足擦洗一番。隨後換上清潔，溫暖的衣服，勿再抱入病室。一次洗濯還是不够的，最好再這樣洗兩次。如所患的爲天花，水痘，猩紅熱，尤須注意用油擦洗他的頭和手足。

最後，如果可以辦到，小孩最好到海邊或鄉間住幾時，隨後纔和族人和學友混在一起。

小孩的看護人的免疫法和小孩的相同。

病室和器具的消淨法最好是多時曝露於空氣陽光下面。至於地板，天花板和牆壁，用布醮石炭酸水揩過，木器都須洗過，窗門都須弄清潔，既牀不消說更須十分的消毒。

照例說，病室普通的通空氣和收拾是不够的，必須先用化學的免傳染法，或在室內燃燒硫黃，或用福爾摩林燈點燃。牀上墊褥，必須架起，使各面都能受到藥品的薰蒸。這時窗縫門縫須用紙糊住，使藥氣不能透出。至少須二十四小時後纔能開門進去收拾。（未完）

# 兒童運動法（續）

William J. Cromie 著

王懷琪 吳洪興 譯

## 五　社會學上的遊戲觀

社會是建設於聚合和交通的慾望的，遊戲乃軀體集合而發展其本能所必需。在歡樂的情境裏，遊戲於體育上和心靈上都有價值，而在和社會聯絡的遊戲裏，尤有價值。如照人家所做，受鼓動羣衆感情的刺激，去掉私人的慾望等，都可在遊戲中實驗，並且在遊戲範圍以外的習慣，也因此成立。當這種社交的衝動超越家庭的範圍的時候，孩童遂進入同伴所組織的第一步體團了。每一羣裏有一個領袖，他的命令是無上的；在領袖的命令下，一個胆怯的孩童，能做出驚駭他父母舉動；後來進了專門學校，結交着一般損友，能狂飲大醉；在這種時間，應當用遊戲去善導青年。我們於遊戲的成功，可知一個人不但須有扶助和倚靠他人的才能，並且須有扶助

和倚恃自己的才能。體力和技能是古時英雄得榮譽所必需的，但在現代依舊是不可免的。至於男子的鼓掌是心醉的，婦女的鼓掌是心悅的。婦女選擇男子，必以勇敢和強力爲標準；其實照進化論者說，婦女已經把野蠻的男子，使他馴服，教他一切，並使用婦女的特權選擇可以合格留傳後代的男子了。我們試看青年在他們情人的面前，勝了格外快活，敗了格外沒趣，就是一個佐證。

在足球遊戲中，當領袖的須有勇敢，知慧，和鎮定，纔能鼓動同伴，克服他組。也必須在遊戲中顯出這種本領，纔能使同伴舉他做領袖。鼓動羣衆，指揮羣衆，管理羣衆，都可在遊戲中養成而發達。傑出的學支配，溫和的學服從。所以在生活上和在遊戲上一樣，往往爲社會的幸福，或一組的前途，犧牲一己。

遊戲於社會也不爲無益，我們看見許多人團聚而觀比賽，竟致忘却家裏和事業的責任，這可知人們發現四週同情的熱心，幷從羣衆上得到一種刺激了。

遊戲幷能聯絡國際間的愛情，這可於古時希臘發起的國際比賽上證明。不過從前的比賽是預備戰爭的，現在却全爲身體發達和友誼了。國際比賽的能代替戰爭，猶之人們把野蠻舉動融化於遊戲中，是一種進化的現象。

## 六　教育學上的遊戲觀

遊戲在教育學上的價值，從柏拉圖 (Plato) 至今，久已爲學者所承認。遊戲和教育的關係有兩種方法可以看出：

(1)在教授方面，可採取遊戲活動的形式，否則易變爲機械的教授，且成人的嗜好，易離學業而就遊戲，用了這種方法，可避開遊戲的區域，達到求學的目的。

(2)照福祿培爾 (Froebel) 的幼稚園教授制度，和上面教成人的方法不同，因爲幼孩的學業，完全是遊戲運動，以預備將來高級的艱難工作。

我所以詳述遊戲，就是要做父母的和做教師的應該知道關於遊戲和運動的根本意義，因爲遊戲和運動在個人，季候，兩性，年齡，都各有不同的。而除掉遊戲以外，兒童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表現個性和發達體育及道德了。

## 七 個性

凡嬰孩都有他心靈，天性，嗜好，和品性的特點，做父母的應當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母親在悲傷她家庭訓練失敗的時候，往往說：『我眞不懂，我是一樣待他們的。』不知她失敗的秘因就在用一個鑰匙去開各種不同的鎖。蠟和泥是不相同的，所以太陽一曬，軟硬分明。做父母的應當尋出他們子女最強的特別點，因爲這是他們特性的主旨。用了這種方法，可提起子女的弱點到水平線。

有六個吵鬧的兒童在育兒房裏，這些兒童都是不聽吩咐的，可從他們的特性上使他們立即安靜。譬如扮軍人的男童正打着鼓，假使叫他改做一個營裏的巡卒，立卽安靜了。女小孩可用愛情去感動她，使她心裏的愛弦在和諧中震動着，而覺得這種鬧聲要使她母親頭痛的，自然平靜了。假使另一兒童是不能施用這種方法的，那應利用他的自尊自大，把他置於領袖的地位，他覺得自己的行爲，是衆人的模範，也就不敢胡鬧了。第四個兒童的加入譁鬧，是由於活潑心思的飢荒，假使預備着正當遊戲，立可安靜。第五個女小孩是天性助理家務的，教她去幫助母親，立刻滿意。第六個兒童除公道的天性感覺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他安靜。還有一種情形，我們往往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個兒童因爲把玩具盡行送給人家而被讚許，另一個兒童因爲固守玩具而被非難，其實兩個小孩都是錯的，好比兩隻表，一只快十分，一只慢十分，都是不準的，表須準確合時，所以快的應使他稍慢，慢的應使他稍快。兒童亦然，第一個應使尊敬自己的責任，第二個應使他承認他人的責任，我們從兩個以上的兒童在育兒房中遊戲，可得到一種實物教課。倘若一個兒童不肯力前爭勝，着着失敗，遊戲就沒趣了。在反面說，一個兒童用欺人的手段專要得勝，同玩的人也要嫌厭的。大凡兒童的錯誤，都是無心的。從遊戲上他們能得到道德的態度，譬如兒童因爲缺之抵抗力而做錯，應該引導他，幫助他到自己引導的地位。所以責罰兒童終要使他得到善的目的。入支道的道德思想應使回入總線，危險的警告應對他宣佈。父母於盛怒之下，笞打兒童，是沒有好處的。自然是有他的自然律的，違犯自然律，應受責罰。熱炭是要燒的，燃着

的電線是震擊的，銳利的刀鋒是易割的。自然並不因人不知而寬恕，凡違犯他的律，就須受責。責罰無論大書特書，或用暗碼須用道德的鑰匙的知識去翻譯他，是永遠設在法律的條款中的。我們應當教兒童知道的，倘若他故意割破，就應補好，在會客室的器具上鐫字的小刀應該拿開；兒童應被奪遊戲的權利，使他在鐫字的地方把綫上好。這種教訓有兩層意義：兒童失去他所寶貴的小刀，和他犧牲快活的遊戲時間。所以兒童傷人，應盡力醫治，拿人物件，應歸還原主。

## 八 遊戲的運動

兒童最好的運動，是寓於遊戲形式中的運動。這種運動是父兄或師長和兒童同做的。

第一種運動，表示正確的姿勢。這種姿勢在普通的遊戲和運動中是很重要的。關於服裝，女小孩最好裝束着女童子軍的服裝，男小孩裝束着童子軍或兵士的服裝。第一圖是直立的姿勢，背須貼牆，頭，肩，臀，和腳跟都與牆接觸。無論何時，我們須令兒童維持直立美觀的姿勢，就須警告他童子軍或兵士的態度，使他養成正確的直立姿勢。在第二圖，父母握着兒童的手，兒童挺直身體，漸漸向下到第三圖的姿勢。兒童的腳應貼着父母的腳，以免向後彎下時的滑跌。繼着從第三圖兒童堅挺的姿勢，把他舉起到第二圖的姿勢。第二第三第四圖都是特別使背，頸，臂的筋肉伸直的。第四圖比第二第三圖稍難。當舉起到直立姿勢時，兒童須堅挺，不可彎曲。

第五圖是增長腹部筋肉極好的運動。先抱起兒童，然後使兒童舉腿，如圖中的姿勢，同時數着一二三四五。起初兒童未必能舉腿直前，練習一久，就能如願。

第六圖兒童叫他做軒輊戲運動。在運動之先，兩人都直立。兒童將膝彎下如圖中的姿勢，等到復原時，父母蹲下，互相維持適當的均勢。

做第七圖的以前，兒童先臥在地板上，將腿舉起，最好能將腳觸着父母的手，如圖中的姿勢。這種姿勢應堅忍着到腳指能觸地板，如第八圖。

第八圖假使沒有第七圖的充分預備工夫是頗難的，這種運動能增強腹部筋肉，並使背部筋肉柔軟。

第九圖是一種競爭的運動，父母的手指觸地，當然比兒童容易，然在起初鼓勵起見，不妨使兒童佔勝。彎下時，膝部不可屈曲。有幾個兒童，因為他們彈性的緣故，能夠於練習以後將手掌按地。這幾節運動做完全後，可將雙手舉起到頭部上面，行一深吸，再彎下呼出。這項深呼吸運動，父母與兒童也可比較誰吸的深，誰吸的淺，以期進步。

第一天練習運動，每種做一次，以後一星期內每天各種增加一次，所以第二星期的末天，每種能做七次，自此以後，每一星期各種增加一次，直到十五次為止，然也須視兒童需要的適宜而定，不可一律。

這種運動，於母親非常有益，假使能力行不輟，可得與兒童相同的效果。

關於兒童的遊戲，父母與教師應注意規定。兒童的各部是柔弱的，所以劇烈的遊戲，應該嚴加禁止。危險的長時間競爭遊戲，和其他有害生命的遊戲運動都宜免掉。渴欲爭勝，並非勇敢，這層也須注意，不要弄錯。

不良的戰爭原子不可使他生長，當我們看見兒童有粗蠻，性情不良，說謊和欺騙等表現的時候，就應當立即改正。要知遊戲上所受道德上的不良影響，比所受打傷，筋骨扭傷，骨斷等的害處更大。所以做父母的對於一件事情，今天贊許的，日後不可譴責，今天譴責的，日後不可贊許，因為兒童的道德思想尚未健全，容易混亂。

嚴禁和獨斷的賞罰，是大概不公正和不智的，并且不足使兒童改好，所以兒童方面的辯護，也當聽受。兒童有了錯誤的證據，父母應當平心靜氣的審察，等到確實以後，再行施罰。其實兒童是我們自身的肖像，兒童的頑劣，是我們自己個性的反射。在賞罰兒童中，我們不過是被信託者，並非原有主。再關於兒童身體和心靈的訓練，應在早歲，因為那時候的身體和心靈是可好可不好的，將燒着的火柴比已燒着的火柴當然容易熄滅，幼樹比老樹當然容易使直。兒童的宜在幼時適當訓導。就是這個道理。

## 九　運動的方法



第一圖 正確的直立姿勢

要知姿勢的正確與否，可背牆直立，使頭，肩，臀，腳跟都與牆接觸。



第二圖 挺直仰臥下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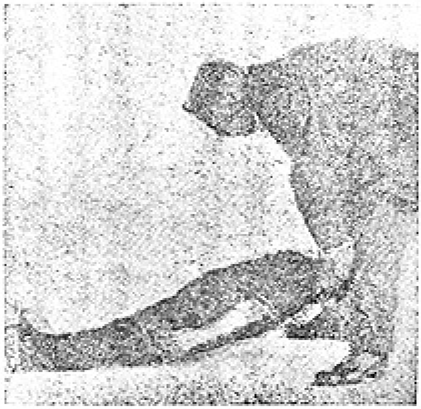
當向後仰臥下及地的時候，身體應挺直，教師或父母立在旁邊如第三圖。

當升起到第二圖地位的時候，身體仍應挺直。

第三圖 挺直拖起的運動



第四圖 挺直拉起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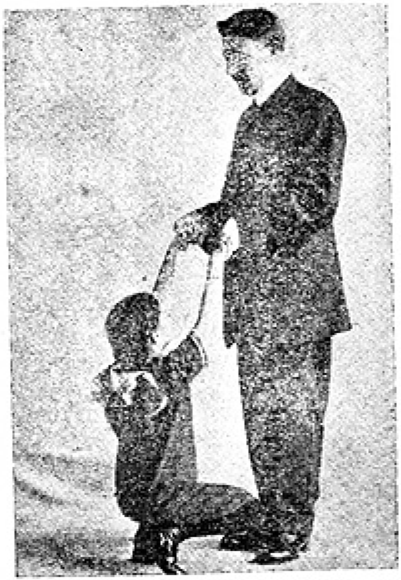
教師或父母兩手十指組攏，放於兒童的頸下，但不可滑動，否則兒童的頭髮必被牽拉。兒童在回復直立地位以前，身體應挺直。

這種運動的效果，能使頸部和背部增加力量。



第五圖 腿筋運動

在兩臂下緊抱兒童，使兒童將兩腿舉起，高至盡度為止。



第六圖 軒輊板式的運動

教師或父母與兒童先相對直立，並握住兩手，然後兒童曲膝蹲下至如圖的姿勢。當兒童回復原狀的時候，教師或父母也曲膝蹲下。一上一下像坐軒輊板樣。興味很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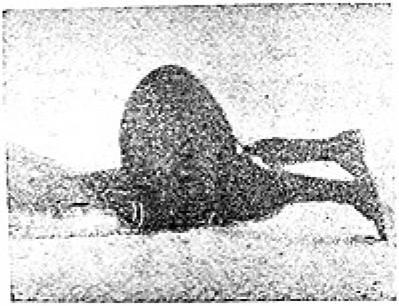
這種運動的效果，能發達股部和後臀的肌肉。

第七圖　舉腳的運動



教師或父母舉手於某處使兒童將兩腿舉起，至觸及教師或父母的手爲度。熟練以後，將手逐漸移遠，最後如第八圖的姿勢。

第八圖　倒頭式的運動



在這種運動練習以前，應先舉第七圖表示的預備動作。

這種運動的效果能使腹部筋肉增強，並使背部筋肉有彈力性。

第九圖　彎下運動



命兒童向前彎下到手指觸地爲止，膝不可屈。運動完畢，行深呼吸數次。

（完）



# 女子的運動競技（續）

日本寺田瑛著

幼雄譯

## 第五章　棒球

### 女子與棒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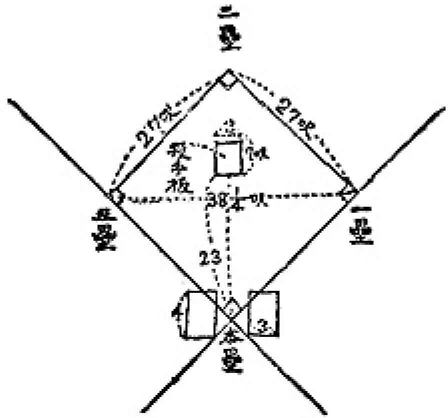
現今所有運動競技，沒有再比棒球通行普遍的了。但在女子，棒球反不十分普及，這或者因爲棒球的競技，對於女子不免有些過激而且還帶些危險的緣故罷。今若能設法改變競技的方法，使棒球的過激和危險盡盡除去，而保存其特有的興味，那麼棒球也不是不能作爲女子的運動競技，也不是不能普及的。

棒球之中，能有興味，而運動不十分激烈，又沒有危險的，只有室內棒球（indoor baseball）。今所要述的，便是這種。

### 競技場和競技者

〔競技場〕　競技場沒有像男子的棒球用的一般大。而且因爲是室內棒球，所以實也不必有那樣大。這個競技場稱爲 diamond。Diamond 的造法，不可不使居於打者之後的捕手（詳後）有自由活動的餘地。在捕手的正前的壘名爲本壘。從本壘至第一壘其間距離爲二十七呎，由此自一壘至二壘，二壘至三壘，三壘至本壘間的距離亦各爲二十呎，合成一正方形。本壘與二壘，一壘與三壘間的距離，則均爲三十八呎又四分之一。其圖見下頁。

次爲投手板，係長七呎闊三呎的長方形。在於本壘與二壘間之直線上。投手板和本壘的距離則爲二十三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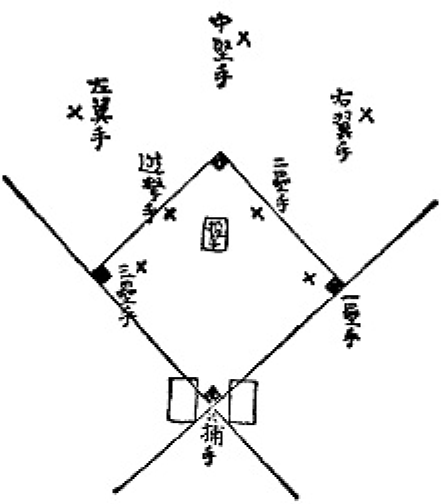

打者打球所立之處名爲 bat box 爲長四呎闊三呎的長方形。在本壘之旁左右各一。離本壘的二等分線，前約一呎，後約三呎之比率與本壘距離最近處約爲六吋。

如前所稱一壘二壘之處，必須設壘，亦卽 base（基點），這個 base 爲厚計二吋，大一呎半的正方體。用布製成，其全容量的半分，用砂石等填入。惟有本壘可用一呎見方的橡皮板，或木板，四壘各置於連接線的內側。（如圖所示）

以上大概是室內舉行的時候若此，若在室外大競技場，則兩壘間的距離，各有三十五呎。本壘，二壘，及一壘三壘間的則爲四十九呎半。

（競技者）各組均出同數的競技者。七人也好，九人也好，但因男子隊球必用九人，我們也以用九人爲較有興味。

一組攻擊打球之時他一組不可不守。守組應守的位置名爲 seit。人數若有九人，則各與以一定名稱，就是投手，捕手，一壘手，二壘手，三壘手，遊擊手，左翼手，右翼手，中堅手，各有各的位置，若爲七人，則可除去遊擊手和中堅手二人。另作一圖如下：——



今言各人的任務。

投手居於投手板，責任在投球給打者。先向打者而立，在投球之前兩足踵必須立在投手板後方的線上。在投球之時，踏出一足，左右都可。所投之球，必須直進，不可彎曲。投時腕須伸直，肘不可曲，必與身體平行而動。當其居投手板投球以後，而在敵人出壘之時則須進至一壘，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捕手任務在於承受投手所投之球。其所處位置要在能遍觀全隊，有時有阻止出壘的走者不使前進的必要。

一壘手二壘手與三壘手各守其壘，不使敵人占領。有時且當在其壘以殺敵人。游擊手位置於二壘三壘的中間，協助二壘手三壘手，有時甚至協助一壘手以殺敵。

左翼手居於二壘三壘間的後方，中堅手居於二壘的後方，右翼手居於一壘三壘間的後方，受取敵人所打之球送之於一壘二壘手或游擊手而努力敗敵。

## 隊球用具

室內隊球所必要的用具除前述 base 以外，尚有球棒(bat)和球等。

球用軟物，即以如獸毛等物製成的。表面用白牛皮覆蓋。周圍約在十六吋四分之三以上十七吋四分之一以下。重約八盎斯以上，八盎斯四分之三以下。若在大競技場，則周圍在十四吋半以下，重則自七盎斯半至八盎斯半。在競技中設或破損或變軟則即須換易。定價凡十七吋的約可三元，十四吋的二元七角。

其次打球之棒，棒名 bat。Bat 之粗，其直徑不可大於二吋又四分之三。長約二呎又四分之三。手握之處或用橡皮帶或用線紮過不使滑手。Bat 之中心，通以金屬之棒，使有若干重量，但棒之尖端禁用鉛灌注。這種 bat 大都都用橡皮帶卷過，價錢約自一元至一元二角。

所着之靴鞋，或用橡皮底，務求其軟。男子打隊球時所着的往往有釘，這是很危險的，萬不可用。

## 競技法

男子的隊球規則共有八十條，至室內隊球亦有三十三條。今不能一一詳述，僅述個大概而已。

這個競技的最後目的是在比敵人多占一點，即便是

勝利。先打一球，（雖不打球而投手不良，球外出之時）占領一壘。順次占領二壘三壘。向本壘歸來，這就是一點。不過守之易而行之難，自打球以至歸返本壘之間，因各壘手竭力防守之故，實際上頗不容易。能超脫許多困難而至本壘，獲得一點，這是多麽有趣呵。

先將一隊分為攻組和守組二者。誰先打球這在競技開始時定實。守組就前所述的位置；打者持棒立於 bat box，於是審判員宣告"play"（競技開始）。投手即向打者投球。此球不准在中途跳躍，又必須在打者的肩膝之間，通過本壘的 base 之上。這樣名為 strike，比他高或低，又向橫行的名為 ball，由評判員一一宣告。

若 ball 連續四次稱為四球，打者可以占領一壘。但若 strike 三次而第三次的 strike 被捕手受獲，則打者便算已死。這個名為『三振』。但 ball 和 strike 不必定有連續四次，三次亦可。又打者對於投手擲球，並非呆立看着，看看來球要 strike 了，便須打擊之。被打之球若出 foul（即在本壘交叉之二線）向中央落下，即當竭力奔跑，占領一壘。不過同時守者一組若能把來球直接受取，或球在地上跳躍而仍被獲得，攔住走者（打者打球或連得四 ball，此後即稱為走者）或不攔阻而在走者未踏到一壘以前，將此球投諸一壘手，這時一壘手必須有一部分身體篏住 base，而能獲得投來之球，則走者亦死。這個死稱為 out。

同時不能不注意的，為 balk，及違法球，死球等。Balk 即是投手已起投球的動作，而不投球，又或持球而競技遲緩，這時走者可以更進一壘。所謂違法球就是投手把身體一部分出於投手板之外而投球之時。及投手不把兩足蹠放在投手板後方的線上之時等，這時走者可得次壘，而投者可以出至一壘。又所謂死球就是投手所投之球中在打者的身體上。這不算 ball，亦不算 strike，然投手實屬正投，而打者故意使中其身體。及行種種狡猾之計時，那却仍作為 strike 論。

以上是由投手方面而言，現在再就打者一方面言。打者所打之球落於 foul 線上或在其內側，這名為 fair，打者必須向一壘走去。若出 foul 線外，這名為 foul ball 不得向一壘進行。又打者打球而球不中棒，及投手正投之球打者不加打擊，又在 two strike 之前 foul ball 不曾被捕而落於地上，又投手投球適當而打

者故弄狡猾之時，這球就要算作 strike，所以打者必須加以注意的．

## 走壘

如前所述，fair hit 之時，審判者宣告四球之時，第三次 strike 捕手不獲之時，又審判者宣告投手投球違法之時，打者成爲走者．但走者依次經過一壘二壘三壘歸至本壘，有時因審判者的命令向前壘歸來之時，則不可不歸．又目的雖在趕先占領各壘，但前有走者不得追越．

其次審判者，宣告打者已有四球之時及審判者宣告四球或投球違法，打者今卽成爲走者，而必須讓出所守壘之時，又審判者宣告 balk 或投球違法之時，投手投球於打者而捕手不獲之時，投手來不及歸到走者之壘之時，fair hit 中在審判者的身體衣服之時，又不持球之敵妨害走者進壘之時等，則走者可不要 out 而取得次之一壘．

然而投手持球立在投手板的時候走者不能離壘．球未離投手之手以前及投手方在準備投球於打者之時，亦決不可離壘．萬一離壘，審判者亦當命歸原壘．然則在什麼時候才可以突進次壘而攻陷之呢？這必須在打向 foul 線內之球尙未落地以前，若球已被敵人援獲，那就來不及了．

走者如有負傷等情形，則可有代走者．但這須經對手方的大將之承諾．(大將稱爲 captain)．

這樣走者過一壘二壘三壘而歸至本壘始得一點．若有三人 out 則攻組爲守，守組改攻，互相交換．總之在三 out 之前，走者若入本壘，則可得一點．但若因傷敗而有三人 out，或不得一壘而已有三 out，則卽無得點．

## 走者之 Out

打者既爲走者，必此之走者歸至本壘始得一點，故走者的任務不可謂不重大．但這個走者遇到下列各項，卽便算 out，所以務宜格外留意．今分條列述於下：

(一) Fair hit ball 不觸地面或其他物之前，球已爲對手方所捕．

(二) 打者打球以後腳踏其球，或用狡猾之計．

(三) 三 strike 之球在未落地以前已爲捕手援獲．

(四)三 strike 之後或 fair hit 之後在走者未到一壘以前而對手方之競技者已投球而將身體之任何一部分觸於一壘。

(五)三 strike 及 fair hit 之後在走者未到一壘之前對手方的競技者已將球投給走者。

(六)投手持球於手，欲投給走者之時，走者欲避之而離 base line (接合壘與壘間之線)至三呎以上而進壘。

(七)走者進次壘之時，而不能避去其所打之球爲捕手所捕，又或此時捕手施用狡計之時。

(八)打出之球在未落地以前被人攫獲。

(九)在走者離壘再歸原壘之前，持前項之球的競技者已將身體之任何部分絲着走者欲歸之壘。或已將球投給走者之時。

(十) Fair hit ball 在未觸競技者，地面，牆壁，天井，或其他物以前而中在離壘之走者。

(十一)走者捨壘之時，不經正當之路而觸壘。

(十二)居於三壘以外同組人，觸三壘之走者，或觸欲經三壘而歸本壘之走者。

(十三)打者打飛球在其球未觸地面，競技者，或他物之前而打中打者。

## 開始中止和終結

競技在審判者宣告"play"以後卽須開始。又因某種原因欲一時中止競技之時則宣告"time"在這個時候，自然無所謂 out，無所謂捨壘，亦無所謂得點。

這個 time 只能在審判者自身，或競技者有事故之時始可宣告，若旁觀者等則雖有事故，不得宣告 time。又競技者與審判者有議論之時雖可中止競技，但競技者而在此時練習，實爲違反規則，審判者不得允許。總之 time 不能以小小事故宣告就是了。

競技或舉行七回或九次。應由雙方大將預先協定。大概競技者七人時，可行七回，九人時可行九次較有趣味。

雙方各已舉行七次或九次，則競技終了。比較各方的得點而決勝負。但若先攻一方九回告終，其得點比對手組八回告終所得者爲少，又或最初的守組於第九次在三人 out 以前比對手組多得一點，這個競技，也可終

了。

又任何一組於規定時間審判者雖已宣告"play"而一分以內不開始競技，又或競技開始後審判者並不宣告中止或終了而竟自終止競技，或不能繼續，則審判者宣告『沒收 game』勝利歸於無過失的一組。

競技終了之時，審判者宣告"game set"（競技終了。）

# 第六章 足球

## 女子與足球

女子可否課以足球，在歐美運動發達之國尚沒有定論。足球本可說是英國的國技，英國行之最盛。但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College)校長客甯格姆說：『女子熱心運動雖爲可喜的現象，但最近女子往往過於粗蠻，實有損於女子天賦的魅力，平衡和典雅。尤其是足球，無論從何方面考察，實不適合於女子的體質的。』

但據我們意見，足球的弊害斷不致於像女士所說一般的重大。不過近來所流行的拉式足球(手亦可觸球)，我們却沒有實行的膽量。

足球由其競技的性質上言之，實要最激烈的運動，有的時候竟至於有像長距離競走的結果，而致使心臟過於疲勞。法通曾謂行足球競技之後，競技者往往可認出其有蛋白尿，也可見其激烈了。

又就身體而言，競技者的性格往往易於暴厲，動作亦易陷於粗暴。對於女子的美德——幽嫻和順，太相懸隔。不但如此，因須在地上逐球之故，苟非背筋強健之人，常易變成駝背。說足球有害處的，大概就因爲這幾種原因了。

但話雖如此，這不過半面的理由。更自他方面言之，一切競技中，最激烈的總是算賽跑，但賽跑若有適當的練習；尚可以鍛鍊心臟和呼吸器管，助長其發育。而且脚部軟弱的可以增強，脚筋及軀幹的筋肉，都可以磨練，又何况足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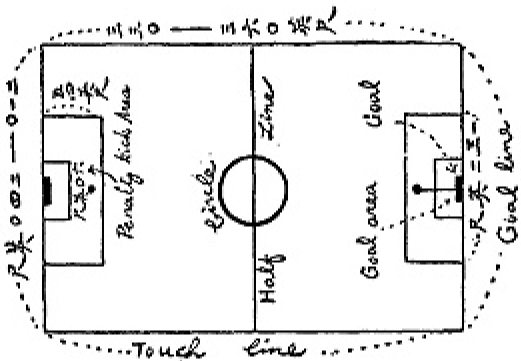
足球在於能夠機敏考察自己所處的地位，又在於能夠利用機會，務求其迅速而巧妙。故於機敏性的養成，足球實最爲適宜。

我們所要提倡的足球不是很激烈的，往往惹起傷

害，或甚至於慘死的拉式足球，而爲禁止手腳的埃式足球，以下所述的便是埃式足球的競技方法。

### 競技場與準備

競技必須平坦而無砂石，如下圖爲三與二之比的長方形，長約三三〇尺至三六〇呎，濶自二一〇呎至二四〇呎，這三三〇呎長的一邊稱爲 touch line 二一〇呎的稱爲 goal line 再由 touch line 的中央，平分競技場而作直線，這稱爲 half way line，又在 half way line 的中央畫一半徑三〇呎的圓周，稱 circle。




爲當競技開始之時球卽置於此圓之中央。Touch line 與 goal line 之交點稱爲 corner（角）。

以上爲地面上區分的大概，區分以後，又在 goal line 的中央二十四呎的兩端，竪立高約八尺之柱，二柱的上端，又架以橫柱，這名爲 goal。Goal 的後方，張一如袋之網，可以明白瞭見球入 goal。倘有 penalty area, goal area, penalty kick mark 等，一一如圖畫就，或引線或用粉畫都可以，但這是正式競技場的設計，若運動場狹小，或爲女子運動起見，却不妨酌量縮小。

### 競技者

足球每組十一人，兩組共二十二人，配置和任務分爲下列四種，但因爲是團體競技之故，禁止各人自爲動作，全體務要互相統一，互守秩序，自己的任務果要重視而前後左右的連絡亦甚緊要，競技者的位置雖分爲四種，但並決不可以呆立不動，須攻擊，則前進，取守勢則後退，或前或後，或左或右，要在能隨機應變就是了。

Goal keeper 一人 這個任務在於嚴守 goal，絕對不使敵人得入一點。換言之，實為最後的防禦者。當此任者第一不可不沈毅。便能不畏敵人的襲擊，於咄嗟之間，謀適當的方策，而有迅速的動作。

Full back 二人 立於 goal 之左右各一。協助 goal keeper 以守 goal。就防禦言，與 goal keeper 相似。但要在能驅逐接近之敵。當此任者必須長於用力蹴球，退卻敵人的襲擊，使己方得轉攻勢而吐全軍的意氣。務要機敏，敵人的來球，悉數奪取，必使其無所措手足而後已。

Half back 三人 位於 full back 之前，須當攻擊與守備二方面的責任。一面與 full back 互通氣脈以為防禦，一面幫助下述的 forward 而為攻擊。疾走和奪球，是他們的主要任務。

Forward 五人 位置在最前方。專心攻敵。在敵陣中奔走馳驅，但仍與本隊互相連絡，故務求輕快。渡球之法，和蹴球的法卻是他們最要之事。尤其是居中一人 center 必須具備一種伎倆能把本隊中蹴回之球，很輕巧地蹴入敵人的 goal。

以上為競技者，尚有 referee 一人，line man 二人亦屬必要。這三人普通稱為評判者。但任務和權限與審判者不同。Referee 宣告足球的開始，在場內到處走動，下公平明細的判斷。Line man 立於兩旁 touch line 之外，幫助 referee，供給判斷的資料。但實際上判斷之權，則只在於 referee 一人。

### 競技用語

欲說明競技法，先須把競技上所用的言詞說個明白，大體如左：

Driving，一面丟球，一面踢球。

Heading，用頭部承球。

Passing，把球踢給同隊之人。

Free kick，將球擺在 referee 所指定的地方，任自己的意思踢去。這時其餘的競技者不得靠近球之周圍十八呎以內。

Penalty kick，將球擺在 penalty kick mark 之上，依下列條件，聽 referee 的指揮，向敵人方面踢去。他的條件，就是凡 penalty kick 的人，和敵人除

goal keeper以外，非有 referee 的命令絕對不能入 penalty area 之中。又 goal keeper 非有 referee 的命令，不得出至 goal line 之前。

Goal kick，置球於 goal area 之中，依 referee 的指揮，向自己所欲踢的方位踢去。這時敵人不得靠近，和 free kick 一般。

Corner kick，將球擺在場隅 (corner)，以 referee 的命令，踢入場內。此時敵人仍不得靠近球之周圍。

Out of play，球橫越 touch line 或 goal line 外出之時，卽所謂 out of play。不能再踢。球若出 goal line，便須依 referee 的命令，踢一回 goal kick 或 corner kick。若出 touch line 則不得用足踢而以手投入。說得明白些，就是踢出的反對一方的 half back 立在 line man 所交的位置，雙手捧球上舉，直立而投。

Goal，此所謂 goal 亦稱爲 goal line，卽言球已入 goal 中了。

## 競技法

先由 referee 命令，開始競技。最初由踢出一方的 center 踢起。當時時與己方連絡，務在不使球爲敵人奪去。承球不得用手，僅能用足或頭或腹部。球入敵人的 goal 之中，便得一點。但這單就一方而言，其實敵人在那時亦盡力阻球勿入。亦同樣不得用手，而以足頭腹承受之。於是乎如臨大敵了。行正式的競技之時大體以九十分鐘爲度取決勝負。不過在這九十分鐘之間，不可以沒有休息，大體定時間的中心五分鐘休止競技，名爲 half time。當將兩方位置對調。又在所餘時間再行比賽。

競技上有許多精密的規則，和制裁。舉其最重要的，則在 referee 未下競技開始的命令以前雙方均不得跨過 half line 而入敵地。若 referee 早有命令，叫 center 行一次 free kick。那時縱令球得入敵人的 goal 亦不能算得一點。開始一組的 center 若在 circle 當中踢球，則別一個的 center 不得走入 circle 之內。

每在任何一方將球踢入對方的 goal 以後卽須各返原位，其次開始踢的當是已得一點的 center。

Goal keeper 以外，一切競技者不得用手觸球。萬

一觸之，則當讓敵人踢一次 free kick。故意衝倒敵人，罰亦同此。若於自己的 penalty area 之內，犯同一規則，則當讓敵人踢一次 penalty kick。

像這様 free kick, goal kick, penalty kick, corner kick 的時候，不論敵方和己方，凡在自身以外的競技者不曾觸球以前，不得觸球。倘犯此則，便又須讓踢一次 free kick 了。

又 goal keeper 雖在 halfway line 的內側，即己方的場內，可用手承球而投擲，但若將球行三步以上，便亦犯規，而給敵人以一次 free 或 penalty kick。

盡九十分以內以球入敵人的 goal 多的爲勝。

### 對列足球

如前所述，因此運動比較激烈之故，乃大有人非難，說女子不應踢球。不過只要練習純熟，要領獲得，又時時鍛鍊身體，則女子踢球，亦不是絕對不能的呵。

足球最初的練習，莫妙於對列足球。這不但便於練習，而且對於女子是很有興味的。

用具只須像足球所用的球一個，人數並不限定。每組十人也可，二十人也可。各組列成橫隊，攜手對列。二組之間，約隔四五十呎之路。Referee 則在其中央而持球立定。

Referee 下競技開始的命令，同時把球向上投擲。各組攜手，進而踢之。將越過己陣而至後方，則全組仍攜手，爲之防備。用身體受球，同時把球踢向敵人的後方。以能先踢入者爲勝。但球必須飛越敵人的頭上，否則雖踢至後方，而由敵人的行列間穿入之時，即爲無效。又適當敵人放手之時亦屬無效。

這個方法，說是競技，不如說是遊戲。他雖沒有像正式足球一般的 touch line 和 goal line。但若依競技人的多少，和競技人的年齡，改變兩組的距離，實爲很有興味的遊戲。一方又可以練習用足踢球的方法，領悟足球的要旨，豈不是很有益的麼？　(未完)